
新民報
半月刊
二卷二十二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本刊第一次徵文
我理想中的配偶

政府註册

國產派拉蒙金筆

謹防假冒

國產派拉蒙墨水每瓶八角

金筆權威

新型金筆免費電刻姓名

特別贈券

憑此贈券向京津及各地美利時分行購派拉蒙真空注墨金筆一枝立刻奉贈派拉蒙上等墨水一瓶憑券有効

▲新型派拉蒙注墨金筆每枝特價十二元
▲特種派拉蒙真空金筆每枝特價七元
▲甲種派拉蒙真空金筆每枝特價五元
▲乙種派拉蒙真空金筆每枝特價三元
▲新式派拉蒙變色鉛筆每枝特價二元五

一九四零年最新出品今天開始發售

新型派拉蒙注墨金筆

本品係本廠最新發明譜造新奇美麗摩登堅固耐用筆尖用14K真金磨練成功書寫流利經久耐用確爲新時代筆中之王

品質優良 請君試用
式樣新穎 保君滿意

最新榮譽出品

各地分行

奉天分行小南門遠東旅館內
太原分行西夾巷泰安旅社內
北京分行東珠市口聚隆店內
北京支行報子街西單飯店內
青島分行北京路中華棧內
濟南分行西門大街鞭指巷口
石家莊分行昇平街北京旅館
保定分行唐家胡同保陽旅館

茲爲優待本刊讀者憑券購筆一枝一律奉贈派拉蒙金筆尖兩個新型加贈副號金筆一枝函購每枝寄費三角郵票通用

永遠保用
免費修理

顏色齊全

筆尖 柔如羽毛正反可用
筆桿 富麗摩登澄潔透明

注意 憑券購新型金筆一枝 一律買一枝再送副號一枝

天津估衣街及法租界安豐百貨店經售

最新供獻玲瓏摩登

派拉蒙變色鉛筆今天開始發售

（憑券半價）原價每枝五元半價二元五角特別加贈鉛條一盒橡皮一塊

奉天太原兩地分行同時開幕宣言

茲爲便利奉天及太原各界人士購用美利時出品派拉蒙眞空金筆起見特於上列兩地設立分行至於價格及贈品概與天津總行同樣優待尚希兩地各界仕媛就近選購無任歡迎△奉天分行小南門裏東廣市口遠東旅館內

北京 前外東珠市口聚隆店內 西單報子街西單飯店內 美利時分支行
天津 法租界馬家口通順棧內 日界旭街北口路東朝西 美利時總支行



新民報半
第二卷二十二期



月刊目錄

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電影與戲劇

文藝

婦女與家庭

日海軍觀艦式

①

②

④

③

⑤

1●東京灣上空從各艦縱探照燈射出之電光。

2●從供奉艦加古所望之御召艦比叡。

3●鎭守橫濱海岸之浮城。

4●海空一體之特別觀艦式的盛況。

5●皇禮砲轟轟中之御召艦比叡。

三國同盟慶祝大會



1．北京日使館，於十月十四日夜，歡迎斯塔馬公使（德）及塔利阿尼大使（義）而開三國同盟結成慶祝宴會。

2．3．天津日德義僑民之慶祝大會於日本商業學校（校庭）

4．於東京之同盟祝賀大會大行進。

5．濟南之日僑民慶祝三國結盟大會

世界動靜



1·斯尼爾內相，（西班牙）九月中旬，訪問德義兩國，關於西班牙之將來及歐戰之今後，與德義當局施行重要計議，圖爲出席於德外長李賓特羅甫主辦招待宴之斯尼爾內相（右）。

2·濠洲當局以英本國危機迫切南太平洋風雲惡化，而狂奔於擴充軍備，並謀與美國海軍成立共同防衛案，圖爲門玆斯首相（中央）參加悉尼造船廠建成之一驅逐艦進水式。

3·日德義三國同盟在柏林簽字之一瞥，圖自右數，日本來栖大使，德外長李賓特羅甫，義外相齊亞諾。

4·九月十九日訪問羅馬之德外長李賓特羅甫，爲對英作戰及對美問題，與莫索里尼首相，亞齊諾外相，舉行三小時有餘之重要會談圖爲會談畢攝影於威尼斯宮以作紀念。



天津白俄防共委員會舉行三週年紀念典禮

天津白俄防共委員會，成立以來，已屆三年，十三日該委員會，在特二區市立女子中學之校園，由白俄二千人，舉行儼肅的紀念典禮，禮畢，在中街廣場，以哥薩克兵部隊爲先導，舉行舊俄帝國在鄉軍人團，靑年團，少年團及少女團等之分列行進後，紀念典禮遂告完成。

1●鮑拉羣司教之祈禱
2●少女隊之分列式

將赴日奏技之舞蹈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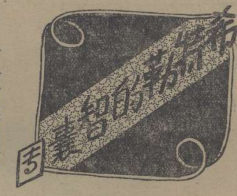
北京內三區大佛寺內，中國靑年演劇舞蹈協會，現已組織演劇團與舞蹈團，主任教授爲景安正夫，學生約有七十名，每日下午三時起加緊練習，將於日內，由女子部選拔八名，男子部選拔二名，前赴日本，在東京第一流劇場公開奏技。

1●中國舞蹈之一場面。
2●練習中之學生，右爲景安教授



山環松萃滴　幽谷水潺潺　薄暮孤舟客　崖下聽泉鳴　爾康題

侯少君繪



二・李賓特羅甫

李賓特羅甫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任外務大臣之時，德意志外務大臣邸內即有一屋變換模樣，此屋即彼與駐在柏林之各國大公使會面之屋，變換從前椅子與桌子擱置之方向，將彼所坐之椅子移至窗前，此蓋以在北緯五十二度半之柏林，太陽光線不足，從窗子射入之光線亦微弱，尤其是德意志建築物，室內時成薄暗，故彼與外國大公使會面之際，坐於窗前之椅子上，外國大公使方面以面迎由窗子上射入之光線，於會談中不能窺見李賓特羅甫之顏色，反之，在李賓特羅甫方面不僅可避免對方窺見其顏色，更可由窗子射入之光線，有於交涉折衝中察知對方顏面神經表現之利益，彼之外交上細心緻密之計劃有如此。

彼於一八九三年生於維塞爾，與戈林同歲，以日本方式計算之爲四十八歲，於梅滋受中等教育後，即遊學於倫敦，巴黎，瓜塞納，一九一〇年隨乃父渡加拿大獵猛獸，以不思在彼處久居，四年之間徒步旅行於加拿大及美國各地，其間曾綁種種之工作，據聞當架設加拿大之開貝庫橋時，彼爲勞工，迨一九一四年，搭荷蘭船欲歸德意志，以遇英國巡洋艦之搜查，形似扁蜘蛛而隱匿於船之石炭庫底下兩晝夜，始免於難，歸國後出征於西部及東部戰線，一九一八年始陞騎兵中尉於出使於土耳其之時休戰，當即歸國，任陸軍部講和全權委員之副官。

大戰後，始爲零售香檳酒之小商人，日久而擴大其營業，爲貿易商店之主人，與香檳大王亘開爾之小姐安內利斯結婚，於柏林之郊外達列姆建有雄壯偉大之別墅，現在彼有子女四人。

彼與希特勒總統之關係甚淺，以同情於在野之希特勒主張，於一九三〇年始予以資財的援助，一九三二年加入那其斯黨爲黨員，一九三三年四月被選爲代議士，俾得那其斯政權，然而於彼獲得那其斯政權以前所有資財的援助，對於那其斯之支持甚爲難能可貴，於彼入黨之際，係以加入親衛隊，爲衆所週知之事實，尤其是彼對於那其斯之獲得政權上，在暗中曾大爲活躍，彼曾企圖希拉黑爾希特勒之提攜，及知其不可能，乃決心竭力擁護希特勒，一九三二年夏奔走於巴佩內閣（巴佩係與登堡總統之親信）與希特勒之間，以求互相提攜，促成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與巴佩之會見，爲暗中活躍以使實現希特勒政權，故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至三十日間，達列姆地方彼之別墅，似乎成爲那其斯獲得政權之策源地，自此以後，彼即爲希特勒之外交顧問，希特勒之外交政策，殆多出於彼之計劃。

一九三四年春與登堡總統特任彼爲軍縮大使，彼之名始顯露於世，彼於以軍縮問題活躍於日內瓦之後，續即於一九三五年當英德海軍協定之衝，更爲暗中主張廢棄羅加納條約，進駐萊茵之有力者，並於當年十一月負責締結日德協定，彼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受命爲無任所大使，一九三六年秋爲駐英大使，自此以迄一九三八年二月任外務大臣以前，往復於倫敦，柏林間，以盡職於希特勒外交顧問之任務，而極爲忙碌。

彼於一九三六年秋爲駐英大使而赴任後曾於謁見愛德華皇帝時，由彼伸手向英皇要求握手之傳說，又有彼曾向英皇提出調整當時歐洲國際關係意見書之傳說，而且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夜，英皇招待外交團時，彼曾作那其斯式之舉手禮，並高呼「希特勒萬歲」，因之英吉利之時事報等，曾指摘之爲「不合英吉利政府意志之外交官」，迨彼受命爲外務大臣後，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偕安內利斯夫人赴倫敦，作告別之寒暄，拜謁喬治皇帝，伊麗沙貝斯皇后，並赴多寧庫街之英首相官邸，時恰爲德意志欲合併奧地利而起之國際危機中，張伯倫首相與哈里法克斯外相竭力欲從彼之口中應允「德意志尊重條約」，及談及此事彼立即出以否定之詞，而得到「德意志新行動結束以前」英德交涉最好是暫行中止」之結論，翌日即十二日，彼夫婦即同返柏林。

彼之手段辛辣而好勝，敏而好學，言行愼重，爲希特勒智囊團中之一強固細胞，尤其是彼富有財力，在那其斯黨內亦有一帆風順之感。

三・黑斯

黑斯於一八九四年生於埃及之亞勒散

世界鱗爪

英國以紙慌，官廳用之封筒，用過一回後不能作爲廢紙，而有使用幾回之命令，又木材消費監督官哈利斯少佐，近更告之於全國婦人廢止高跟鞋，據當局之計算，僅此可節省五萬噸之木材。

◇ ◇ ◇

據德意志新聞載稱，荷蘭第一商港鹿特丹，以荷蘭作戰時不肯屈服，受德軍澈底的爆擊，將直徑一哩半之街市，僅於商店街剩五處建築物，餘均化爲灰燼，如欲復興，需時約十五年。

◇ ◇ ◇

英德兩軍以空戰激化。關於敵機擊墜數之公告漸爲錯亂，第三國對之只覺雲霧濃厚，而莫由得知任何之正確數目，於是試觀兩國如何以確定擊墜機，兩方之判定皆取鄭重態度。

英國方面判定擊墜敵機之規準，從來是必須有二人證明，最近更廢止此方法，而定新的判定方法，即使各飛行士報告擊墜於地上或海上之敵機，並附以場所及時間，地上情報將校綜合此報告，而轉報於司令部，如此則始可明瞭判定完全擊墜與不確實擊墜。

德國方面，除奮戰勇士之報告外，尚須有二人目睹者之證明，始判定確實擊墜，又如潛水艦及快速艇等之擊沉商船噸，僅依司令官或艇長之報告，以判定之，此以無論潛水艦，快速艇，皆須接近商船而發魚雷，故擊沉之事實甚爲的確，商船之噸數亦可判明。

◇ ◇ ◇

希臘之獨裁首相梅達庫薩斯之新裝甲汽車，從外觀之，則所見之梅首相，適與

得，較戈林及李賓特羅甫小一歲，今年爲四十七歲：黑斯之祖父似爲近於德法國境之突里愛爾生人，此人即赴埃及，黑斯之父在亞勒散德經營輸入業，黑斯於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之少年時代，曾在萊茵川上哥德斯貝爾庫學數學，自然科學，技術等，其後一年間遊瑞士。繼之在匈牙利約住有三年，世界大戰初起之時，彼即爲二十一歲之無名戰士，從軍於巴愛倫步兵聯隊，轉戰於西部戰線，羅馬尼亞，喀爾巴阡，受傷三次，據傳一次更有一彈擊中彼之肺部。大戰後，彼即住於慕尼克，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慕尼克之亂，彼曾受傷，自一九二〇彼即在慕尼克開始研究政治地理學及歷史，希特勒加入那其斯，黑斯如即急先鋒之突擊隊而入黨，在赫夫布羅依那其斯與共產黨大衝突之時，彼曾持鎗而活動，其後更爲那其斯學生團之統率者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九日慕尼克暴動時曾被白也倫政府所捕，但立即逃出，避居於白也倫山中數月之久，一九二四年與希特勒同被收押於蘭斯堡監獄中，數月後被釋，爲慕尼克大學哈異斯，喝法教授（日本及遠東問題之權威者）之助手，一九二五年起爲希特勒之私人秘書。

黑斯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德意志國內遊說，努力以擴張那其斯黨勢力：因此而博得希特勒之確信，如由飛機撒放傳單，連環郵件等那其斯戰術，多出於黑斯之主意。

彼領導那其斯中央政治委員會，傾全力於擴張黨勢之實際鬥爭，迨一九三三年一月那其斯獲得政權，希特勒即以忙於國政，於當年四月將那其斯黨政，以黑斯爲希特勒之代身，而決定以副總統之地位以予黑斯。

彼於一九三三年爲代議士，同年十二月爲無任所大臣，一九三八年爲外交樞密委員會之委員，而參與德意志之國政，又於威廉街設黑斯事務所，努力以研究國政黨政。

總而言之，黑斯爲希勒總統之忠實助手於那其斯獲得政權以前之實際鬥爭上，彼曾作獻身之活躍，希特勒總統於去年開戰之始演說中尙言及「戈林元帥死後，黑斯副總統可代之而爲德意志之指導者」，其得希特勒總統信任之深，亦此亦可見及。

一九三六年秋在的由謝爾特爾弗之那其斯會上，彼曾有「武器重於食料」之演說，以鼓舞得意志人之注意，拉伊博士受此感動而開始大活躍，此等事實當尙爲世人之新的記憶，而未至忘却。

四·凱培羅斯



凱培羅斯，他生在一八九七年萊因地方萊特（凱倫和闞的中間的農村，在萊因河右岸），今年四十四歲，父親是小工場長，母親是鐵匠的姑娘。他在[illegible]，夫來堡，威魯池堡，慕尼克，海得爾倍爾，凱倫，弗蘭克弗爾特，柏林各大學學過歷史，美術史，文學史，哲學僅僅二十七歲便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一九二二年在海得爾倍爾大學的時候，接近希特勒派的運動，成爲右翼學生運動指導者，共鳴於反法運動，一九二四年和同志的青年結秘密結社的時候，被由萊因地方放逐，遂赴埃爾倍爾菲爾特，在這發刊埃爾基西埃，夫來海特報成爲主筆，更就任那其斯的萊因，魯爾東部書記長，造成强國的支部組織的基礎。

一九二六年希特勒派他到柏林，打算發揮他的組織能力，就是同年十一月九日他成爲柏林地方指導者。翌年主刊機關報安古利夫報，奔命於攻取柏林，他以筆舌和資本主義正面衝突，一面加強柏林的那其斯組織，一面使政治工作文治工作進展，遂成功攻取柏林。這個攻取柏林是作成擴大那其斯勢力劃期的里程表，希特勒對他的功勞特別與以嘉賞，一九三八年在那其斯黨內非難凱培羅斯之聲正盛的時候，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一月的演說裡發表「在黨內雖然有被批評的人那人如果對黨忠誠，也可以原諒他的。」意味的話，在這個演說以後非難之聲也漸漸衰下去，由這個事實也可以證明希特勒對他信任的程度。

他在一九二八年爲國會議員，一九二九年任那其斯黨的宣傳部長。身體矮小，並且還是和普通人不一樣的體格，然而他鬥志旺盛，智慧亦多，而且還特別善辯。在共產黨的國會放火事件，據傳他的功勞也頗不少。

一九三三年一月那其斯執掌政權，同年三月任爲新設的宣傳大臣又同年十一月就任國家文化院總裁，由希特勒授與對演劇，電影，建築，無線電，新聞，文學的絕對權，關係振興國民精神，國民啓蒙，內治，選擧，外交等事，又躍起努力於攻擊猶太，排擊非那其斯式新聞通信等皆爲世人所知，一九三八年以後任外交樞密院委員。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他的演說特別銳利刺人，在那以後演說，若望好說，可以說是漸漸穩重起來，語調的變化也是事實，把他的事情由大局看來，他所擔負的擴大那其斯勢力和國民的啓蒙兩大事業，現在已經完成，所以他如果不向新事業活躍，較比鬥爭時代的他的存在現在很容易模糊了，這是當然的他受希特勒的知遇，由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希特勒演說也可以明瞭，想像他今後也將爲希特勒的智囊而推進那其斯的勢刀。他在一九三一年和馬姑達夫人結婚，現在有三個孩子。

車內之梅首所坐之地位相反，此是以裝有巧妙之鏡子。

◇ ◇ ◇

自去秋開戰以來德軍鹵獲之軍馬數已達十五萬頭以上，由戰場而別之，爲

一，庫得納（波蘭）二萬頭

一，敦刻爾克三萬頭

一，法蘭西戰線十萬頭

據德軍部之計算，約値一億三千馬克至德意志方面軍馬之損失不過一千五頭。

◇ ◇ ◇

據德國方面無線電廣播宣傳者威德氏之廣播講說，謂德國侵入美國誠屬易事，假若德軍迫於有侵入美國之必要時，則有以戰飛行機之大潛水艦隊，抵美國海岸或溯河川而自由爆擊各地之計畫。

更謂此大潛水艦上，有種種之甲板，完全是不可思議之利器。

◇ ◇ ◇

法蘭西何以敗北乎，擧世週知其屈服之背後，有法蘭西政府內部之糾紛，第五部隊之活躍等，目下滯留在美國之賴伐爾副總理之秦子夏布郎氏，以其爲英法連絡將校之經驗，決將著爲「法國敗北之日」而發刊。

◇ ◇ ◇

蕭伯納翁以七月二十六日爲彼八十四歲之誕日，當日曾語人曰。

「吾生於何時等情事，最好是忘却，吾年已達八十四歲不可受褒譽，而是可悲傷之事，所以此事最好是隱匿，勿使人周知。」

據德意志方面所宣傳，蕭伯納以對於英國之戰爭上有辛辣之批評，致已被英國官憲所逮捕。

◇ ◇ ◇

五·芬克

芬克生在一八九〇年東普洛伊深地方的托拉凱年，照日本的算法是五十一歲。在柏林，勒不士格兩大學，學法律，國民經濟，文學，音樂，一九二〇年和路易這夫人結婚，一九二二年爲在國際，才稱報新聞記者，由一九二六年爲柏林的柏陣，才稱報的經濟部長。

一九三一年任那其斯的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和那其斯取得政權同時，一九三三年一日三十日任爲政府的新聞長官，同年三月新設宣傳省執任宣傳省次官，又爲國家文化院副總裁。由這閱歷可以證明他對外帮助凱培羅斯和凱培羅斯作同樣的事，對內爲希特勒的經濟顧問努力整備那其斯的經濟體制，結果在表面上，好像俠哈特爲經濟大臣，國立銀行總裁辦理德國的經濟的時代，其實芬克在暗地裡活躍的功勞很大。一九三八年二月的內閣改造，俠哈特退辭，芬克爲經濟大臣國立銀行總裁而登場，和戈林等聯絡，以那其斯的意識，名實皆支配德國的經濟，本年夏季，發表「排斥金貨幣制採用勞働貨幣制」的論說，對世界的舊體制陣與以波動，這是世人共知的事情。爲關於經濟的希特勒的知囊，其將來之活躍誠可期待，凱培羅斯也有很多的著作，然而芬克關於工業，經濟，金融，匯兌，音樂的著書也很多。

六·希姆拉

希姆拉生在一九〇〇年慕尼克市，今年四十一歲，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爲士官候補生，一九一九年起四年間在學於慕尼克的工業專門學校，卒業後一年間爲修來士海木的公司的助手，一九二四 年入慕尼 克 大學。

曾參加慕尼克暴動，他和里斯把小炮運到慕尼克大街上的歷史的照片，一直殘留到現在。



一九二八年爲SS（親衛隊）隊長，一直到滿十三年的現在，還始終爲SS隊長，所以如果想到SS隊如何貢獻於那其斯黨內的肅淸，和將那其斯向外推進，就能知道他爲那其斯黨活躍的程度，能得到希特勒的知遇的也不是無緣無故的，關於辦理那其斯黨的事務，黑斯和希姆拉是希特勒不可缺的智囊。

他在一九三〇年爲國會議員，那其斯黨獲得政權的翌年即一九三四年兼任德國秘密警察的指導者，現在德國警察關係事情，可以說是以他的計劃爲轉移，又在那其斯指導階級之中，如果若挑出年靑而又特別露頭角的便是他和希拉哈，這是大衆所公認的，又被指爲是率領將來德國的人，他的前途實在不可限量。

七·來伊

來伊生在一八九〇年薩爾布留肯附近的農村尼達布來頂巴哈，和芬克一樣今年五十一歲，學於夜那，蹦，米恩斯他各大學，有哲學博士的學位。世界大戰將開始便在斯德拉斯堡當志願兵，一九一七年負重傷被法國作捕虜。一九二〇年回歸德國，任米恩斯他食糧局的助手，翌年爲伊，給公司員。

他在大戰後用意於政治運動，一九二四年三月，曾一旦承受辦理萊茵地方的國家社會自由運動，翌年加入那其斯黨，一九二八年一月辭去伊，給公司，專念於政治運動，一九三〇年 爲國會 議員，一九三二 年任慕尼克的組織部長，一九三三年五月兼任德國勞働戰線的指導者，一直到現在還任組織部長和勞働戰線指導者，努力於那其斯的黨組織，德國大衆的組織，德國勞働力的按配，關於造成德國今日之强大的根基，不能不承認他的大貢献。他所作成的大規模KPF的勞動者慰安設施制度，是世人所熟悉的。

八·希拉哈

一九〇六年生於柏林，今年三十四歲，在慕尼克大學學美術史，一九二五年僅僅十九歲入那其斯黨，成爲學生的指導者。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在SA（突擊隊）隊又爲那其斯的記者，一九三二年僅僅二十六歲便爲國會議員，翌年成爲希特勒青年團的指導者，盡力於擔負未來德國的青年的指導教育，本年夏轉任奧大利執政官。

他在那其斯黨指導階級裡是最年輕的，特別受希特勒的知遇，好將來德國的領導者和希姆拉國爲世人所注目。

九·第特力

一八九八年第特力生在埃深，今年四十四歲，由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從軍於西部戰線，休戰後到一九二一年之間學於慕尼克，弗蘭克夫爾特大學，有博十學位。

大學畢業後，爲故鄉埃深的國際，才稱報主筆，因爲贊成那其斯黨而入黨，就任那其斯黨新 聞長官，及至芬 克榮轉 爲經濟大臣，繼芬克之後他由一九三八年任政府的新聞長官一直到現在。去年秋天，歐洲戰爭開始，他異常活躍，希特勒所到的地方必有弟特利隨從，對內外新聞的宣傳發揮偉大的力量，我想在宣傳政策上他的存在決不失爲是希特勒的智囊。

執槍之勞働者

讀德意志之新聞雜誌及新聞影片，時見有所謂「OT」之組織，所謂「OT」是「德意志組織」（Organisation Jodt）之略稱，是服務於第一線之勞働者組織，脫特博士是德意志之土木總監，手下有土木勞働者數十萬。其後於建設西部堡壘更協助陸軍之工兵。

此次戰爭勃發，脫特博士即率其組織，出動於第一線，而從事於土木工事可稱之爲「執槍之勞働者」。

此組織是從德意志全土而被招集之土木勞働者三十萬而成，於▽印之左邊下方有羅馬字O，右邊下方有T字，爲該組織之記號，制服是從前捷克軍取來之濃綠色軍服，在腕章上有所謂（Organisation todt）之記號，套於左腕之上，團員與兵隊同樣可以有休暇而歸家庭。

此組織中之人，由全國强制的招集而來之土木建築公司之勞働者，當戰爭初起時名之爲「前線勞働者，」改組爲「脫特組織」而出動於前線，團員穿上述之制服，住共同之宿舍，其宿舍內設有講堂，體育場，學校，宿舍中設有所長及助手數名，以張羅一切事務，並負監督之責，此外更有所謂，「同人指導者」，管理將勞働者運至現場，隊長即接收所運來之勞働者，隊長是受其上之監督隊長之監督指導，一監督隊長監督數處作業場，負責指導勞動所屬監督作業場之數千名團員，此等人之上爲上級作業管理所，各管理所下設一前線指導官，以上是監督官，監督官是以數處之上級作業管理作爲一地區而監督之。

團員亦受軍事教育，但不是積極的攻擊，而是爲防保工事場。

德國軍需工場之婦女



後方女性中，之與前線男士之最接近而其所處之危險實不減於勇士等者，此種女性卽所謂：「白衣天使」之女看護，次於白衣天使之女看護，則爲服務於軍需工場中之女性，此種女性，服務於軍需工場，爲戰地勇士製造護身擊敵之利器，其數目較多於「白衣天使」之女看護。

適應時代需要而工作之女性

德意志爲城市之地，然其彈藥之工場未有無女性者，小小之城市亦與從前之面目不同，路上往來之婦女臉面亦漸變色，以從各地方而集至城市，致城市人口增加，都會中之勤勞工作多已操之於女性，雖將校官吏之妻女亦被動員，豎赴工場作工。

德意志曾以一定之期間，動員女學生，而使之在各種之職業場所工作，而詳細調查如何之事最爲吃力，又易疲勞其結果，認爲裝置作業與修繕作業上，皆是將部分品組合起來之工作，或者是將組合起來之品，用特精密之檢查器，檢查是否同一法度同一形狀之檢查課之工作，最適合於婦人，而判明此等工作婦人爲之，其成績常優於男子，而絕不至低劣。

又爲保健上起見，每日必須予以一次之新鮮牛奶，溫燉肉汁，脂肪肉等食品，並判明一週間適當之勞動時間爲四十八小時，多則爲五十四小時。

柏林職業場所之女性

勞働於工場中之婦人等，未棄去其個人的特徵，故絕不失其女性之性質，但彼女性中亦有多年勞働於金屬工場者，於戰時代替男子打釘子，及作用火將金屬與金屬鎔化之鎔接作業的女性中，往往表示出較普通女性有近乎男性的態度。

茲以柏林之一軍需工場爲例，卽可窺見職業場所女性之一斑。

在手溜彈部分中立於旋盤前之一婦人，乃夫以在戰線受貫通槍傷，而入野戰病院，該婦人於結婚前曾服務於國立印刷所，乃夫本爲畫家，以生活未感覺困難，故曾望乃妻留於家庭之內，但以戰爭勃發之時，乃夫卽出征，數週後讀新聞之宣傳文字，知勞働力之不足，乃將兩小孩託他人爲之照護，自己則赴工場工作，目下該婦人工作忙碌，努力以求實效。

用鐵槌以擊長砲身及重鋼鐵之材料，於巨響中混雜於粗衆之男性中，有束髮而着作業衣之婦人，詢知其工作爲鎔接作業，工資雖高，而苦則未有過斯者，於此女性亦未見出有如普通女性之表情，年齡若干則不易看出，僅於其容貌上看出有工作緊張之感，該婦人於前次大戰亦曾服勞役於軍需工場，乃夫則已於大戰中犧牲。



工作時之情形

立於旋盤側，削減用鍾礎完之部分，使之合於法度之一女子，彼根本卽不像一女工下垂之金髮及於肩上，着整潔之外衣，該女赤脚着上用革製用木製之鞋，行路時有似日本木屐之響音，彼女前曾服務於洗衣局，因軍需工場勞力不足，故由勞動省之動員令，而使之至此工場爲金屬工，但俟戰爭終了後，彼女卽可歸原來之洗衣局工作，目下則於胸中思念戰場上之勇士。

一婦人結婚而停留於家庭，一日那其斯婦人會派代表者至，謂如一味遊宕，則勞動省將對之下令，因之以自己之事當由自己選擇，故赴附近之工場作切削釘子之作業，頭纏以顏色及花樣不分明之布塊，前胸着布製之油大襟，恰似從廚房跑出，火上所煮有肉汁則正在沸騰。

勤勞奉仕團之少女等，則於頸上有圍着稻穗而印着卍字於領章，此爲勤勞團之徽章，彼女於去年秋卽來此勞働，戰後則可返其宿舍。

更有在該工場工作已十年而管理重大之壓搾機的婦人，光是之大手埋於金屬之屑中。據聞以前該婦人曾在漢堡工場勞働。

此外又由和平產業中被逐出之女性，而改業於製造婦人服裝及用具，或商店中之女店員。

完備之職業場所與家庭關係

彼女等竭力工作於工場，絕不是彼女等之本心，因工場之事不能成爲彼女等生活之中心，彼女等之心終不能不飛歸於家庭。

留於家中之丈夫小孩，廚房及洗濯物之不放心，院中所植之蕃茄，荷蘭芹不能不及時收取等問題，當刻刻不離於彼等之胸中，政府因之又想出如次之獎勵辦法。

於戰時爲除去婦女等服務於工場時而不放心家庭，由勤勞奉仕團及隣居之女性等，代爲經理其家庭瑣事。

房屋中之掃除，由希特勒猶根特少女團及隣舍之女性等代爲之。

小孩子等委托之於那其斯社會事業部之幼稚園，則竟日遊嬉，更有多處工場於自己之大建築地內設立自營之幼稚園，住於工場附近之婦人，晨起帶小孩離家上工場，將小孩留於工場之幼稚園內，自己卽可入場工作。

日以一週或兩週間定有一次之洗濯日，勞働之婦女，暫停工場中之工作，而再返家庭，或者是主婦或者是小姐歸家後，作掃除及洗濯，裁縫等工作，並整理所有物件，以準備至次回之洗濯日。而且丈夫以休暇而從戰線返回時，彼女等亦可由工場准假而返家庭，此乃那其斯德意志政府所定之嚴厲規則。

女性絕不能立於戰線爲兵士，然而軍需工場之婦人勞働者亦有與前線勇士及勞働者並肩而坐椅子上，觀互布那之歌劇之資格。



敗退

法國安德雷・毛斐亞作
陶進譯

高拉浦將軍

一九四〇年五月初旬，我在前線訪問高拉浦將軍指揮的法國第九軍團。這個第九軍團在我訪問後數日被德國機械化兵團所殲滅，當將本部在窪爾萬街裡。

高拉浦將軍是心歡胆怯的人，，一見不像軍人，因爲太胖所以蹺腿絆或坐汽車都特別費勁。他的話很有趣，然而聽他說的話都是說在從前奮鬥的追憶。一九二五年在摩洛哥逮捕叛逆者阿布，狄爾，庫力木的話，是他已往事業的最高峰然而這個最高峰和將軍現在的任務相比，僅不過是一堆地鼠所堆的小土堆罷了。

我訪問佛爾竇和俠爾維由郊外的軍隊，看士兵少的使我吃驚。從窪爾萬回歸途中，正好像通過無人的曠野一樣，汽車穿過那麼多的鄉村，並沒有一個守備兵。使我不得不想像到敵軍侵入的事情。如果德軍一旦突破前線，進擊到窪爾萬是多麼容易的事啊！他們到街口看見的是甚麼？僅僅是小兒都能推倒的木柵和一個帶槍的步哨和警察罷了，這怎麼能够阻住機械化兵團的進擊？事實是這樣，英法軍一般的配備狀況，像在波蘭戰證明那樣，簡直不適合對新式戰爭的必要，也可以說，無論在任何戰爭也不能適應的。那麼，實際上我們的軍隊是怎麼樣配置着？爲守備極長的戰線，軍首腦部把薄似絨線的戰線配置在由且凱爾克到曼特由的線上。像這種軍隊的配置簡直是一九一四年戰爭的再現，然而在一九一九年我們能長期的把那個戰線保持住了。那也是因爲敵人沒有突破那個薄戰線的手段。更在前大戰戰線的進入一樣，加上還有編制大游動部隊的餘裕。然而一九四〇年，我們所需要的兵員不足，所以游動部隊的編制不可能，並且最精銳部隊都出動在最前線，如果敵人能突破一處，國內其他部分只好成爲他們的閑兵場了。自然敵人在進擊的途中能遭遇多數的都市，可是誰守備着都市呢，沒有一個人想到多埃，窪爾萬阿倍維由，亞眠的防備。守備這些地點的軍指揮者都是在開戰同時把早就由現役退去的軍人，軍當局考慮補結，或輸送程度的閑職所任命的。

這種狀態，非常重大，連結前線及背後都市鄉村的鐵道是軍的補助線。英軍由連結阿米安，阿拉斯，多埃，列黎的鐵道，或在必要時由阿倍維由，布羅尼由鐵道得到完全的補助。如果這條鐵道被切斷，英軍和補助根據地的連絡便完全斷絕。兵糧，武器，彈藥的倉庫在盧阿堡爾，俠特爾，南特前進補助根據地在阿倍維由，聖波爾及阿拉斯，敵人如果突破前線切斷和這些根據地的聯絡的時候，能成什麼情形？在不久以後便很明瞭的，就是僅僅數日英軍便缺乏了彈藥食和糧，軍首腦部對這些危險並未講求任何手段。



堂堂步入巴黎之德軍

第五部隊的成功

然而雖然貧弱可是有戰線，所以很應當守備這條戰線才對不料想在德軍侵入比利時同時我們便捨棄了這條戰線，奔向最危險的野戰去了。

「在這次大戰，最先攻擊的國家，必陷於苦戰——」這是甘木林元帥說的。所以由這個防禦線的運命的攻擊，不是元帥的希望，是政治上的考慮使之那樣吧。並且德國很知悉我們實行那一種作戰。

事情是這樣。有一天一架德國的軍用機在比利時國內不時着陸。在那時德國的參謀將校打算燒掉所携帶的重要書類，可是沒辦得到。那個書類正是德軍的比利時侵入計劃書，詳細的時日也記載在內。我們立刻接到那件情報，對應德國的計劃，編制全軍，採取在那預定日期進攻比利時的體勢。於是全預備軍出動到前線，又行大部隊的展開運動。當然在那個預定時日德軍沒侵入比利時，可是德國偵察機在高空偵察我們的行動，把一切都記錄去了。大概他們很喜歡很驚奇像那種舊式而又明瞭的策謀的成功吧。

五月十一日我隨從英軍向比利時進攻。家家戶戶的門口都站着比利時的姑娘，她們抱着滿懷的花送給英國的兵士們。英國一個新聞特派員把這種勝利的進擊，用抒情的筆法報告給本國。由他的本社立時用電報給他一個注意。說「請你把花的事情少寫，事實要多寫！」從進擊的第二日起，這位特派員很容易的能服從本社的命令了。因爲花失去了，事實使他戰慄起來。在比利時的每個鄉村，姑娘們還都站在門口，可是她們并未抱着花，只呆望着天空。不論到那一個鄉村，德國飛機都破壞二三家人家。德國飛機的襲擊目標是鐵道叉或是鐵道叉看守夫小屋，我想那種損害不是了不得的。可是我想的是很大的錯誤。像這種轟炸的目的，是在於使市民陷於恐怖裡。在鄉村裡一落下炸彈，在每個鄉村裏立時有德國人或第五部隊宣傳着說：「在還來得及的現在急速避難吧，這個村莊不久就要全村盡滅的，在飛機以後來的就是機械化部隊。我們不是很知道波蘭人所遭遇的慘事嗎？」

住民不知是第五部隊，聽了這話和村長，教堂牧師，村公吏一同退出村去，這很是一件了不得事情。每條道路都充滿了避難民。再沒有比潰走這件事容易傳染的了，我們的機

械化部隊像那樣用整齊的編隊第一天出發了，可是不久因爲避難民便行動不自由了。卽在一九一九年亞眠戰線被衝破的時候，也沒看到這種潰亂的狀態。因爲甚麼呢？因爲聽到很綿密擴張的恐嚇的言詞，連對土地有深甚愛着的人們也打算從不可測知的危險裏逃出來。在前次大戰甚麼情報也不知道很安然自若的農民們，這次也聽到無線電放送着恐怖的消息。在這以上更受到「德國飛機在質量上斷然比我們優秀，我們這些不幸的人們自己沒有一些任何防備」的印象。陷於絕望的恐怖裏的人們，爭先恐後的潰走了。

和這混亂相並行的，在這戰爭的中間又行總司令官以下十五將軍的更迭，更有新總司令官由敘里亞的歸途，遇着大風，遲延了着任的日期。並且指揮着受電擊進攻的北部戰線兵團的表特將軍在戰局陷於危機的時候，因爲汽車的衝突，蒙受意外的不測而死去，後任的布爾俠爾將軍，雖然是不劣於表特將軍的名將，因爲和麾下軍隊連絡機關的不完備，陷於不利的狀況，如果回顧這些不斷的惡運，失敗，致命的暗合，不得不想起運命這種東西，依照不可測的事件的結合，纏在被神所見棄的人身上而追求的這種古典悲劇。

我在英國參謀本部的時候知道高拉浦將軍麾下的軍隊敗走，可是他們幕僚們把這個事實隱瞞了兩天沒告訴給我，不久下了退却命令，英國人這時才向我說明眞相。

德國軍的衝破是直接的而且是完全的，如何能成這種情形呢？這是集團和恐怖的結果，是數千放射火餤戰車和帶放音器的飛機襲擊了高拉浦將軍的大軍，在意外的威脅下，勇敢的他們也再沒有守備陣地的方法和機會了

然而如果他們有阻止戰車的大砲，也能抵抗了吧，他們知道自己的武器不能貫通敵人優秀的戰車的時候，他們的驚慌恐怖可想而知了，雖然知道我們的七十五公分砲在某種狀況下使用時，能代替對戰車砲的效力，可是這僅僅是一種應急辦法，決不是有組織的防禦。

戰敗者的悲哀

勝敗這種事件能成爲一種習慣性。在我訪問高拉浦將軍的時候，得就拉克中尉對我說關於挪威戰失敗的情形。他說：

「在這次戰爭，我們在最初第一戰就戰敗了，這實在是很困難的事情。原來，小馬這種東西，在起初訓練的時候如果敗於競爭，那便成爲習慣失去了自信力，總以爲自己是隨在別的馬的後面。所以，決不可以使小馬敗北呀！」

這種關於馬的眞實，同時也是關於兵的眞實。勝戰的兵士能增加數倍的強力，被征服的兵士能失去他的自信。

塞丹慘敗後，我所屬於的英軍參謀本部爲避敵人的銳鋒移向阿拉斯。阿拉斯充滿流言蜚語如：「德軍已經殺到多埃了」「又攻到刊布雷了」等等。後來連軍首腦部也信了這種虛報，命令分遣隊向海岸方面退却。不用說退到海岸線的分遣隊正好成了敵人的捕虜。第五部隊的流言蜚語成了機械化兵團的開路先鋒了。



向德軍投降之法軍

德國的落下傘兵確實有相當的活躍，可是對於他們所感到的恐怖，把他們的效力增加了十倍，在農民或兵士們的眼裡，一切的服裝都以爲是變裝。制服的將校說不上甚麼時候會變成假充的。對公式的電話也疑惑的聽着，在那時候我會見蔣克庫托，他用很生動的詩人似的表現向我說：

「在法國所有的道路上 所看到的是些纏着腿絆的修道尼姑呀！」

因爲有比羊沙蘇米特還快百倍的流言蜚語，敵人才能用那種小部隊不受任何抵抗占據各重要地點。

亞眠—在這個鎮市我和英軍參謀本部分別了。這鎮市充滿了避難民。他們嚐遍了飲食店的點心室，麵包舖的廚房，桌床子，好像連屍首都吃的惡鬼似的。僅僅富於慈悲心的救世軍賞給我一杯茶，那天夜晚我捲着一張毯子就睡了。

上午十時由美得力扣上校來了傳令。是說英軍駐在亞眠是很危險的，急速向布羅尼埃移動。還有率領隨從英軍的法國新聞特派員全體同歸巴黎的責任，令安德雷．毛婁亞擔當。

這種命令發出容易，實行困難。德軍漸漸逼近，避難民已經擠滿車站，向巴黎開駛的最後火車的小間隔裏竟擠有二十人，上不了車忙亂着的母親，把她的小兒子由車窗交給不由認識的人說。

「到巴黎以後，請您把這小孩子再還給我吧。我隨後就會去的……」

在這樣車裡可以說一個座位也找不着，可是竟有一位精明的軍委員，以守備兵的名義，讓我們乘在裝着法國銀行金貨的貨車裡，像這樣，我們在裝貨的箱子中間一直站到巴黎

到了巴黎，我立刻面見雷諾首相，雷諾首相因爲大衆的不平不滿都集在他一個人身上，所以意氣非常銷沉，他好像一個勇敢的拳鬥家，雖然打算決心去對敵，可是已經目眩頭暈，僅僅給對手一個絕對的打擊目標而已。

「還有希望嗎？」我問他。

他回答說「在病人沒死以前，醫主總說還有希望，用這個去安慰病人的家族。」

他把兩手插在兜裡，緊閉着嘴挺着腰站在桌子的前面，從那天起我再沒見過他。

六月三日，巴黎蒙受德軍二百四十機的轟炸。當天英國情報部長達夫庫巴來巴黎，我和他受傅斯納和猷利安二閣僚的招待，到力其（旅館）去了。正要用午餐的時候，聽到空襲警報，侍者照着規則，到地下室去避難。大概閣僚和屬官們以爲避難是膽怯的事情，並且還有失尊嚴吧，一個個絲毫不動的聽着轟炸的聲音，眼睛直視着桌上的杯盤。可是，警報還在響着。終於一個屬官爲向巴黎警察總監探問狀況去打電話。不大工夫狼狽的跑回來說：「事情非常重大。在西托羅恩工場也落下炸彈。空軍部也正在猛烈的燃燒着。聽說死者有數百名之多。」

沒有武器的結果

我回到家裡，兒子向我說這樣話。「德國的飛機飛的特別高，被太陽光一照好像似一群蜂子」。巴黎市民在這次爆炸並沒十分恐慌。翌日，德軍新開始對索美和埃斯內攻擊，哥德英軍總司令官和他的幕僚早已離開法國了。每天都傳達着不利的消息，德軍的戰車已經攻到窪爾萬，不久又達到南特即巴黎的門戶了。政府還用無線電繼續放送着死守巴黎的話。可是六月九日（星期日）我穿過空可爾特到海軍部前面看見水兵們正向許多的載貨汽車裡裝貨物。

六月十日朝七時，接到雷諾的最高秘書羅鑑，得，馬就里的電話。他說還是讓家族避難到南部去好。我問：

「政府遷移嗎？」

「今天……」

「可是能死守巴黎吧？」

「不能……」

萬事休矣，我這麼想，如果巴黎失守，法國便成爲沒頭的身體了，戰爭是連續的敗戰，當天我因爲軍務往倫敦，預定在正午以前到比由克飛行場。我和妻爲向「恐怕在我們是最後的巴黎」告別到街上去了。在街上無論何人，他的眼裡都充溢着熱淚。可是誰也不談這極大的悲哀，僅熱心的做自已的事務。

「我以爲法國的一般人們，實在是偉大。又單純又勇敢這樣人怎麼就能敗戰呢？」妻說。

「人若遇着機械，甚麼也當不了」我說。

「我雖然到現在也不相信德軍要入巴黎………

數日前我們和我的近友及老外科醫得，馬爾帖爾談論關於德軍之入巴黎與否的問題。

「我已經下了決心。若知道德軍入巴黎我立刻自殺。如果你們說不願意活着看這種不幸，在那時候我可以先奉送手術………」老外科醫這樣說。

我在比由克飛行機乘往英國去的飛機的時候，妻正在家裡很悲慘的收拾能隨身帶的東西。在這時候妻接到老外科醫的電話。他說：

「我想貴夫婦二人還能不能在巴黎？」

「安德雷因爲軍務往倫敦去了。我想明天黎明以前和巴黎告別。」妻這樣回答。

「我也告別了，可是我是永別啊………」他說話的聲音和平日不一樣。

妻想起自殺的事來，打算阻止他說：

「您應當做的事還很多呢。患者，看護婦，助手，都需要您哪。」

「我再不能 活下去了。我唯一的兒子在前次大戰戰死了。一直到現在我相信兒子以死救法國，可是現在法國又滅亡了。我不能再活下去了。」

六月二十五日，庫力巴機在亞速爾羣島中間着陸時，妻由美國的報紙得知得馬爾帖爾醫師在德軍巴黎入城同時自殺的消息。

由弗蘭達斯平野退却時，在維密的街道上，一位老農婦站在門口望着我們並且向我說：

「是多麼悲哀的事啊！上尉老爺！像這麼大的國家……」

得知得，馬爾帖爾醫師自殺的消息，我自言自語的說「是多麼悲哀的事啊」。僅僅因爲沒有五千戰車和一萬飛機，並且這些東西也能製造也能買來，可是竟使像得，馬爾帖爾那樣堂堂的法國人陷於絕望的深淵，使人想到這世界的文明將要告終，我們僅僅想到這種事情，能不感覺氣憤塡胸嗎？（完）

泰義收復失地

泰義收復失地之呼聲漸高，此是於世界動亂下爲建設東亞體制之有力的運動，泰義希望收復失地之聲，於八年前自專制政活趨向立憲政治而起革命之際，已成爲標語，然以英法之高壓，而使之沉默，值此德對英法作戰而世界情勢陷於混沌之中，東亞民族之熱情使彼等又爲醒覺，當六月間與日本結新友好條約，同時與英法結不侵略條約，此等事實使泰義國民聞悉之時，僅對與日本之條約謳歌而歡迎之，對與英法所結之條約，則起不滿之聲。

而且此呼聲日漸擴大於泰義之朝野，於一個月後之七月上旬，泰義軍隊進駐泰義與法印國境湄公河歸屬不明之無數島上，而宣言爲泰領。

然而所謂泰義所要求收復之失地，不是此等之小島，自西曆一七八六年至一九〇九年被英法所奪去之土地，較現在泰義之全土爲廣大，據泰義所作之失地來如次：

第一回，檳榔地方於一七八六年被英國奪去，當時英國即以無條約而租借。

第二回，墨吉地方于一七九三年英國用征服緬甸之餘威而歸屬于其支配之下。

第三回，交趾支那，東埔寨地方之南部于一八六七年被法國所侵略，（一八五八年法國占領西貢）。

第四回，東京地方於一八八八年割讓於法國，以當時該地本爲泰國所領，以內亂發生，法國即藉援助鎮壓名而出兵，並主張該地方可屬於安南，遂由泰義奪去。

第五回，湄公河左岸流域一帶（除東京地方外）於一八九三年，割讓於法國，當時以決定國境線之意見不一致而事態惡化，法國竟派軍艦封鎖泰義海灣，終使泰義屈服。

第六回　東埔寨地方北部，湄公河右岸一帶，以及路安，不拉半地方，於一九〇四年割讓於法國。

第七回　巴塔邦地方，於一九〇七年，以有一法國人向泰國涉交裁判所提出主張權利之訴訟。

因之決定設外人參審官，泰國以此事件爲緣，而不得不放棄該地方。

第八回　吉打，吉冷丹地方，於一九〇九年英國以與法國奪取巴塔邦同一之手段，而侵略該地。

此上所述即泰國之失地，泰義現在之面積，約有日本全土之七成，其失地則較現在之面積廣四五成。

（完）

（地圖上之數字表示泰國失地之順序）



本次歐戰之零屑

德意志之雷擊戰，在世界戰史上發生種種之珍奇表現，以驚人注意之新兵器時即如飛而出。

發明家，戰略家，戰術家對於此等新武品實際上之效果，咸加以異常之注視，實際上使用此新兵器者當然是第一線之兵士，但彼等亦多是初次使用，故不斷的發生種種之困難。

德意志之新聞記者加爾，夫利德利希，布爾斯特稱之爲兵器之「橫跳」，茲特譯述此種珍聞數則，以作談資。

一個手溜彈擊沉軍艦

一艘優秀之德意志快速艇於薄暮之時，在多維爾海峽急就歸返祖國之途。

此快速艇於朝起奉命偵察英法海峽之敵情，任務業已完成而就歸途，時太陽猶尚未沉於水平線下，而以濃霧高起，遍遮海面，航行是在盲目進行中。

甲板上之水兵於霧中突聞近旁有摩托之聲響，並立即發現有響聲之方面有一艘巨大之英吉利沿岸警備艇破霧如形妖怪而現於眼前。

與傲慢之「鰻」——德意志海軍以此稱魚雷——相見時，已過於接近。欲連續的浴以射擊之瞬前，敵艇已企圖逃入霧中，德意志水兵情急拾起近旁之一手榴彈而投擲之，轟然大聲震動海波，人與鐵之片紛飛於空中，手榴彈正命中敵艇之彈藥庫，僅以一手榴彈而擊沉敵艦獲得意外戰果之德意志快速艇悠悠而凱還。

德急降機捕虜法步兵

法蘭西步兵一大隊正急行向拉安市（當時法軍最前線）開拔途中。突然有德意志斯茲加急降下爆擊機出現於頭上之霎際，地上步兵部隊未及轉瞬，如閃電而急降下來之斯茲加已迫於法蘭西兵之頭上，於不知不覺間投下一巨彈而如飛燕之廻轉機首而上昇。

於地上所起之大混亂，是四散而逃之狼狽恐怖之地獄圖。

不知不覺間又急降下來斯茲加之第二投彈，於黑烟與呼叫之中，雖想起法蘭西陸軍傳統之戰術，而擬將槍向上射擊，但眼已不能睜開，而受機關槍掃射紛紛倒地，再一留神斯茲加已高飛空中，宛如物色地上食物之鷹鳥。

如斯急降急上前後凡四次，當正在機關槍掃射之際，地上已急揚白色手巾，機關槍手見已放棄武器，於猛攻中失去戰意之法蘭西兵，業已降服。

機長及機關槍手相談之下，乃向地上發出由彼指示之道途，而向德意志戰線後方進行，德機則在空中緩緩飛行，監視引渡投降之地上部隊以達目的，而任務殆算終了。

戰車擊沉驅逐艦

一輛德意志裝甲戰車沿法蘭西海岸向敦刻爾克方面前進。

時恰在展開法蘭德斯大殲滅戰之中。

突見離岸不及百米突有向敦刻爾克急航之法蘭西驅逐艦一隻，此艦當然是欲收容由敦刻爾克港撤退之英法軍。

好，海裡的狼呀，怎麼能讓你到這裏來呢。

德意志戰車兵毫無躊躇的即發出第一彈，突然從敵艦之甲板立起暗灰色之濃烟，爆炸音亦傳至此戰車之上。

命中火藥庫而沈沒矣。

據遊泳而達岸上之一法蘭西水兵所稱，彼等咸疑爲是被「移動式海岸砲」所襲擊。

德裝甲戰車之猛威

德意志之雷擊戰之語，已爲人所週知，於波蘭，比利時，荷蘭，法蘭西之雷擊戰中最爲活躍之兵器蓋爲飛機與裝甲戰車。

戰車在波蘭等國當亦有之，不是如何稀奇之武器，然而彼等之戰車到底非德意志戰車之敵手，甚至於反德陣營中最負聲望之法蘭西重戰車亦不能吞噬德戰車，其中秘密究在何處？

此當然亦非天外奇想，將無數之戰車編成大集團，的確敏速的指導之，與其他兵士作緊密的協同工作，德意志式之組織力完全應用之於機械化。

試觀今次大戰中所謂最大戰車戰之北法康布雷潰退戰。此理即明，此處是德義志戰車於前次大戰時蒙受大敗之古戰場，因之，德義志欲二十餘年後復仇，今次之戰車戰其規模之大爲歷史上所未有，而且予聯合軍方面以澈底的打擊，以將出動於西部戰場之德義志機械化兵器排列成一條道路，則可由塞當列至巴黎，其主力即是康布雷德戰車師團。

戰車師團是以戰車爲主軸，更連結之以機械化之砲兵，工兵，傳令兵及其他諸部隊由移動司令部指揮之，而且此等機械化之部隊之出發是無窮無盡，按量數上德戰車隊已可將敵壓倒。

且不僅止是地上戰爲聯合軍所不敵，德義志更作與航空機密接之立體作戰。

德意志之偵察機，先偵察敵戰車陣地，龐大之德戰車師團即繼而由森林於不意之間躍出，而開始襲擊敵陣地，兩軍戰車團初展開激鬥，德急降下機即急降於敵人頭上，予以正確之爆擊，使敵戰車戰列陷於大混亂，而敵之敗色即已顯然，德戰車量數既多，故先仆後繼的進攻，於爆烟與飛土之中，將敵戰車團予以潰滅的打擊。

德國留學生統計

德國文化，雖在戰時，而仍見發展，據德國當局發表，留學德國學生人數，三月份調查，德國大學留學生爲三千三百三人，其中混血之德國系學生爲八百零六人，國籍則爲六十七國。

最多者爲保加利里，計八百二十五人，次則羅馬尼亞，計三百三十三人，土耳其二百零六人，挪威百八十六人，南斯拉夫百七十七人，匈牙利百三十三人，斯洛伐克百二十二人，再次則依人數順序計之，爲中國，希臘，瑞士，義大利，愛沙尼亞，伊蘭，荷蘭，丹麥，美國，秘魯，拉脫維亞，瑞典，日本，敘利亞，盧森堡，巴西立陶宛諸國，其中約半數即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均係留學於工業大學，德國當局並言明其中有少數英國及法國之留學生云。

地方介紹

鎭江風景線

陳四維

已涼天氣未寒時的江南風情，表現着秋風和秋雨，每天都是那樣陰沉滴搭的，含着秋意，又含着寂寞，叫人連呼吸也感到幾分困難呢。大江下游的江南重鎭——鎭江，就是在這種暗冥晦澀的過程中邁着步子。

考鎭江古名京口，宋時置府，元改爲路，是僅次於江寧的蘇南第一大鎭，它不但把握了交通的樞紐，並執掌着商業的集散，不過自從縱橫於華中華北的京漢津浦隴海三路通車以來，一點繁茂的氣息，先後次第的被奪於漢口浦口和海州，又一方面因爲近代科學的發展而戰爭進步到『立體型』以後，這地方無端又失掉了它在軍事上的一點價值，這說不定還許是它的幸運呢

京滬路一到鎭江是出南京後的第一個大站，地當運河之東，大江之南，縣城是具有一片破舊而灰頹的垣墻者，這個垣圈了些各色的鄉民和商人在掙扎着生命。城北距江沿有十來里遠，淸晨與薄暮的時節，都有如梭的漁船由運河入江或順流而下；城的東方是一片丘陵。北固山是城外十餘里處較高的山，很有一派兀突的神氣。由此順江而下，即到在縣史上有相當令譽的焦山了，這裡的風景和形勢，都是很不平常的。

鎭江的農民十之五六是過着漁家的生涯；他們幾乎是很多是自己的船便成了自已的家庭。那意思是說：他們的生活是遊蕩於一望無際的波濤洶湧之中，他們在拂曉的時候撑開帆流梭似的駛向江中深處。工作到日已斜西的時候，魚簍中已活躍的在跳動着美麗的鮮魚，於是他們呼哨的趁着天色蒼茫的時候他們已將大船繫在江干，而爲晚餐忙碌起來，各船上的炊烟，一縷縷的漂浮在一望無際的江邊，江心。年靑的船娘有時把一兩句情歌從水波上斷續而微弱的播散出來。

務農人的生活在表面上看，似乎多少比徉醉於江上的漁人要辛苦些。但他們同樣有賢的內助或兒女們的幫忙。原

貂蟬畫傳

十一

任率英繪

布俟卓入朝，偷入內宅會蟬，在花園之鳳儀亭談情，二人正在相依相偎之時，卓返，覓蟬至園，見而大怒，曾用布之戟擲出刺布未中。布飛奔而去。



來此處的婦女們，都是那樣的大方與活潑，耐勞與天眞。她們穿着薄薄的草鞋把花條布的短褲捲到膝蓋以上，一樣的在到水田的壩外去插秧，土黃色的泥每每貼到她們壯健的面上去，她們有的毅力與健康最少也是同男人一樣的。

因爲河流湖沼的重多，所以他們所持爲惟一的運輸工具，大部份是憑着擔子江南美麗的原野上每見有三五成羣的漢子，吃力的挑着一些東西，而他們幾乎成了習性一樣，不怕他們的籃子中是空空如也的，他們也在步伐中唱着極有韻味的「哼呀嗐呀」的調子。這也許是減少重力的一個秘訣罷。

村童和村姑

在春天也大致和北方相同的牧着水牛和看着野塘裏的水鴨。一面用小柳條子畫點着池水，一面唱着山歌。池水是綠油色肥膩的，微風吹來正是那句：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呢。

我在鎭江看過的水牛，牠的習性似乎近於北方的家，牠們懶懶的整天的臥在汚穢的水泥中，悠閒的過着疏散的日子。牠的體積雖要有北方的牛要大上三倍，可是牠異常的馴順與溫存。

孩子們每每欺侮牠老實而鞭撻牠叫牠負着他們涉水登山。牠們並不是輕易的好犯脾氣。

據說：鎭江的山野及竹林中有兩種毒蛇，是不很常見的，一種是蟄伏在竹枝上，與竹葉一般無二的垂掛着，待到人們一走近牠的時候，祇要牠往地下一掉，這人的生命便算結束了，第二種是一種綠色的土小蛇，牠見了人，便在地上往空中跳，一次一次的較高。幾時跳過你的頭頂，則被跳過者的生命也便算結束了，可如果在牠正跳着而未曾過你頭頂的一剎那，只需你安靜從手中往高空丟出一件東西，（如帽子手套等）這蛇便立刻也會因氣而致死了。

入夜，鎭江在飄渺的燈火裡閃爍着孤獨的站在江干，一陣陣激蕩出來的江潮，會喚起你甜密的舊夢，而將那纒幽思投入寂靜的懷抱。江上的漁火正像晴空裏的小星在貶着眼睛，驟肇燈影裏的暗夜，也正可以望望那龐然大物的江輪，和烟帆飄渺的各種富有詩意的景物呢。夜之鎭江，更是那麼柔美的使人留戀，比北方的任何夜景要美麗的多了。



十二

卓怒仍不息，追出園門，巧遇卓之謀士李儒，二人撞個滿懷，儒便請罪，並勸卓不可爲貂蟬殺心腹猛將，又舉古時類此事件數宗，申明利害，卓略以儒言爲是。

歷史隨筆

越南掌故及其他

歐西舊使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余在越南遊歷時，有潮州人陳阿福年七十餘，白髮如銀，身體強健，寄寓越南，開設銀落店及咖啡館，與余談到越南故事，乾隆年間大軍征越南，擬治阮光平篡弒之罪，以復黎氏之社稷，會王師大敗於富良江，光平大懼中國復仇，遂卑詞乞降，高宗以彼既來降，乃許之，於是加封號，恩禮調疊，及阮光平入朝，復賜宴賜詩賞賚甚多，並賜遊三海，待以隆禮，而光平歸國後，仍復不靖，嗾使我國沿海盜船供其指揮，刧奪商賈來往船艘，我國海疆官吏，亦無可如何，而黎氏殘裔歸國後，復為光平所戕害，至同治時法國人開殖民地至越南，見其地勢沿海，土肥人蠢，思久據之，始而通商，繼而漸逼入內地，是時越南王告急於中國之書，已數次矣，朝命李文忠公相國派員前往，偵探實情，令旣下無人敢應者，適有安徽馬復賁者，以應試不第，依其兄居天津，其兄為操江練船管帶官忠裔也。復賁請於兄願應募往，兄遂為介紹引見於直督文忠，文忠大喜，許以歸來後，必專摺以保舉之，惟此行亦宜有職銜，乃立畀候選同知執照以行，此同治七年之事也。復賁少有大志好酒任俠，喜讀書而不工舉業，嘗作乘風破浪之想，此行而顯償矣，其行程自內地廣西出鎮南關，終日行於深箐密竹之中，而虎狼之叫嘷，瘴癘之惡毒，一無所恐，隨役中有二人死焉，而復賁竟無恙也，旣間關至越南，達中朝君相意旨，留住其國者兩年，於光緒八年壬午之多，越南王遣二使一范姓，一阮姓，隨復賁來天津乞援師，文忠未能辦到，而越南遂亡，文忠旋丁內艱回籍守制，奉旨命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文忠去時以復賁屬之，張督已奏請以五品京堂候補，業屬稿矣。會有讚復賁於張制軍言其酗酒狎妓事，遂不果薦，僅以同知終，後文忠復蒞，亦無如之何矣。其在越南時，有致友人書一封，茲錄之以證當年之實事焉。書云：上略，越南土地之廣，古交趾無是也。實由乾隆中兼併占城眞臘二國而然，自是分為南北二圻，乃得之未久，而南圻極南海濱沃壤，卽今之西貢也，為法人侵占，同治十二年，法商以運械往雲南，道出北圻東京，（前黎王之舊都為繁盛之域）羨其地之富，乘間攻取，法人以數十人之力，數日之中，連下八省都會越南人無討禦備，其時雲廣與越交界隙地，土匪出沒於深山密箐之中，刧殺邊民，內有劉永福者廣東欽州人，素梟桀，有越官與相識，遂招其拒法，則法人大受創，乃與越人成約而約，因其地形險阻，民心未附，法人卽幡然變計，陽尊以虛名，而陰收其利，越人爲其所愚，（時當粵寇未平未暇過問）數年以來，蠶地撫民，根深蒂固，則一二年前，時有侵侮之事，越人噬臍莫及，復欲乞援於朝廷，而私與法人立約一節，顯背國法，自知未能蒙允，忍而不發，以至於今，劉永福自助越人擊退法兵之後，該國爲三省提督，駐紮宣光一帶，（東京之西北與雲南毗連）設關徵稅，裕餉練兵，雖未必忠於越人，而仇視法人，實其本願，雲南自普洱臨安東至開化各府，俱皆與越交界，萬山重疊路徑崎嶇，內有大河三道，一由蒙化東南流歷元江臨安至蒙自境，而入越界，名之元江，下流名之洮江，東流六百里，歷越之宣光興化山西各省，至其東京，一由蒙化南流名之李仙江，又名之把邊江，歷普洱思茅南入越之興化省，折而東流七百餘里名之陀江，亦至東京，北與洮江會也，一由開化南流入安平，名之瀘江，卽古之盧水也，入越界下流，名之宣江，歷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餘里至東京其三江總匯，名之爲富良江，一名之珥河。又東南流三百餘里，分之爲數十派，瀠洄而東入於海，此地形之大略也。劉永福所駐之地，卽洮江之中流，滇越交界之要隘，而法之圖越也，實意在雲南礦產之富，若越之東京，則早已在其掌握中矣，第因永福積仇扼守中路，道阻不通，從前法越約中，原載明通商中國雲南一節，今法人以永福旣爲越官，礙其通商之路，卽保越人背約，去年八九月間，法人定議先攻越南，故復賁於十一月奉差赴越，傳語國王留其都城二十日，反覆筆談數萬言。今年三月初八日（壬午年事也）法人陡然興兵竟將東京攻破，其時復賁適在彼，身入其中，彼此磋商，法人亦自知理屈仍又將城池交還越人，復賁卽飛請速派大員來此，大可補救，適李相國丁艱，張署督樹聲遂將此事東之高閣矣。又據聞廣東同鄉大老言，劉永福之棄越投清之舉，亦係復賁之計謀也。阿福又云先祖曾為廣東瓊州鎮總兵言，乾隆間征服廓爾喀之後，十年一貢，後聞當日廓爾喀之舉兵，實非抗中國，乃欲伐印度，緣廓與印度素有切齒之仇，久欲得印而甘心焉，自顧力量不足，擬借中國以爲助，當是時 譯音不 通。廓之語言，又爲印藏夾雜之音，戀不能解，及見兵起，邊吏倉皇入告，乃命大將軍福文襄王康安率師征之，故一戰卽降，降後上書於福文襄，詳述由廓入印度道徑甚悉，請發大軍收取印度，願爲鄉導，文襄據以上聞，高宗忽疑廓之此舉爲復仇之計，將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殲擄，不允所請，且其時我國正用兵西北，開闢新疆亦無暇他顧，厥後英人之滅印度，亦是廓爾喀導之也，惜哉，若肯日移征新疆之師而收印度，則今日我國富甲地球矣，卽雅片亦無由而興，何有於禁，九州鐵不能鑄此大錯也。自是廓已定十年一貢之例，光緒元年多月我隨先父來京引見廣西通判寄居西河沿天順客店，忽街市上喧言有外國人貢使臣，奇形怪服，非所常見，我亦隨衆往觀，見其由永定門大街過天橋，入正陽門而西乃至四譯館止焉，其貢品及行李隨從人暨護送官兵等約有四五百餘人，道途爲之擁擠，人喊馬嘶非常熱鬧，其使臣二人，皆着滲金寶博之衣，俱是紅紫色，冠皆如和尚之毗盧帽，而中較高，其上似有金鑲之飾，各人手提素珠一掛乘坐四人肩輿，無蓋無帷，次日始知爲廓爾喀國遣使入貢也。又云：日耳曼格物學家沙萬君，生性好奇，喜顚倒物性，飛者走之，走者飛之，不以爲異也，一日忽又發奇想，欲擬設法使魚出水而活之，因釣取鯉魚一尾注水於櫃而畜之，躬自哺飼。而默察其性，日必輸出清水一堤，而以蓄氣若干納水中，適相當取出之水之量，毫厘不爽也，行之旣久，而水日少則氣日充，又久之，水且不足以蔽魚體矣。而輸水納氣猶不少輟，察魚之呼吸漸覺不便，兩顋翕張，強勉殊甚，未幾則水全涸，而魚竟不死，蓋魚失水之後，實借空氣以自養，自是此鯉竟脫離水族之習慣而與陸地之動物無異矣。而格致家沙君於是大喜過望，珍之若拱璧，愛之逾掌珠，後來取出櫃外，置之平地，與貓犬同豢其鯉亦頗善伺主人意，往往追隨其左右，若小鳥之依人，有時蠅蚋飛過，爲其所見，則必縱身躍起捕而食之，蓋猶是水中追逐虫蛆之性也。一日主人偶出外閒步，過一板橋，而鯉魚踴躍以從，亦趨亦躍，追隨於後，一如平時，方至橋中，忽有一蠅橫飛而過，鯉見之，卽縱身一躍，吞而食之，因用力過猛，不覺躍於橋欄之外，誤墜河中，竟溺死主人痛哭流涕，乃置小木棺以瘞之。

（完）



主治 砂眼 炎眼 白斑 眼花 爛眼 疲倦 諸眼

藥價

二角五分・四角五分

☆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癒病強目除塵解疲

最近步的新式眼藥

速邁兒

一隻眼睛，價値萬兩！由此看來，近代的士媛們，應當知道，實在的裝身法了，你想潤美清明的雙目，豈不勝於百般打扮，眞正的艷麗呀？百聞誠不如一見，速試一番！

本品「速邁兒」方可斷言爲最近代的眼科妙藥，常用了能加強眼睛裡又細軟且複雜的粘膜，潤美其組織，殺除一切病菌，和塵土沙屑，因之目力自然而然中，強化爲鮮明，所有眼病，不由暢癒，同時能使疲倦的眼睛，立刻恢復活潑澄明的視力，更因絕無任何樣副作用之發生故毫不麻疼痒刺，又安全且神速的收見驚嘆的偉効。

因過視目力而疲倦，因如土砂逕入眼中恐有刺害眼睛粘膜，或因種々目疾漸失視力等々之時，務要使用本品。

總批發處 股份有限公司 玉置商店 東京 大阪



撲蝴蝶與相思會

硯齋小記

北宋曹組之兩詞

雨絲

詞中率多風花雪月之句，柳屯田詞中尤多，蓋詞人每因花月而相感也。

若近乎遯世之說，棒喝之意，而將人生得迎刃而解之劉者，殊不多覯。雖六一詞中嘗一見之，然亦與漁樵之意態相挽耳。

本欄內所選之北宋曹組兩詞，一爲「撲蝴蝶」，一爲「相思會」（見下期）此二詞，向不多見。而其中立意冲淡，尤多俯仰陳迹喻人猛省之意，讀之烟火之味頓絕。

集詞聯集

寂寂

製聯爲文人遣興之作，任公曾於病中爲集詞之聯，載晨報一周年紀念冊中，尤爲人傳誦。淳安邵次公（銳），侯官黃秋岳（濬）均優爲之。秋岳所集，多爲南宋姜白石（夔）詞，更屬清絕。手邊得秋岳昔年爲梅浣華書聯箑之影片，附錄於此，爲公同賞，所集均白石句也。

（一）

叠鼓夜寒，白頭歌盡明月。

寫經窗靜。此地宜有詞仙。

（二）

最可惜一片江山。算空有古木斜暉。舊遊在否。

更何必十分梳洗。政凝想明璫素襪。雙槳來時。

（三）

象筆鸞牋。明年定在槐府。

玉人金縷。何堪更過西湖。

（四）

戍樓吹角。倚厭言兵。憶別庾郎時。甚而今不道秀句。

小舫攜歌。有人隱喜。常恐與兒覺。等憑時再覓幽香。

（五）

玉管無聲。還記章臺走馬。

琵琶解語。況有清夜啼猿。

（六）

喚起淡粧人。曲曲屏山。細灑冰泉。湘竹最宜欹枕。

追念西湖上。疏疏雪片。紛移箏柱。歌扇輕約飛花。

（七）

楊柳嬌癡未覺愁。簾寂寂。夢依依。爲君聽盡秋雨。

鴛鴦獨宿何曾慣。浪黯黯。荷冉冉。誰解喚起湘靈。（完）

北宋曹元寵詞選

選北宋三家詞選小敘

余過二十有五，始解詞章。芸窗小讀，日以詩餘爲事。竹坨詞綜，爲入手之物，然病其過於龐多，一時瀏覽，頭緒紛棄。過一年，偶得四印齋舊藏端木子疇先生手寫所選宋詞十九首本，因乃知宋詞之大成，而得宋詞之妙也。基於文學史之分晰，吾人羣知唐盛於詩，宋名於詞，元豪於曲，明傳於傳奇。宋之以詞名者，繇宋人承盛唐之後，詩流於風野，故一變其五七言而爲長短之句也。宋，非無詩可傳，要在無詞之大耳。詞入於宋，又分南北。北宋之詞，多文人寄詠，句句由天籟中來，是可以咏者。南宋則每多雕飾之製，若草窗夢窗集中，人多以其多纖麗之句，斧鑿之痕未去，空邊其鑿華外露，故又可知詞之將衰也。且夫南宋詞風，多雜俚野，往往有細於纖豔，而爲里巷之歌，是更知詞之將變爲曲者，大有其原因在。宜乎元曲之興，駕乎其上，此自然之軌轍也。

集宋詞之規模者，有毛子晉（璠）汲古閣六十名家詞本，其中所輯皆宋詞中之大家，稱爲完本。但有宋一代，詞人輩出，其山林肥遯之客，沒而不聞者，或可有錦囊之句，刪網之遺，是讀於詞者所應究藥者也。余十年來讀詞未少暇，漸知搜於隱逸之輩，而驚得其不傳之句，前年得北宋三家詞後，是以爲平生之幸歟？北宋三家詞，佚詞也。三家者，蓋舒亶信道詞，曹組元寵詞，蘇庠後湖詞。今所傳者不多，或已佚亡之矣。所存者計舒詞五十首，曹詞三十二首，蘇詞二十三首而已，此區區一百零五首詞中，蓋爲佚詞人之精華歟？

北宋三家詞，近人易大厂居士曾輯印於民智書局，世遂有傳本。易本乃據其所藏精鈔宋二十家詞本，此二十家詞，當在毛汲古閣之外，是佚詞中之幸運者。大厂據此輯印，讀其志語中所謂此本乃仁和勞氏傳鈔毛斧季校本，而又經葉鞠裳覆校者，詞中如舒詞中增入菩薩蠻一闋，好事近一闋，曹詞增小重山一闋，是爲各本所無，故以是鈔爲可貴也。余即據此再爲選輯，以粹其精英。大厂又云：趙萬里氏曾有校輯宋金元人詞排印本，其中除舒學士詞外，並有曹氏箕潁詞一卷，但前所述經勞氏所補之舒詞二闋曹詞一闋，趙氏本並未輯入，且蘇後湖詞，亦未輯入，易氏所謂均於欣幸中，略致微憾者，蓋在此耳。余篤愛詩餘，十年不廢輟，一時心有所好，敢爲選錄，且枉加謬語，要爲求瓊玉之引，非妄所爲也。今茲伊始，述此源末，是亦爲讀書之心得，而爲語錄之記爾也。

民國二十九年重陽日硯齋手記。

元寵詞選

共三十二首選十六首

點絳唇

蜜炬高燒，寶刀時翦金花碎。照人歡醉，也照人無睡。待得灰心，陪盡千行淚。籠沙裡，夜凉如水，獨喜長成對。

此首含意有巫山風高之致，在「照人歡醉，也照人無睡。」二語，寫得燈前紅影成雙，直到末句，始一語道破，讀之爲之一粲。

撲蝴蝶

人生一世，思量爭甚底。花開十日，已隨塵共水。且看欲盡花枝，莫厭傷多酒盞，何須細推物理。幸容易。有人爭奈，只知名與利。朝朝日日，忙忙劫劫地，待得一晌閑時，又却三春過了，何如對花沈醉。

此首在呼醒人生之意上着筆，「花開十日，已隨塵共水。」是何等感傷憔悴！再看下半首，爲了名利朝朝日日忙忙劫劫地，不得一閑，等到「一晌閑時」，可是「又却三春過了！」眞是「過了青春無少年」之意，在無可奈何之中，所以不如「對花沉醉」，以爲何如！閱世已深，故下筆鍛鍊深刻如此。

「撲蝴蝶」調，一名「撲蝴蝶近」，有七十七字及七十五字之別。

（硯齋）

六十種曲摘句

仲君

汲古閣所刻之六十種曲，又爲集明曲之大成。曲文纏綿徘惻，英豪磊落，頗可爲文課之備。仲君今秋無俚，戲將六十種曲中之曲文可誦者，摘而錄之，以公同好。句中有可擬刻爲印章者。自雙珠記始。

雙珠記

春來依舊生芳草。
閒處光陰。
獨上小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冰輪桂滿。
人中景。
芙蕖遍開千頃。
綺羅叢粉黛容嬌。珠翠簇擁蘭香盛。
鐵馬響春冰。
彩雲籠月冷。
樂太平。
風雲便。
閒階和煦花如擁。柔風簾幙搖紅。
雨偏侵漏屋。風不助冥鴻。
如春夢。
牽衣淚灑垂楊地。
蒲柳質。山水窟。
浮跡風中絮。
簾幙暖風輕。舞燕雙來語。花裡殘紅柳絮飛。無計留春住。
目斷楚天遙。不見人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
驚花已半稀。
雲黯黯。草萋萋。
雁過衡陽信也無。
合浦須還舊日珠。
飯生不幸成飄泊。

殘紅積滿庭。悄悄傷流景。風力逗疎櫺。暗覺春衫冷。
綠步循幽徑。
雲散天空。
石甃一泓清。晃然玉檻玲瓏映。
特來撩我相思病。

讀曲偶記

劉雁聲

湯臨川玉茗堂四夢，計還魂記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還魂記即牡丹亭，事蹟委曲穠艷，讀之生動。通俗舞台所演之「遊園驚夢」曲詞與身段，相得益彰，是爲最美之文字。「遊園」一折中之「步步嬌」，所謂「裊晴絲」一段，中含「醉扶歸」，「皂羅袍」，「好姐姐」等，其句之美，無與倫比。余最愛聽「你道翠生生出落得裙衫兒茜，艷晶晶花簪八寶塡，可知我一生兒愛好似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限防沉魚落雁鳥驚喧，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此段不僅語句美艷無雙，若加以笛聲相佐，拍案而歌，不必眞個舞台演劇，而在酒餘之頃，微度一二，亦自覺心曠情怡也。

再則如「好姐姐」中，「閒凝眄，聽生生燕語明如翦，聽嚦嚦鶯聲溜的圓。」此段歌來眞如燕語生生，鶯聲嚦嚦，百聽不厭也。

「驚夢」一折，其主旨在發揮標梅少女，閨閣春思，有纏綿百結之妙。「山坡羊」一段，充分將閒人春思發洩殆盡。如「沒亂裡春情難遣，驀地裏懷人幽怨，則爲俺生小嬋娟，揀名門一例一例裡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俺的睡情誰見，則索要因循腼腆，想幽夢誰邊，和春光暗流轉遷延，這衷懷那處言，淹煎潑殘生除問天。」此段描寫與江淹蕩婦秋思賦，有異曲同工之妙。秋思賦中所謂「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木蘭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較之還魂記中之「小桃紅」：「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憐。」自無過處也。

李夫人

——夜讀漫記之一——

讀古逸叢書「琱玉集」。卷十四美人類中記李夫人一則謂李夫人，前漢關西成紀人也，美麗殊絕，漢武帝納爲夫人，極蒙寵幸。後夫人遇患數日，武帝親自臨視，夫人見帝來看，以被蒙面，帝以手撥其被，遂轉面向壁，帝去後其姊謂夫人曰，帝自臨病，情不能已，夫人將困，奈何不以一言囑兄弟乎？乃蒙面不承帝顧，夫人曰，帝顧我者，以我平生既麗，今病容悴，帝若見我，當有變棄之心，兄弟私得光榮乎？姊伏其言。夫人亡後，帝思念不堪，時有方士少翁能致其神，猶若平生。帝見夫人在帳內，止可遙觀而不得出。

此則故事，出前漢書，琱玉集人戲。探之事實，則李三郎夜語長生殿，所謂「升天入地求之偏」之委曲見面，亦李夫人故事之流亞也。庚辰夏仲書。（寒）

憶

梅花舊客

又過西風黃葉秋，聽寒不忍見霜稠。
幾曾拂袖悲花謝，多少新詞醉女羞，
料是姻緣歸水月，何堪留恨寄東流，
驚驚抛去詩人老，只賸頑石點畫頭。

已卯歲終書上枕薪朱夫子

王濟生

其一

濤興胸羅萬卷書　澄心堂裏注蟲魚
三年帷幛窺園目　千里門來問字車
立雪不知多意燬　春風同坐客心虛
何當女雅昂平日　裁得經箱論石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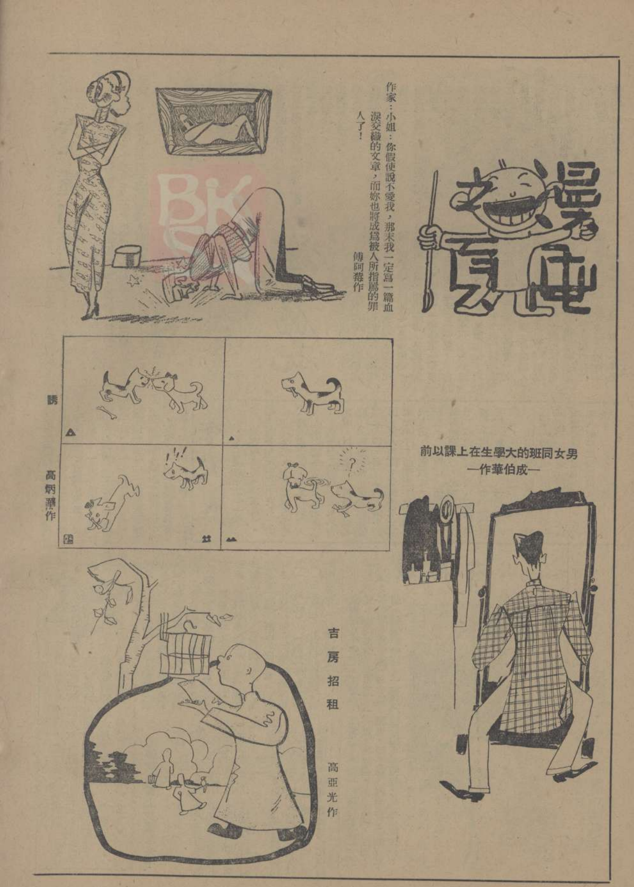
其二

乾轉坤旋百變更　青雲無路問鵬程
士心如水傾三峽　豪氣凌空蓋百城
寵辱不驚甘淡泊　安懷原許翦澄清
幽燕桃李今栽遍　要振絃歌化甲兵

江城梅花引

高炳華繪

娟娟霜月冷侵門，怕黃昏，又黃昏，手燃一枝獨自對芳尊。酒又不禁花又惱。漏聲遠，一更更，總斷魂。斷魂，斷魂，不堪聞。被半溫，香半熏，睡也，睡不穩，誰與溫存？惟有牀前，銀燭照啼痕。一夜爲花憔悴損，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



漫畫之頁
作家：小姐：你假使說不愛我，那末我一定寫一篇血淚交織的文章，而妳也將成爲被人所指罵的罪人了！
傅阿蒓作
誘
高炳華作
男女同班的大學生在上課以前
—成伯華作—
吉房招租
高亞光作


德高望重
捐募人：勞駕！請您們老爺樂助一點罷！
僕人：別忙！咱們老爺現在沒空兒。
吳世祿作
心血的結晶——在編者的字紙簍中
念慈作
甜歌 陳女那作
正月裏來是新年，生死兄妹勿分離，
狂風打開鴛鴦鳥，兄妹要會等何時。
父：這孩子怎麼站着吃飯？
子：先生不是說坐吃山空嗎？
——春萍作——
連續漫畫 李鉢兒頭 色情的收獲 倪明章作

我的中國丈夫

美國瑪格萊脫女士作

朱心心譯

第一章　在美國

在學校開課的那一天，我們學校裏新來了一位髮黑如漆的中國學生。太陽光照在他的烏髮上面，幻成一種不可思議的色彩。那時大家都很注意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人。

他是誰？他就是梁長慶（Chan—King Liang）。

說也眞巧，他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們成了鄰居。

我們起初並不相識，也沒有人爲我們介紹，雖然在上德文課及法文課的時候，我和他都在同一的課堂裡聽講，但是我們從未交談過。不過他是中國人，以英文爲媒介去研究德法文，足見他是十分聰明的青年，我心裡自然而然有一種傾慕之意。同時他也不約而同的對我表示傾慕，傾慕我的勤學，因爲我正打算將來做德法文的教師，所以學德法文是非常用功的。

他是我第一個見着的中國人，自然特別注意，日子久了，我們便漸漸交談，有幾天我們相伴入學，且行且談。不過美國人多不免有種族的觀念，我也不在例外，因此我心裡老是不願意和他同着走，只是他自已不覺得罷了。

他每天等着我同走，久而久之，我們兩個人也就成爲習慣了，常常同步到學校去。

他每次見我總是笑，令人發生一種和靄可親的感覺，我的靜的情感，禁不止被他的喜悅的神態打動了。我們這二個學生，都很年輕，一塊兒走路，一塊兒談話，我們都是無所爲的，我那時是十九歲，長慶祇大我二歲。

最後，他居然到我家裡來找我了。並且帶來許多可愛的禮物。他這樣對我說：「我心裡現在只有你一個人！」

從這一次以後，他不斷的到我家裡來和我的父親母親談話，自然也和我交談。他以他的家世告訴我，他是中國南方人，在家中他是長子。有一天，他取出一張小孩的照片給我看，說：『這是我六歲的時候照的』。從照片上看出他那時還留着辮子。

這樣久而久之，我心裡不知怎的感覺不安。我終於決定不再和他來往，我一個人獨自到學校去，下課的時候便繞道回家，在學校中也避免和他見面。

但是有一天下午，在學校禮堂的大門口我們兩個人碰見了。我裝着腔不說一句話。他最初也不開口，祇是走近我的身旁。後來他忍不住了。問我爲什末對他這樣疏遠？我說：「我——我想這樣是再好不過的。」

他接着說：『我們不交朋友，在我總覺得是不好的。不過我們不久或許就要分別了。因爲我恐怕不久要回中國去。我今午接到我父親來的一通電報，說我的母親病重。我預備再候一兩天，接到第二通電報時，然後決定行止。』

這個時候，人類的同情畢竟戰勝了我種族的偏見。我答他說：「那末，請你到我家裏去坐坐，去和我的母親談談罷。」

過了兩天，他又接到一通電報，說他母親的病有轉機了。在那兩天，他憂形於色，我見了也爲他難過。他和我談到他「終身的計劃」，他想做一位外交家。

不久我們倆又在一塊兒了。因此招惹蜚語叢生，人家都注意我們這兩個人的行動。我們每次到咖啡館或音樂會去，衆目睽睽，都集中在我們二人的身上。

在我的母親那兒，居然也有人去說我們倆的閒話了。好在他沒有私見，沒有種族的或界限的觀念，他對我並沒有說什末。

我們倆在這個當兒，毫無忌憚的談到國際結婚的意見，雙方互相表白各人的心事。我說：『我相信異國人結婚的事是錯誤的，最好是同種族的人互爲配偶。』我那時確有這種堅決的主張。

他說：『這其間，當然不免有困難之處不過這是個人的問題。就是美國人和美國人結婚，也未必都能滿意。』

我駁他說：『這是因爲我們耳中祇聽人說些不滿意的婚姻的緣故。』

他又說：『不滿意的婚姻多着呢。不僅在美國，各國都有。這原因都是爲了自私自利，缺少愛情，不願舍已以從人。』

我聽了他這種話，不願意和他再辯駁了因爲他明日要作暑期旅行。我們倆就在一塊兒進晚餐。在同桌用膳時，我心裡這樣想，他倒十分像美國人；假使將來我們眞的結婚了，那末，中國人的媳婦是不能與丈夫同桌用膳的，女的一切都得聽命於丈夫，或許他現在雖然和我們美國人一樣，他日一旦回國之後他就要做專制的東方式的丈夫，也未可知。到那個時候，將怎末辦呢。

他對我說：『中國的女人都非常之閒，不像多數美國女人要自己操作家務，一切的事情都有僕人代勞，我知道有一位英國女人嫁了一位中國人，因爲在家裡太閒，覺得無事可做，便去教書消遣。』

我說：『這是很對的，一個人總不宜什末事都不做。』

他說：『不過中國的女人並不偸懶，他們雖無需乎親自操作家務，然而家中的一切仍是由他們照料的。』

他一面說，一面用雙目注視着我。

『你這樣瞧我，我想走了。』

『這不好。』他答我的話『你在這裡，我看看你有什末要緊呢。』

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從懷中取出一張照片，要送給我的母親。他在照片上用筆簽名，我便離席走到他的身傍邊，看着他寫。他寫完之後，放下筆，轉身站了起來，而向着我，出乎我的不意，忽地握住我的雙手，彎下身子，要和我接吻。我立刻搖頭表示不願意，並將一手自他手中鬆脫。他原來的意思是要和我的嘴唇接吻的，現在他却吻我的另一隻手了。我當時很不高興。我們倆因此口角。但是並沒有眞的發怒。

『呵，你誤會我了！』他誠懇的向我說然而他仍不放鬆我那隻手。

『做朋友是不應該接吻的。』我說。

『對不住』，他表示有些惶恐的意思。

第二天，他啓程旅行去了。在這暑期旅行中，他寫了不少的信給我，我自已想，在世上能得長慶這樣的人做朋友，我勝乎得其他任何人之愛了。

等到他旅行回來，有一天傍晚，我們倆同坐在校園中的大樹下面，夕陽無限好，他終於和我接吻了。我始則拒之，繼而含羞就之。

現在我們倆有愛情了。但是因爲種族的

不同，我深深的憂慮着前途必多躓折。

以後他在別的地方轉學了幾個月，回來後，我們倆初一見面，就不由得完全像情人一樣。我們倆的赤心十分純潔，沒有任何私見和雜念，他握往了我的手，我便投入他的懷中。我們雙方的心裏都感覺到有說不出的快樂。

我的父親母親都很驚奇，當我們二人明白告訴他們我們倆已經有愛情了。母親經過一番考慮之後，居然應許我們倆訂婚，不過須以一年爲期，以便雙方互相考察，以昭愼重。

實在我們倆早已決定了，不用再考慮了。於是長慶卽日寫信給他的父母，說明我們的婚約。他告我說：『在中國，父母爲子女主婚，有時不問子女的同意。就預先把親事定下了。我幼時聽人說過，我將來要和一位父親的好友的女兒結婚，他比我小三歲。但是兩家並沒有定親的手續，只是有這樣的計劃罷了。我在出國留學時，曾要求我的父親，關於我的婚事，須待學成回國後再說。到我出國之後，他也就沒有提起那回事，不過他現在的意見怎樣。我還不知道。然而無論如何，他們決不能破壞我們的好事。你明白麼，親愛的瑪格萊脫，（Margaret Dear）？』

相距不多時，他家裡來了一通海電，禁止他同我結婚，接着又來了一封長信，他的父親說，因爲你快要畢業回國，已爲你定下親事，待你回國卽舉行婚禮，對手方是麗英小姐（Miss. Li—Ying）。他又說這位李小姐是怎樣的賢慧與美麗，但是長慶已有十二年沒有和他見過面。他的父親還說這位李小姐已受有現代教育，最後甚至以嚴厲的口吻勸他的兒子千萬不要和我結婚。他在信中對他的兒子這樣說：「你現在正年輕，極易沈溺於愛。將來年紀大了，自然會明白的，愛好比行雲流水，一轉瞬便過去了。」

我說：「這句話不對，愛比生命還偉大愛情永久不朽，宇宙是由愛創造的！」

他笑着答我說：『我得你爲妻，比得什末都好啊。』

長慶於是回他父親的信，表示他的堅決主張，定要和我結婚，接着又寫了無數的信起初還有回信來，後來則音信全無了。

但是我們倆的愛始終不渝。他說：『中國的家庭以人爲單位；我和你，要以愛爲第一義。』

我們倆的愛，不以有挫折而灰心，仍是非常的熱烈，我們決定在美國結婚。不久我們倆就在我母親的家中舉行婚禮，由一位牧師證婚。

嗣後我們倆成對又成雙，朝朝暮暮，同出同歸。我們倆這種新婚的快樂，是難以言語或文字形容的。

我總是一位女人，我所希望的愛而已，愛之外，我都尊重他的意思。我們倆在結婚之後，同沒有結婚的時候一樣的和好，有時雙方的意見略有參差，兩人各自一笑就完事了。

長慶雖然在美國受西方的教育，但他畢竟是東方人，自難免沒有東方人的心理。果然在一個暑假期中，有一位青年要求我教他法文，我以此事和長慶商量。他立刻表示反對。我當時心中自然不痛快，最後我便這樣和他說：「假使我的學生是一位女子，我想你就不會說什末了。」我說話的時候，對他微微的一笑。

於是我尊重他的意思，辭却了那位學生之請。

我們倆常在一塊兒打網球，他打得很好有一天，我們倆打完網球，離開網球場時，他忽然說：「我看你不宜於打網球，你不如去學射箭，這對於你比較的相宜一些。」我也服從他的話，而且對於弓箭的遊戲覺得非常有趣。

我以謂女人是天生的母親。我希望結婚後生孩子原是我的本意。不過外國人大多相信美國女人是最怕做母親的，有一天，我和長慶談到兒女的問題。他那種舊的心理，認爲夫婦應該有孩子，好比樹之開花結果一般。我的意見正與他不謀而合。於是他歡喜極了。他說將來我們添了孩子，他的父親和母親對他的婚事就不能堅決的反對了。

學校放假之後，我拋開書本，從事刺繡的工作。我有喜歡穿針引線的天性，我的母親却以此爲不屑爲，而我的丈夫對此反笑而不言。

『你眞像中國人的妻子，中國人的妻子無一人不能刺繡。他甚至爲一家門做鞋子呢。』

『鞋子麼？長慶！』

『中國人的鞋子多半是自己做的。做鞋子是一種美術。他們女人纏了小脚，穿上繡花的小鞋，自己也覺得美觀。』

接着他告訴我他幼年的故事。他曾和麗英一塊兒玩耍，那時他不滿五歲，還沒有纏脚。現在我想他的一雙脚一定纏得很小，穿上繡花的小鞋，等待他的父親把他許配給另一個男人。

後來我們倆生兒子的希望居然實現了。他果然有說不出的歡喜。我們的兒子取名惠福（Wilfred）。惠福生下五個月後，長慶回到中國去了，留下我一人在美國。在那臨別的一刹那，我們倆依依不捨，我畢竟是女人，不能讓他一人回去。我投在他的懷中，我還抱着我們的小孩，這小孩就夾在我們兩個人的中間。

『好在此一別，爲日不久。』他溫柔的安慰我。『我們這三個人，不久仍將團聚在一處。你千萬不要難過，姑且忍耐些罷！』

他別後自中國來的第一封信，說他在上海某一大學校教書，並且說他做律師的手續也都預備好了。

四個月後，我接到了他的好消息 我帶着我們倆的孩子一同坐船到中國去。我這個時候的希望，但願在家中做些閒事，這是我終身的工作。至於長慶終身的工作，則是爲中國服務。

我臨動身時，家中的朋友問我：你眞的到中國去麼？你怎樣能離開你的母親呢？你又怎樣能拋棄這美麗的美國呢？你不怕到中國去麼？然而我終於顧不了許多，終於毅然決然帶了惠福去中國了。

船在上海傍岸時，見到我的丈夫在碼頭上迎接我們母子二人，於是一同到他早已佈置好了的家庭，我到了中國就到了家了。

（未完）



「我理想中的配偶」應徵文

一　周長鳴（男）

我理想中的配偶要（一）他永遠的眞實愛我，因爲眞實的愛情可以阻止一切的紛爭。（二）他有一種惹人愛的行動，可以增進夫妻間的愛情與友人的友誼（三）他有一個不使人討厭的面孔與身體。（美當然是更好）因爲使別人不致於煩厭她。（四）健全的思想與身體，以免想入非非害及己身及不顧人情無病便是福。（五）愛護動物，因爲愛護動物是人類的先驅，賢妻良母的象徵。（六）不浪費金錢也不嗇，而會花錢因爲這樣才可以減少家庭擔負而不挨罵，用錢得當有莫大的好處。（七）不因爲愛我而打攪我，因爲逆愛不明，會阻止我將來事業的進展。

二　費珊瑚（女）

選擇配偶在現社會上確是一件很難的問題，不過理想是很容易的，至於我理想中配偶，我的條件自信也不怎樣苛刻的，因爲苛刻既然辦不到，那麼何必去忘想呢？現在且將我的條件開列於後，然後再說明理由。我的條件第一是要有豐富的常識，第二要中等以上的學力，第三要比較強健的身體，第四要有一副不討人厭的面龐。條件已寫明，現在且說理由，關於上列第一條，有豐富的常識的人，不論對事業對家庭都不會有額外的行動，尤其對自己的妻子，因爲一個女人而不能得到一個善於瞭解的男人是最苦惱的事情。第二條在現社會裏女子總以嫁大學生留學生爲榮，其實大學畢業留學回來的人。未必一定全是有學力而能謀到成功的事業，而且眼光既高，目空一切的脾氣是實在使人受不了，所以有中等以上的學力，也就够了。第三條，身體健全固然是很好的，但是現在有許多強健的人不是被稱之什麼體育家什麼運動家或是「衣架子」的，所以我的伴侶只要不是「病夫」就行。第四條，漂亮的人當然是受人歡迎的，可是男人漂亮了，時常有受人包圍的危險，那末我爲我的終身起見，還是折中一點，只要有一副不討人厭的面孔的男子做我的配偶就行了。

三　高武欽（男）

敝人對此配偶之問題，尚無研究，承貴報來函徵件，現有幾件關于我理想的配偶，寫於下列（一）須有十足健康的身體，並有體育中特長之處女。（二）性情隨合而溫柔須有堅強之毅力。（三）須感情勝過理智者。（因爲我以爲女子結婚後家庭中無須有堅強的意志，家庭中一切全是感情，感情好可造成美滿的家庭。）（四）須隨合時代化的心理。（五）須非裝飾者，（全副的精神注重修飾對家庭之進化有碍）。（六）須關於科學常識明切。（七）態度須沉寡言。（八）須受相當之教育者。（九）心機靈敏足智多謀而誠實。（十）對丈夫須謙恭和靄而有大量。

四　郝瑞芬（女）

我是個女孩子，在這社交公開的時候，本沒有害羞的必要，故此對於我理想中的配偶來發表點意思，以求美好的目標，與大家共尋相當的配偶，今將條件理由列下：（一）處於社會的要靈敏，努力，隨和，並有膽大心細及勇敢的精神，因爲非如此不能在社會上得相當的地位。（二）處於家庭的要歡喜，和氣，愛護的心情，因不如此不能得到眞正家庭快樂。（三）本人的要無壞嗜好及疑心，應有健康美麗的體格及流利的言語，因不如此我不能……末了還須有錢，因錢是能通神的東西。

五　郝勃然（男）

站在人生的立場上，說幾句我理想的配偶，理想乾脆就是妄想想怎樣就怎樣，這不是說糊話嗎？但借這機會到可以胡想一氣好過點癮是眞的。「娶妻必似宋子之」宋子之我沒見過，必須要似當然這密斯美而且賢，不過在這十九世紀內恐怕要差的多，頭一樣就是小脚不行。女人站着千金，坐着五百輸下一子兒不値，信然我必須要站着的，因爲値的多，不過在家老站着也不像話，不行最後可有了，有一句「上牀一把剪子，下地一把鏟子」雙方要俱佳。再摩登，眞呱呱叫，就是少有，就說有也輪不到咱。像我這腦袋，能湊和過去，不，太難看，太不會做活兒，老病，我就應古人之「知足者常樂」那句話，窮混下去也不錯，唉！誰給你呀？

六　許光敏（男）

我理想中的配偶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性情溫柔，與止大方，能忍苦耐勞，可做賢妻良母的女人，因爲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對普通信件及賬目皆能通曉，比那不認識字的女人將丈夫由外寄來的信及賬目等找人去念的要強的多了，並且還不會受別人的矇騙，可以省却我的內顧之憂。性情溫柔是女子的本性，可以知道順從翁姑丈夫，對子女能耐性的教養，可以增加夫妻的感情。舉止大方的女子，可以代替丈夫對親友交際以免我在外公務繁忙而有疏親慢友之咎。每個人的富貴貧賤是遂時可以改的，如能娶一個忍苦耐勞的內人，在我有錢時支使下人工做，而坐享吃喝之福，在無錢時一切縫級及洒掃作飯之事皆能親自下手去操做而不抱屈銜怨則我願足矣。

七　徐聰慧（女）

我所希望的是一個學識豐富體格強健態度莊嚴的配偶：理由（一）學識豐富的人，經驗必然宏偉，若在社會上謀地位，較比容易些，並且處事也週到，所以才能到處受人們重視，原此配偶爲得是生活方面而不致於發生問題。（二）體格強健，一舉一動，精神必然好，不論做何事業，不畏前途有任何艱鉅，俱敢奮鬥，如此始能創造在人

們意料之外的大事業，原此配偶，爲得是將來不致於有始無終。(三)舉凡做大事業的人態度總是莊嚴的，態度一莊嚴自然顯示正氣威儀，有正氣的人自然到處受人的敬仰而且是人人皆能畏懼，原此配偶好不受人的企覦。但此皆爲希望，不易成事實罷了。

八　楊國珍(女)

我理想中的配偶是要有健全的身體與健全的思想，因爲有健全的身體和健全的思想的人，他的事業，一定是有希望的，將來的家庭生活也一定是很和滿的，所以我要謀一身的幸福，我的理想的配偶是這樣，不知諸位姊妹們以爲如何？

九　孔一章(男)

我從情竇初開的時候。就在理想着配偶了，沒有一天不在想我將來娶個怎樣的女人做妻子，到現在我還在想，至於我所想的對象是怎樣的呢？很簡單的說一句，我要有一個嫵媚的女子做我終身的配偶，各位一定要笑我，爲什麼一定要嫵媚的呢，讓我慢慢的道來。男女固然是平等的，但是重心究竟是還在男子方面，使想一個男子在社會上作事，奔波終日，所得的報酬，也無非養妻育兒，所以說句不客氣的話，女子總究是有點屬於男子的，同時男子的喜愛女子，是一種權利，我以爲並不是侮辱，更進一步說要男人喜愛當然本身要有一種美，我認爲嫵媚是美的首要條件，嫵媚的女人，才能引起我的喜愛，才能做我的終身配偶。同時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喜愛她，那末一方面能夠安心地做我的事業，不生非分之想，一方面時時刻刻顧到家裏之一切，這樣一來不是我的終身事業和幸福都很成功美滿了嗎？

十　馮子琪(男)

要配偶，要理想的配偶那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我理想中的配偶有二個條件，第一個是要有聰明的頭腦，因爲有聰明的頭腦的人，一切事情都不會吃虧的，對丈夫能體恤備至知道自身需要和丈夫的需要，對家庭能克盡己職，知道家庭幸福的重要。第二個是要有活力的身體，因爲病態的人，是沒有活力的，一切事物都會感不到興趣，一切都感到乏味，使想這樣一個人，與她同居生活是怎樣的苦惱呀？因之我的理想的配偶就注重在這兩點，其餘的什麼學問金錢倒沒有多大的關係。

十一　蘇曼莉(女)

我是已結婚過的人，不幸現在是寡居了，所以來談談我理想中的配偶，大致也還有資格吧？因爲我是結過婚的人，嚐過配偶好壞的滋味的，所以我認爲我下面所寫的理想的配偶，大概很實際的我希望有一個能體貼女人的男人做配偶，因爲女人的一生，最大的要求，就是要一個好丈夫，假使這個丈夫不會體貼自己的妻子，一味地隨心所欲使得妻子在過坐塞窖式的生活，那是多麼傷心的事呀！假使有一個善於體貼，善於溫存的男人，那是多麼快活呀？所以我假使有這樣一個丈夫，任憑怎樣的貧苦，我也是安心情願的。

十二　王文斌(女)

我理想中配偶，實在說起來非常簡單，只要有富餘的資產就行了，因爲在現代潮流中，沒有錢，是什麼也辦不到的，什麼幸福的家庭呀！什麼高朋好友呀，請想你丈夫倘若是一個窮光蛋，那裡能建設幸福家庭，交結高朋好友呢？所以我要我的丈夫一定是個有錢的人，這在各位看起來，似乎都要說我落伍，其實我說得是眞心話，你們信不信，也只好隨你們了。

十三　文蘭孫(男)

我的個性個別，所以我心中的配偶，實在很少，現在可以分幾方面來講。(一)家庭古舊：因家庭古舊家法很嚴以修高向仁義道德，不能像那些無聊的摩登鬼一般。(二)學問淵博：因有了學問生下子女，才可以教養，若無學問 那個小家庭就成了「無教堂」的呀，(三)品行及節儉要有高尚之品行，待朋友及子女忠正，爲何又節儉呢？司馬溫公曰：「以儉爲美，以奢爲惡」就是這個道理，在古時那一個文學者或忠臣者，若在小時不節儉及克苦，那能有圓滿之結果呢？(四)強健體格：無論男女，若沒有強健之體格那能會去找東亞和平，建設新秩序啊！諸位！在我眼光看來在大馬路上的那些青年，穿着西服手攜他的女朋友這是何苦呢？這全是希望一時之快樂，不去找永久之快樂，還有許多在暗中去努力找東亞光明之路，那些穿西服之人，早晚是未來之乞丐吧！

十四　賈銘(女)

近年歐風東漸，已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廢棄大半，對婚姻的擇配已無羞澀之必要。無論男女皆可將自己理想的配偶做爲事實的終身伴侶。現應貴刊的徵文我也只好將我理想中的配偶寫在下邊：(一)具有強健的體格：因爲體格強健是謀生必備的條件，體格若脆弱多病，則有多大之能爲，謀職亦是困難的，同時就能引起經濟方面的影響。(二)有高等的學問及豐富的思想。因爲有學問的人是社會上共同敬仰的，思想豐富的人是能急留勇退的不至受大的損失及打擊，精神方面一定很好。(三)有家庭的觀念，因爲大多數男子，在有錢的時候，就會把家庭忘卻，去到外面任性胡爲，非至經濟結据時不會回頭的，若配此無家庭觀念之配偶，永也不會享受家庭之樂的。(四)待人有禮貌而不自傲者：因爲有學文或有錢有地位的人的壞習慣，就是變漠視人，被漠視的人，就是比他年長倍大，也受不到他禮貌的待遇，於是便成自驕自傲的惡習，有此惡習是會被人指摘唾罵的，並且在遇到諸事困難時得不到人們援助的。

十五　毛朝鑑(男)

這次被朋友所託，讓我作這篇文，所以就提起筆來嚐畫了兩筆。若以我的學問來作文，眞可以說是算命的先生吃石榴「瞎掰」。既然是配偶就有永久性，所以於婚前選擇一下的必要是有的。既要選必要想，現在就將我所想的配偶向大家作一廣播如何？(一)品行正直爲人忠厚。(二)身體強健無宿疾。(三)學問高中畢業既可。大學，留洋鍍金者則更佳也。(四)面貌清秀順眼可也。(五)治家賢慧大方具有常識。(六)其他不拘以上不過是理想而已。

十六　張聞權(男)

我理想的配偶：預定選配一位思想純正 儉樸性 溫善於 理料的人。理由：家庭有了這樣人助理內務可稱得起家道小康，常言說的好：「家齊治國安天下」首當家庭順序，然後於工作餘暇之際來誠懇共同的研究文藝，

供培養新民偉大的幸福，她的理想，能夠使中日滿攜手明朗歡呼一聲「鞏固東亞前途遠大，聯合起來反共救國」這正是我的理想達到慾望的配偶。

十七　朝　影(男)

人生一世，豈可冗自辜負了青春年華。既或沒有享受林黛玉的福氣，也得娶個哈蕙爾般的太太。雖然她不是當代的女作家，也得是位交際場上的名閨秀。沒有潘金蓮般的媚人也須討個鶯鶯一樣的伴侶，才不愧妄自活了一場。

一雙烏黑的媚眼，兩條矯健的玉腿，清析的輪廓和那誘惑的線條兒，又是如何的媚人喲！

這話又說回來了，那都是空的。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你想得太高，不但沒人垂青，反倒招蹬，豈奈人何？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豈不妄廢一番心機！

十八　傅尚嫻(女)

別人問我永久的伴侶要什麼樣的人，我總是回答：「沒有標準，只要有一個男孩子給我一種眞愛，不問他性情如何學問怎樣，我千心嫁他。」難道我眞沒有我理想的配偶嗎？我理想中的配偶，不要他有泰倫寶華一樣的漂亮，却要有一種男性美(就是英雄氣慨)不要像賈寶玉一般的多情，但是要將一片眞愛完全交給他的妻子，要他的理智勝過情感，不容易隨便的對別個女子發生感情在社會上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回到家庭確是一個沉靜寡言的丈夫，在朋友面前善用手腕，隨機應變，在妻子面前眞摯溫柔，到處體貼。文人藝術家感情特重，多半有些怪皮氣，只能做一個平淡的愛人，不能做永久的伴侶，工程師，外交家是我最羨慕的他們有大的眼光有精細的審察，對事業如此，對家庭也是這樣。我需要一個有毅力而溫柔的理學士做我的伴侶。

十九　孫湘帆(男)

五光十色的社會的誘惑和書籍方面的燻染，在我的心也印了一個少女的影子。她是美麗的，有時有才幹的。有時她是一個巾幗英雄，有時她是一個溫柔嫵媚的少女。她的性格和體態時常隨着了我的理想而變。但是這影子總是空虛的，迷離的。如霧裏看花一般的隱約，隱朦朧影一樣的神秘，她使我顚倒了沉醉了。她的體格是驕健的。美麗的線條和那發育勻稱的體格，是足夠嫵媚多姿的了。明晶的眸子，油黑的頭髮絲，又是如何動人呢！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中，她是足能擔當了主婦的責任的。更須要的條件，就是她是一個頭腦清醒，思想嶄新的女子，她能瞭解我的行動，體貼我的一切她是我精神上的安慰者，事業方面一個賢內助。她就是我理想的配偶的一個剪影。

二十　富綠波(男)

我是一個將滿二十歲的青年，不但沒有變的對象，就是戀愛的滋味，也不曾嚐到過，結婚的要素是戀愛，這很的確很對，但是，我以爲愛人是愛人，配偶是偶配，爲得到暫時的安慰，解決眼前苦悶，我需要一個活潑伶俐，會說，並善交際，聰明得能看透我心情的女孩子做我愛人，他能排解我的苦悶，但是他不能做我永久的伴侶，他是一個社會上的交際花，不是一個家庭中前的賢主婦，我理想中的配偶，不要他長得像安琪兒，是要一種和藹可親的樣子，好性情要貞靜溫柔，却不要柔得像綿羊應當有他自己的意志，他必須細心對于小節能籌劃周密，尤其要有一種特別喜愛，重視家庭的觀念，才能爲成一個幸福的家庭。

廿一　吳光來(男)

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兩全的，配偶當然也不能例外，這就是說你要你的妻子，長着漂亮的面龐，高深的學問，馴服的脾氣，是決計辦不到的，所以只有從這三種條件中去選擇一種。至於我的理想呢，我是要有馴服的脾氣的女人，做我的配偶的，因爲馴服的脾氣的女人，是會體貼丈夫，善理家事和孩子的，有這樣的妻子，自然有安樂的家庭了，不過我這種理想，在一般女權論者看來，恐怕要罵我落伍者了，但實際上我以爲這樣比整 天吵架的 摩登夫婦 好的好了。

廿二　馬廷棟(女)

要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和謀終身的幸福，那當然需要在選擇配偶時候的注意了，好的配偶這種企圖自然會實現的，反之，這種理想就變成爲意想了，說到我的配偶我是歡喜我的男人有高深的學問，因爲我以爲有學問的人，一定是有涵養的，有涵養工夫的人，那當然不會遇事暴燥了，和不會暴燥的人住在一塊，鎭天的耳鬢斯磨，那是多麼幸福呀！

廿三　王　琳(女)

說起來怪羞人的，要我說我的理想的丈夫，眞眞有點使人難以爲情，現在馬馬虎虎的說一說吧，就是我希望有一個漂亮，有錢，有知識，有好性格的一個男人，做我終身的丈夫。幼稚得很，請大家不要笑我吧！

廿四　王　鎭(男)

我現在正値求學時代，本無思想配偶之資格，但貴刊之徵文而不得不寫上一些，並且也可以做爲我個人終身之預備。(一)要有一付不太難看的面貌。因娶妻娶德不娶貌，然而亦得看得過去才成。(二)對家庭之事務能操作，因在無僕人與經濟難不用僕人時能親手操做。不至受下人的要挾。(三)不太趨向摩登，因我的家庭是舊式的，太摩登是不合適的。(四)能忍耐，因我家庭人口衆多，免不了有妯娌小姑等口角之事，若不能忍耐不免被人稱爲家庭之禍。

廿五　楊玉瑛(女)

男婚女嫁是人人不可少的事情，而且是非常之重要，故對選擇方面是不可大意的，因一時之疎忽能引起終身之苦，是很不合算的。雖然近年離婚之舉大興其道，但終爲悲慘之事。故在事前當有一番審愼必要，今將我理想中的配偶寫在下邊：(一)能耐勞苦遇事不畏縮。因男子必須在外面做事的，一遇到繁雜勞累或危險之事即畏縮不前是永不能成大事業的。(二)對妻子與子女方面有愛護之心，因男子多有見美色而移情的，對子女不能溫存的，若能對妻與子女有愛護之心，家庭定然歡樂。(三)須有中等恒產的，因在外做事任何不見得能永遠，即或能，生病還保不住呢！有恒產是在失業時生活不恐慌的預防。

(完)

强國必先强身

强身之道，首重强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爲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强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爲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爲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繁殖之要素。

强力維他命A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鷄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猪肝二斤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碍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定價（壹百粒…貳元玖　伍百粒…拾貳元伍）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批發處 北京 田邊公司



電影發明的歷程

有聲片十一年前才運銷世界

中國諺語說：「巧人是拙人的奴。」科學家發明出東西來，一般人去享受，科學家竟日的在試驗室裡埋頭苦幹，直好像是個傻子，然而越傻越能爲公衆造幸福，這可謂「巧人是拙人的奴」了。

因爲科學的倡明，才有電影的發明，在最初僅是攝製具體的實物，漸漸的能表現眞實的人生，直至現在，在國際上竟用牠作宣傳教育的補助利器了。

電影的發明，並不很遠，不過發明以前，却是有許多科學家作了很多與電影的重要工作，現在介紹在下面：

攝影箱的發明

一九六五年法人喬司福他並非是個大科學家，有一次在無意中得到一個很微妙的小試驗，他拿一個小方黑箱子，前面挖了一個小孔，小孔的對方裝上一塊玻璃版，放在窗前，從這玻璃版的後面，由小孔中去看窗外的景色，當時並未介意，同年有一位科學家杜格拉知道喬司福的試驗，便去訪問他當時試驗的經過，杜格拉又根據這種試驗作了一番苦工的研究，竟於一八三○年發明了攝影箱。

電影的雛形

一八八六年美國人愛德華梅利波，因爲要用攝影箱攝取跑馬的照片，於是在路旁排列了幾百攝影箱，然後在馬開始跑後，攝影人們一個個的次第按動機關，每一箱中攝取一個馬跑的姿態，冲洗後把牠接連起來，置在放映燈前於是就現出馬跑的動工，以後一八八六年 愛迪生 又發明了電影機，在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巴黎初次試演電影，頗受社會熱烈歡迎，四月八日，得到了英國政府的獎勵和專利，四月十一日又得到了德國政府的獎勵和專利，如此直到一八九一年英人弗力司格林細心研究，製造出來一個精巧電影機，這種影機式樣與現在的影機相差不多於是電影事業從此開始了。

無聲片的消沉

由一八八八年直到一九二一年，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所出演電影片子，我們只能看而不能聽，因此當時無聲的影片多偏重於表情，而不注重聲音，同時在觀衆方面，每走到影院裏的時候，全身的注意力部集中到眼神的放射上，但是耳朵的聽力，却暫時失掉實效，有人當是有這種論調：「我最不喜歡看電影，因爲只能看他開口，總聽不到他的聲音，這太悶氣了。」所以無聲電影最受歡迎的片子，是涉水拔山縱火決鬥的一類驚險片。

有聲片的初步

一九○○年德人盧默，是位科學家，有一次在試驗室中，他偶然發現收音機電波的變動，突然激起光波的感應，而同時發出同樣的聲音，一九二一年瑞典科學家蘭金根據盧默的試驗發明了有聲 畫片，同年 美國伊立諾洲立大學教授波蘭人鐵可辛納又依據以前科學家所未完成之工作，經二十年的研究，遂發明了發音電影，其發音原理係用普通的電話收音筒去收音，由音波的改變而激動電波，然後再接觸到一個特製的光線，因光線的變動攝入到普通影片的邊緣，在放映的時候，藉着光電池的力量，將影片邊緣的光線回復的電波，更擴大爲音波，以致發聲，這是有聲電影發明最初的路徑，一九二三年美人勃隆飛城得到最後的成功，他利用光電感應的原理，將影攝入影片上，製成大小長短不同的尖角形，並又利用司勒紐姆的感光發電性，從片上不同的音符，再恢復不同的聲浪，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美國華納弟兄影片公司首先製成有聲電影影片「紐約之光」，上映以後，飽受社會熱烈歡迎，不久便有美國著名影片公司福克斯大規模產製有聲影片，直到一九二九年才推銷世界各地。

現在電影是佔有着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了。（完）



失街亭的拉雜談

昔年三慶班演此角色最齊整

蓋漢代末季，諸葛孔明抱絕大經濟奇才感昭烈帝三顧茅廬敦聘，白帝城託孤遺囑，於是鞠躬盡瘁，輔佐復帝劉禪，支持西蜀偏安之局其和吳征蠻破羌所有經過事蹟，不知耗費多少心血，始克得有相當收獲，惜乎兩番上表討伐魏國，竟因對方重用司馬仲達，實爲勁敵，以致六出祁山，未曾占取中原寸土之地，可見天意使然，誠非人力所能挽回，而唐代詩人杜甫有懷古跡之句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卽指諸葛孔明而言，誠屬妥當論也。至於梨園編戲採取三國時代事故繁多，每在一戲中，發揮表演，必有無限精彩，因之大凡歷史戲劇，當推以三國名劇爲最佳妙，在早年程大老板（長庚字玉山）掌三慶班之際，專以演唱三國戲劇著名，况且該班中角色完備，俱能克盡厥職，故此徐小香得有活周瑜，錢寶峰得有活張飛，楊月樓（卽老楊猴子係楊宗師小樓之父）得有活趙雲，黃潤甫（卽黃三）得有活曹操等等之美號，更有盧勝奎（卽盧臺子）譚鑫培（在彼時譚大王尙未享大名凡顧曲人士皆以小叫天呼之也）何桂山（卽老何九）李輔亭（卽李三）李順亭（卽李五）姚增祿，張淇林，（卽長保）諸伶參加其內，可謂人材廣衆矣。如演三國戲，眞能由桃園結義起至哭祖廟止。連台度曲數月，始得演完，久爲觀衆特別歡迎，實謂迨至，長庚物故未幾，三國班亦告解散，三國連台之佳戲，則不復變現舞台之上，凡嗜好戲劇者，莫不惋惜浩嘆耳。然而各戲班所演單折三國之戲，亦不衰頹，藝術精美者，繼續而生，演來頗博觀衆好評，卽以「失街亭」而論，若由坐帳起，至斬謖止，誠能引人入勝，在於清代光緒壬辰（卽十八年）前後時 季則譚鑫 培名望隆盛已極，如演「失街亭」必帶斬謖，（而亦有只至空城計下城卽告完竣則不帶斬謖矣）戲中人位除譚鑫培自飾諸葛孔明之外，必以金秀山飾司馬仲達，劉春喜飾王平，黃潤甫飾馬謖，（迨至光緒二十六年以後，鑫培主掌同慶班之時，竟與潤甫分道揚鑣，其馬謖一角，乃改由穆春山（卽麻穆子）充任。按春山演戲的技術，本屬平庸，唱則無板，做工多近草率。雖云處處效法黃三，而實難及其萬一。惟其人服從性甚好，每搭班必能恪守規律，絕不搗亂，亦無悮場遲到之咎，因此頗得鑫培重視任用。所以彼此相處

年久罨無聞言也）。汪金林飾趙雲，陸運桂飾馬岱，（按此戲中之馬岱本爲冠生應行，即是小生角而掛髯口也）。王長林慈瑞泉分飾二老軍，當在三次報事之探子亦由王長林兼飾，更覺適宜耳。斯時故應以同慶班之失街亭爲冠。同時長春班之張毓庭，鴻壽班之貴俊卿，玉成班之王雨田，均係法宗譚派，以技術論之，亦稱弗弱，若在細微之處着眼，不過離形得似而已焉。能與鑫培並駕齊驅也。後至光緒三十四年夏季，劉子斎（鴻聲）自上海返京，是時伊已由正淨改鬚生，曾在阜成門外南河沿阜城戲園登場。第一日戲碼即爲「失街亭」，配以黃潤甫李順亭，梅榮齋，陳鳴奎諸伶爲輔，誠不失爲一齣完整的好戲，怎奈鴻聲專以嗓音高吭取勝，難免有剛無柔，故於此類戲劇，尙覺缺點。而表情做派尤難臻到好處，嚴格而論鴻聲仍以斬黃袍允爲傑作，是所對工，按世人多以三斬一探加一碰，（即斬黃袍，轅門斬子，斬馬謖，四郎探母，托兆碰碑等戲）誇譽，惟斬馬謖一切唱做殊未能見長，所以近來某評家認爲鴻聲拿手的三斬，應以斬紅袍（即趙匡胤打鑾瑤之事故）變易斬馬謖，便稱對工，此說頗近情理耳。老鄉親孫菊仙偶時亦演「失街亭」之戲而在對於二老軍訓話加有大段演說，其詞爲勸導軍人愛國之意義，其念來誠有斬釘截鐵的氣魄，頗足令聽之動容，然在戲場別開生面，殊不免節外生枝，畫蛇添足之弊，誠非所宜，後學者切勿以此作爲金科玉律也。王又宸首次在地安門外天和戲園演唱「失街亭」（按又宸本係票友出身後乃正式下海譚鑫培以女妻之（鑫培有二女長適久佔上海武生夏月潤次適王又宸）因在出演之前，對於票界方面未能週旋融洽，以致某某大不滿意，是日竟集合多數下等人物到場觀戲，故意向園中賣座人役尋釁，終致大起爭鬥，飛擲茶具拆毀坐凳，秩序紊亂已極，而其他顧客亦飽受驚恐，又宸尤爲莫大掃興，後經有人將此種舉動之用意向又宸說明，又宸無法對待，祇可忍氣吞聲，反託人從中調解。結果乃在某大飯莊設筵大請票友人物，並當場按人位敬酒爲禮，祈求關照。而對於又宸夙抱不滿者，始告心平氣和，惟此次宴會消耗甚巨，又宸金錢損失則在千金之數矣。嵩亂不擋老伶工淨角錢金福在戲場可謂久經閱歷者，而曾於某處演失街亭飾馬謖當起霸之際，一時疏忽竟將烟袋荷包跨在臂上，當場，引得台下哄堂大笑，人皆指爲趣談。更有教育界名人姚恨吾，性好戲劇曾在某堂會中演「失街亭」自飾諸葛孔明，乃約紅豆舘主，溥西園（即侗五爺）飾司馬仲達，演至城樓之際「孔明則唱來來請上城樓聽我撫琴之句並作以羽扇相招之狀」，侗五爺乃故意與恨吾開玩笑，遂大聲向部下軍士而言，你等隨我殺進西城，便可將諸葛孔明生擒活捉矣。其飾司馬師者爲霍仲三，飾司馬昭者爲韓金福均屬老於此道人物。當時了然此意，遂一同回答云，父帥所言甚是，你我殺進城去便了，於是催動部下軍士一擁而入城中，就此下場，而恨吾獨留城上已成僵局。只得索然而下矣。此事知者莫不引爲笑柄也。前數年間北京銀行界名人張伯駒宅中演戲有「失街亭」戲碼則由伯駒自飾諸葛孔明，特約王鳳卿飾趙雲，程繼仙飾馬岱，余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此種作用乃係一時興趣所致，與技藝方面無甚關係，然各人皆拍有戲裝照像，神氣甚佳，頗具美術價值也。以上所述，皆係內行外行演「失街亭」之經過。僅余所知略舉數則，以供讀者聊作飯後茶餘之助，至於文言工拙在所不計耳」（鄭菊瘦）

半月影評

梅娜蘿·泰倫寶華新片

「雨來」簡評

「雨來」是二十世紀福克斯的新出品，由泰倫寶華與梅娜蘿所主演，劇情大概是這樣的：有英國貴婦愛溫娜（梅娜蘿飾）隨夫遊歷印度之蘭吉坡市，與擅長醫術之印度貴族少年蘭夫悌（泰倫寶華飾）發生戀愛，後以蘭吉坡市突遭水災又兼地震，蘭吉坡市頓成瓦礫，其夫埃士克斯爵士罹難身死，同時蘭夫悌應大君之婦之召從事救護工作，負責主持病院，愛溫娜因愛蘭之故，亦獻身工作，但不幸誤染役病，蘭救治無效，卒香消玉殞。而蘭之好友湯梅（喬治伯倫飾）與浮菌（白萊蒂珍司飾）二人，終於有情人成了眷屬。

這張片子整個的技巧上是相當可取的，不過取材是並不怎樣的高妙，如以印度爲背景的片子，我們已經看得很多了，尤其裡面穿插的印度音樂，也無非是舊套，還有在醫院做救護工作而身遭傳染病等也是在美國片子裏屢見不鮮的。至於其技巧的可取，就是大衆傾盆後蘭吉坡市成爲澤國，湯妙送愛媼娜回來，在小舟中又値豪雨，以致人舟俱覆一場面比較緊張，還有樓傾屋倒，爵士罹難之時，也夠驚險的。至於幾位演員的演技，筆者以爲泰倫寶華較優於梅娜蘿，梅娜蘿一副生硬的神氣，仍是沒有引人興奮的地方，其比較成功的還是新星白萊蒂珍司，她雖然是飾着比較不是怎樣重要的角色，而她表現一種少女天眞心靈，純潔的愛的流露的神情，確是很合身份的。

總之這張片子要說怎樣的佳妙，是不能的。嚴格的說起來，祇是一張中等片而已！（記者）

小情報

×…湯傑自導自演之「王先生做壽」，已在南京放映，全片角色仍爲王先生影片之全班人馬，殷秀岑，桑淑貞，葛福榮等均充該片要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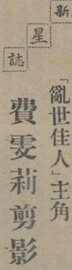
×…顧蘭君新片「紅樓夢」已運華北開映，極博好評，由岳楓導演梅熹，黃耐霜李紅等分飾賈璉尤二姐尤三姐，顧蘭君飾王熙鳳，爲新華本年度相當可取之古裝片。

×…環球新片「海上英雄」(The Sea Hawk) 爲埃爾弗林繼俠盜羅賓漢後之巨片，劇情備極緊張，由名導演合維貝勒所導演埃爾弗林飾主角弗蘭士道卜

×…滿映製作部最近曾與社內各課，及文化協會和民生部取密切的連絡，獲得未經攝製之電影劇本梗概一百二十餘部，這些電影本事，現正由計劃課整理和審查中，滿映來年之製作企劃陣容實頗堪注目

×…滿映與大同劇團提携作品「王屬官」，爲滿洲話劇團進出銀幕之第一聲，該片現已在各方面異常的期待裏完成。

×…滿映會發表，對於日本舞台劇「成吉斯汗」有改爲電影之意，目下滿映製作部爲了考證該劇中的時代，服裝和其他問題，正在愼重的進行中，據說東寶公司中之一部「前進座」，亦預備於該片中出演：此片攝製開始，將在明年春季來了的時候。



新星誌

「亂世佳人」主角 費雯莉剪影

現在假使有人問你，今年的電影中那本片子最偉大？我想你一定不用忌慮地說是「亂世佳人」這部片子雖然還沒有正式公演過，但是在全國的報上和雜誌上早有許多影評人發表過關於這部片子的評論，我們是已經看得非常之多了，而且這片子特別長，差不多要演三點三刻之久，電影迷的同志們，足足能够使你們過足癮。

在這裡面最吃重的主角是沒有名的費雯莉，由於這部電影造成了她的成功和地位，現在在好萊塢費雯莉無疑是一個第一流的紅星了，她在第一幕就出場，一直到完，故事的展開始終隨着她所扮演的絲加雷哈蘭的遭遇而演出，其餘嘉伯爾李思廉霍華，哈惠蘭，他們三人演出方面也相當繁重，所以這一本亂世佳人除了費雯莉是當然主角外，其餘三人，實在是不分彼此。

費雯莉的確是空前未有的成功她表演妬，怒，喜，樂，每一個地方都是再動人沒有了，她是演員中最成功的一個，電影學院的金像獎的獲得當然不是偶然的事。

表面上費雯莉的成功非常迅速，好像是很易容的，其實她的成功也是多年苦工的結果。

關於她的小史一定有許多讀者樂於知道的，因此不妨介紹於後：

她的父親歐納斯，立郗特，嚇得萊，性喜遊歷，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費雯莉生在印度大健嶺地方，她一生出來，她父親就繼續週行各地，所以她從小的生活往往在旅館裡過的，長此以往，終不是事，所以在一九一九的秋天她被送進倫敦修道院去，她在那裡居住了八年，造成了一個守規則的女子。

她第一次在學校裡上演過「仲夏夜之夢」那時她才八歲，瑪麗莎利文是她同學，以後在「留英外史」一片中二人合作過，她曾對瑪麗說：「我一定要做一個伶女」，她自己還對自己說過：「我一定要做一個偉大的女伶」。

在她十五歲的時候，已經有引吸男子的磁性，有一次她到瑞典去旅行，她曾經做了一次試驗，在滑冰的那天，她向其餘男子說她受了一點寒氣很不舒服，所以不能去參加滑冰，很想一個人靜靜睡一會，不准任何人去干涉她。結果呢？在滑冰開始的時候，找不到一個男性因為他們都去費雯莉那裡了。

在她十七歲那年，她加入了倫敦劇藝院，在第二年遇見了一個年輕的律師，在一個月之後，他們結婚了，她雖然結了婚，但是並沒有中止她從事戲劇的心。

最初她很不得意，他們只讓他裝演些不重要的角色，但她不因此而灰心，直到倫敦西部有一個上演戲劇的經理人，不顧她是一個未成名的女伶，立刻叫她擔任「道德的面具」中的女主角，在Amboss adar 演出的那天晚上，她的聲名立刻就傳播滿了倫敦全市，那齣劇繼續上演了半年。

在「道德的面具」上演之前，她生了一個女孩子，她在舞台的工作實在太忙了，對於家事不能兼顧她的丈夫因此對她大不滿意，同時亞歷山大高達，願以每年五萬元的薪俸和她簽訂五年合同。

有一天在亞歷山大高達的辦公室裏她遇見了倫敦人最喜歡的男人勞倫斯奧立佛，她看見了勞倫斯，的確有一見傾心之感，勞倫斯去拍「魂歸離恨天」她因和高達的合同關係，只能留在英國，不得不分別而她實在有些戀戀不捨，但結果他終於去了，她答應在聖誕節前後去看他。

她如期履行她的諾言，在到好萊塢的第三天，她去參加西爾席克的攝影場，在那裡西爾席克正在找尋一個適當的女主角，許多大明星如蓓蒂黛維絲，凱撒玲海蒂，瑪麗莎利文，瑪琳霍金絲，卡洛朗白，薛愛梨都曾經考慮過而實行試驗，始終沒有解決。西席爾克看見了費雯莉覺得她是實在適當沒有的演員於是這一個人人想做而事實上做不到的角色，給費雯莉做去了。

最近勞倫斯，奧立佛和他太太正在辦理離婚手續，費雯莉的丈夫也願意和她離婚，所以不久我們將看到她和勞倫斯奧立佛結婚，如果她喜歡他的話。

（完）

——徐舒——

滿映兩京星



滿洲映畫協會近年來已有突飛猛進之勢，尤其對於演員人才之吸收，更不遺餘力，如李香蘭，季燕芬，邱洪君等已在影國中佔有極大之地位與聲勢。而其中之兩位北京明星——李明與白玫尤為滿映在演員陣線上平添不少聲勢，按李明生長北京，愛好藝術，具有現代女性之典型，入滿映後屢任主角，在演藝上頗博佳評，在「東洋和平之路」中已奠定了她在影國的基礎。至于白玫是由華北電影公司所轉入，在華北時曾有「更生」一片問世，有豐富的演劇天才，個性好動，並擅舊劇及歌唱，入滿映後，主演之「黎明曙光」為觀衆所愛戴，現為滿映之重心演員之一。

（完）

談「搜孤救孤」

係有價值的戲

國劇每一齣的取意，大半是陶冶人的品德居多，我們就拿「搜孤救孤」來說，這戲裡無不合着正義。而此劇立意尤佳，並能抓住一般人之「惜命」愛「子」之心理。「命」和「子」是萬不可失者。公孫杵臼偌大年紀，先刑後斬。程嬰年已半百而能捨去「獨生幼子」。此皆非常人所能者。若謂彼等為報答「趙」恩。趙朔門客衆矣！何獨彼二人賣此力氣焉。由公孫杵臼口中說出：「天吶！天吶！看看忠良無救了」！可見彼非全為報答趙恩也。然在法場祭奠時，顯出程嬰離公孫杵臼差遠矣。程唱元板：「都道我，享榮華與富貴。斷送忠良後代根！可憐我好心成歹意，滿腹寃屈對誰云」。此固作者欲襯出法場之人，皆信假為真矣！作法固妙然加程以汚點！且全劇程嬰均不好！前者求捨子時：「娘子你我夫妻，受過趙相大恩」：……。彼雖以此言之婦人，但其心亦如此耳。固然「報恩」亦美德也。然終遜公孫杵臼之「看看忠良無救應」一籌也。

全劇無一不發自正義，所以，我說這戲是有特殊價值的諒不為過份吧。

曲工濟時

菊壇遺聞

多情之盧京兒

棄其伶業以報知己之恩　從宦服勞十餘年如一日

張聊公

清季名伶，每多俠行義舉，傳播人口，梅巧玲曾焚其故人之債劵，並為經紀其喪，路三寶，朱文英，同赴菜市口，收立山之尸，為之營葬，諸如此類，殆不勝述，近日偶讀清人所著「螢窗異草」，（作者自署長白浩歌子，未知何人，光緒初年，上海申報館尊聞閣主人，曾仿聚珍版，為之梓行），記京師名優盧京兒，與某孝廉之事，則尤足使人嗟歎不置。所述某孝廉追逐盧伶，如醉如癡，斯固近頃所謂捧角家者之常態，而盧伶所以報知己之恩者，乃有（一）盡充僕從，為之服役，夕陳歌舞，博其歡娛。（二）盡出所蓄，為營幹仕途。（三）隨宦赴任，謹飭端勤，不敢問衙署事，十餘年如一日。（四）孝廉卒於官，扶柩歸里，臨穴一慟，始辭歸，綜此數端觀之，其對知己之感舊圖報，始終不渝，實為近來伶工所未見，以視梅巧玲輩之行誼，蓋尤難能而可貴矣，爰將此篇，照錄如下，以表揚此一代之義伶，為梨園留千秋之佳話。

盧京本名京兒，以妙齡絕色，為優於都中，名噪一時，秀水某孝廉，以候選在都，見而悅之，恆流連不去，孝廉素貧，囊空如洗，不能出纏頭費，惟於演劇處所，攜百錢，日往一遊，駕言觀場，實則意有所為也，京師名園數十處，每以班名揭於市，孝廉偵之，得其所在，輒竭杖頭物，奔赴恐後，雖遠弗辭，至則息慮凝神，木坐於場側，盧出則翹首以觀，盧入則曲肱以臥，且於其來也，若睹名畫，注目弗移，其去也，若送飛鴻，神往不已，場上一顰，孝廉亦為之一顰，場上一笑，孝廉亦為之一笑，雖諸伶紛沓盈場，而精神有所專注，耳之所聞，非盧若無聞也，目之所見，非盧若無見也，或問所演何劇，則答曰，予烏能知，於是戲癡之名，同鄉人咸傳為笑柄。

乃盧以色藝擅場，自矜得意，目中初未有此人，比及年餘，竟無虛日，其坐則尺寸不移，其態則初終不易，目孜孜而神戀戀，祇專注於己身，盧亦微有所覺，始猶竊笑，久而以為奇，益陰伺之 孝廉之若逘若迎，眞將性命之不恤，盧亦不禁感動，既而不得其名，叩之園主，則笑曰，此戲癡也，隨子有年矣，子故未之知耶，盧深以為異，更物色之，得其詳，則雖登桂榜，實寸寒氈，非能向梨園中買笑者，心益憐之，躊躇數日，竟棄其業，席捲所有，歸孝廉，見即泣拜於地，請為僕，孝廉雖鍾情有素，初不虞其自來，不禁駭然，立辭之，而並詰其故，對曰，非敢有他意，感君之青盼，使人不能自已耳，繼以號泣，卒不肯去，孝廉因留之 盧晝則青衣若斷蓋，代孝廉執炊，夜則市斗酒，易女妝，歌舞於氍毹之上，以悅其意。

及孝廉將寢，則辭出曰，非變此殘軀，深慮損公盛德，孝廉習之已久，非愛而重之，而賦性聰敏，倚之如左右手，迨選期將屆，盧又出已資數百金，為孝廉營幹，得銓大邑，孝廉素鮮積蓄，一切赴官之需，舉出於盧，倍深感激，抵任，命總衙務，輒辭不諾，曰，從公本以酬知，若如此，是以為奇貨可居也，况優人用事，上憲將為之寒心，竟不受，故從宦十年，不若綺筵數夕，及孝廉卒於官，代紀其家，扶柩歸里，臨穴一慟，始辭歸，晚年至京，貧且老，以教歌為活，有浙人知其事者，或以孝廉語之，輒流涕不止，以為失生平第一知己。

閒話戲包袱

伶界中之所謂戲包袱者，蓋言伶人無所不能也（俗謂戲簍子之稱）若底包然，生，旦，淨，末，皆能扮演，故有戲包袱之名，但此等角色雖唱作平平，而伶界頗甚倚重之，每一班中必不可少，蓋為拾遺補闕，問字傳聲，作蕭寺閒鐘之待叩也。十餘年前，老伶工劉景然，能戲不下數百齣，故有戲包袱之稱，自劉伶故後，能以戲包袱自居者，僅李洪春一人堪稱其職，且角中則推瑤卿一人耳。郭春山能戲亦復不少，但其偏重零碎，究非完材。洪春，瑤卿二人腹笥淵博，善藏劇本，每排一劇，必能轟動九城，實足令人欽佩，故戲包袱之名當之無愧也。

劍萍

新片介紹

米高梅出品

「新月」

麥唐娜 主演

在過去，珍妮麥唐娜的片子，可說是借重於她底歌唱的，從「璇宮艷史」以及「戰地笙歌」等片子裡，我們都可以相信這話是實在的但是「新月」却不然，雖然也有一點是施展她歌喉的地方，但祇是佔着全片的極少部份，雖然她的對手——男主角仍是她的老搭檔納爾遜埃迪，而還有唱出的場面。

這片子——「新月」是一部輕鬆的喜劇，全片始終是在嬉笑的氣氛裡展開着，不過這裏面雖是充滿着笑料，但却有不少的緊張場面在刺激着觀衆底情緒。

麥唐娜在這片子裏是飾一個叫瑪琳，波諸阿的富家女，是很切合身份的，納爾遜埃迪是飾一個却爾斯男爵，由俊俏的僕歐而至雄糾糾的武夫也相當地成功的，其能如李察潘契爾之亞力山大，斐斯開登之露等等也都很稱職，導演勞勃，潑那地對劇情的展開，高潮的處理，對話的含蓄都有很巧妙的運用，這雖然一部份不能不歸功於原作者西蒙•羅勃。

這「新月」的劇情我們可以把以前的舊片撮合起來作一個介紹，比如說它前半部却爾斯在紐亞蘭瑪琳家裏的一節，彷彿是威廉鮑華之「俊僕偷香」的片段；在中間一段美華號船之遭遇颶風而觸礁發現了新大陸——荒島，可以譬作「魯濱漂流記」或是最近的桃洛斯拉摩之「颶風」等樣的過荒島生活之類；至於末了呢，則是什麼革命成功，亡命者的恢復自由，男女主角終於成了眷屬。但這片子的劇情雖是這樣—沒有新的發現，可是因為連貫的得法，反成了一部很好的片子，譬如在上半部却爾斯與瑪琳正在燒着戀火的時候，而州長要求來搜查瑪琳家了，接着却爾斯走後的次日就發生了事故，這種處理都是很巧妙和使人覺得輕快而緊張的，還有末了在島上聽見炮聲，瑪琳以為却爾斯去犧牲，瘋狂地在追下山去的時候，却見她的丈夫在接受政府給他使他自由的旗了，這都可以說令人驚喜交集的手法。所以這是一部值得推薦的片子。

（完）

——洪偉明——



羅蘭·麥蝶絲遺事（一）

翻譯小說

森林裏

不知何時，黑黝黝的夜幕籠罩起門脫羅司的大森林來。就在白晝，恐怕也不會透過陽光的亘古的大樹們，從幼小的時候就緊的拉着腕臂，嘲笑着人們手裏的斧鉞。一張張的樹葉的細語，像在談講着他們以往的亘古的秘密。

這座蒼鬱的大森林，仔細一點說，是從以山明水秀著名於蘇格蘭的門脫羅司城，祇過一個高原的山巒裡。莫說人影連一縷烟也不會有的森林深處，奇怪的這時節竟會浮動着螢火一般的燈光。

不知在甚麼時候蓋的，一間小小的屋子，只用幾根柱子粗草的撑搭着。令人奇異的，却是從那縫隙裡竟漏出了世上希有的微妙的鋼琴的聲，源源的漂盪在無人的樹林的黑闇裏。

但，比這還要珍奇的却是小屋裏的情景：

這其間，漂亮得天下再不會找出第二人來的一位美麗的少女，半裸着身子，做夢一般的合着音樂的拍子跳着舞。

而且她的舞踏，突破了一切被形體限定了的姿體，是從「無」生「有」的，天衣無縫的款動，時或像流在岩石上的怒濤，濺碎而成泡沫，時或像絕壁上和星星說話的婀娜的歡喜，猿猴在溪流撈月的遊戲……宇宙上森羅萬象，全隨着這美少女的纖手而自如自在的開展着…………。

樂音突然停止，少女也頹然倒在床上。——從「有」還到「無」的刹那間的疲倦，使那美麗的臉兒斜伏着，身子激情的波動着……。

「小姐！」

招呼着的彈鋼琴的女人。一個有着天壤之差的醜陋的皮膚淺黑的中年女人。

「眞的，是多麼漂亮的跳舞呵！小姐眞是個跳舞的天才！」像不勝其感的說着。

「呵！別那麼說吧，黑蒂！」

支撑起半個身子的少女，閃耀着美麗的瞳仁：

「這都得感謝你，你能給我奏鋼琴，我才能那樣跳的。可是像我那跳法，能算得好嗎？……我把樹林裏山谷裏所見到的一切，都跳了出來了！哈！哈！哈！」

「不，那樣才好呢，小姐！若被甚麼拘束住可就不妙了。隨着自已的心情，自如自在，不論跳舞或生活，甚麼都得隨自已的心顯擺佈去，在這兒才能惹人注意，才能牛出很大的力量，然而小姐，能有福看到這樣標亮的跳舞的，祇我一個醜陋的人，您一定會覺得不滿意吧！哈！哈！哈！」

「呀，可別那麼說——好了，等父親同來的時候，我一定好好跳一下給他看，想父親一定會吃驚呢！」

「一定會的。可是老爺現在到底在那兒？把這樣美麗的小姐孤單單一個人留在森林裏，打算怎麼辦呢？小姐，對已經故去的太太，對使您吃苦不顧的老爺，黑蒂一定會使小姐出落得漂漂亮亮的給他們看。對了，漂漂亮亮的，世界上第一個幸福的漂亮的人兒——。」

說着立起來，扯住少女的手靜靜的拉着，深沉的凝視着她的臉，用力說着：

「小姐！原來小姐是這世上第一個美人兒。女人的美麗是能戰勝一切的絕對的武器。像有小姐這樣美麗，到那兒也不用愁了，像小姐的跳舞有着不被甚麼拘束的自由一樣，小姐的美麗也需要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不要被甚麼拘束了，一切都得自由的，隨心所欲的——」

向着聖潔的少女的魂靈講述着的，惡魔的咀咒般的黑蒂的聲音忽然停止，吃驚的瞅着門口。

隨着穿過林間的一陣急風，做夢也想不到的馬蹄聲，漸漸逼近小屋前：

「對不起，今晚打算打擾一宿。」是誰訪問的聲音。

兩人面面相覷，

在這樣深夜裏，連白晝也不會有一個人影的森深處，是誰？……來做甚麼？

「黑蒂！——」

眼睛裡燃燒着不安和好奇，少女兩手緊抱着袒露的胸脯站着，黑蒂慌忙推着她的肩，把她藏到幕帷後，走近門口冷冷的回答：

「不知您是甚麼事情，這兒祇是女人的住處。」

「絕不是甚麼歹人，實在是爲和打獵的一群走散了帮，迷在這森林裡的，而且馬脚又受了傷，太打擾了，庫房那兒都可以，祇要您能留這一宿。」

「……」

「絕不是甚麼行跡可疑的人，我是國王陛下親衛聯隊——陸軍將校」。

「然而，這兒——」

「不要緊，知道這兒都是婦人們，您不妨先開開，若有甚麼不相當，我立時就會走的。」

「黑蒂，開開吧！」

少女在幕帷的背後用清亮的聲音說着：

「不是說是陸軍將校嗎？一點也沒有甚麼可怕的。」

門外的黑闇突然照射着耀眼的光。在那裡，一位手執白馬韁轡的凜凜的青年士官，從迷了途小半天的飢餓和疲倦被救了出來，然燃燒着再生之喜悅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瞅着裏面。

灼熱的印度

一八三八年年四月七日，巨輪直布羅陀號到抵加爾各答從船上颯爽的走下了一對美男女，是維禮，詹姆士中尉和愛妻羅莎娜，姬爾巴特，後面跟着媽姆黑蒂。

由偶然的機遇而傾吐到天明的門特羅司森林之一夜，使這兩個漂亮的人的心，緊緊的貼在一起。

但在利物浦有着相當的財產的中尉的父親，因爲女人的出身不明，曾激烈的反對着兩人的結婚。原來在當時羅莎娜的父親依然不知下落，關聯着這其間的討厭的報告還占着文書的一部分。

在失望的中尉的胸裡，像狂瀾一般的翻騰着的，是羅莎娜的愛的耳語。

對的！從討厭的歐洲天地逃了出去。却好，從印度阿拉哈巴駐屯軍來了選拔遺派青年將校的要請。

印度！往印度去呀！在常夏之都阿拉哈巴，兩人而愛的紅色的花，會毫無忌憚的開放起來——。

這樣決心的他，立刻向聯隊長提出了志望書，等得了完全的許可，背着父親和羅莎娜結了婚，走出了教會的門，而到印度洋上度着快樂的新婚旅行。從惘然不知的父親那兒領得的許多餞別費，使他倆整個的沉醉在幸運裏。

及待到了一看，灼熱之都阿拉哈巴，到底不是從原始林

裏牛長出來的她所能受得了的地方。於是中尉又用許多的錢在離有十餘里的高原上，租了一所適意的平房。自己循規蹈矩的住在營舍裡，只有在公餘時，騎馬跑來享受短時間的團欒。

在這種快樂的幸福的日子繼續了一年的時候。羅莎娜的美麗增加了輝耀的豔色。成熟了的肢體洋溢着健康的魅力，眼瞳像黑耀石般的光亮着，到現在的孩子氣的處女體態，也完全變成了婦人的帶蠱惑性的媚態，閃耀着使見她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惹惹情牽的嬌豔。

和這樣一位絕世麗人携手散步的中尉的姿體曾深深惹起同僚們的嫉妬。駐屯軍聯隊長鳩思上校，特別喜歡這純情的青年將校，一切事 情不借另眼看 待，一天，把中 尉招呼了去：

「喂！」上校笑着說。

「你把那們漂亮的太太，和媽姆只兩個人放在家裡確有點不妙。若實在說在這兒呆不下去找一個年青力壯的男人守家不是很好的嗎？却好這兒——，」他與高彩烈叫來一個棕臉的印度兵，上校的護兵那爾馬。

「這小夥子錯不了。年青可有信用，若動力氣那更不用提，若不嫌的話，送給你太太做個使用人——」

聯隊長的贈禮，中尉自不必說，連羅莎娜也非常歡喜。旣認眞，又聰明，而且有着不像土人的潔癖。這一切切，實在適洽一位好漂亮的年青夫人的心思了。

像這樣和平的生活繼續了三個多月的某日，晴朗得使人非常快意的星期六的午後，許多日子沒看到妻子的臉的中尉把給她買的各樣東西裝進袋裡，正往馬背上拴的時候，慌慌張張的跑來了上校的傳令兵。

甚麼事？——

懷着疑的中尉，盡力鎮靜着心裡無謂騷亂，及待到了聯隊長的屋裏，終也沒見過的苦澀着臉的鳩思上校：

「唔！維禮中尉。」祇說了這一句，眼睛向別處瞅了一會兒，像在尋思着下一句話。不久：

「你，現在還去嗎？」突然這樣問着。

「是。」對這突然的問話，中尉睜大了眼睛。

「唔。你若不去怎樣？」

意想不到的一句話。

「咦？」

「不，你——」上校把說不出來的苦悶全撮在額角上：

「實在，實在有一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對這事我也負有重大的責任——說起來本應當向你謝罪的。然而所說的罪，明明在你太太身上。」

「隊長，甚，甚麼事情？」

「中尉，不許吃驚，你太太和那爾馬那小子通姦了！」

「甚麼？和那爾馬？……哈哈哈！隊長，眞是笑話，羅莎娜能幹那混事嗎？哈哈哈！」

「不，也不怪你那麼想，這一程子聽到這事，我也曾笑話過這照例又是那羣年 青小夥子們 由於妬恨而造的謠。然而，今天的今天，可不能光笑話了。中尉，那爾馬昨天到阿拉哈巴買東西來了，在那時遇見了同伙的兵士，藉着酒氣便洋洋得意的說了出來。被你太太再三再四的逼迫着，現在每天——」



「請，請等一等。隊長，那，那到底是眞事嗎？」刹那間。中尉的臉變得蒼青。出人意外的隊長的話，想信又沒法信的奇怪的謠言……

「證，證據呢？……」

「證據？中尉，本人的話比甚麼證據都眞實。這還不算，那爾馬說了些不堪入耳的話以後，聽說又把太太賞的一捲鈔票拿出來給人看了。

「……」茫然睜大着的中尉的眼裡，漸漸射出恐怖的憤怒之光來，緊握住單刀的把柄的左拳，震顫得格格的響出聲來。

「中尉，這責任我得負擔一半。同時那一半仍須你負擔。你過於使她自由了，罪的一部自然在那僋馬身上，但大部分不用說在你不貞的妻。然而維禮中尉，你是有着光輝的英國陸軍將校！爲了拭去臉上的泥土，犯不上和姦夫姦婦拚命去。中尉的性命，不同平白的人。怎樣？明白了吧？」

聽到充滿溫情的上校的話，維禮默默無言的低着頭，在那蒼白的臉上，拚命的咬着嘴唇。

× ×

星星在天空眨着眼，地上流邊着虫聲。然而中尉的眼裏耳裡，甚麼也不會映射進去。

在平房臨近下了馬，那時節……這樣想着，手指無意識的貼住手槍的火門。

開敞着的臥室的窗戶，白白的垂着蚊帳，搖幌着的燭燭光影，錯亂的映出了淡淡的夏夜之夢。不知在這燈影裏中尉看到了甚麼，突然嗤的一聲將紗布撕下來，中尉的身子像一顆鎗彈般的跳進屋裏。

在這瞬間，那爾馬手裏早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劍站在那裏。

短劍和手鎗，不顧旁邊的美人，漸漸的逼近着——於是咄嗟之間，在尖銳的鎗聲冲破了高原的夜空的時候，年青人的短劍竟奇妙的刺中中尉的胸膛。

虫聲截然停止，一羣夜鳥，慌忙把羽聲留在水面上一齊飛去，在一切返回沉默的屋裏的一瞬間，羅莎娜又蘇甦了意識而睜開了眼睛。

黑蒂冷然站在旁邊。

「小姐，挺起精神來，小姐現在不是太太了，對了，要更自由的，大膽的！」

說着，扯着手將她拉起來。

「是的，我——」

羅莎娜的面頰上泛起紅色，冷冷的瞅着兩個屍體低聲說

「我是個漂亮的女人。黑蒂，我的世界在歐洲呢，像這樣黑人國眞叫人一籌莫展。喂，快點收拾收拾——」

門脫羅司森林裏的美人，阿拉哈巴的女神羅莎娜的衣服在這兒完全脫掉，豔妃羅蘭夢蝶絲的幽情史的第一頁，便這樣被新鮮的血跡點綴着。

歡樂的巴黎

「哦！」

不覺吃了一驚的倒抽了一口氣的經理，睜圓了眼睛死盯盯的注視在來客的臉上。

原來這位突然的來訪者，是一位幾乎想像不出來美麗的妙齡婦人。

巴黎的蒙馬須特爾「佛里，白耳街劇場」的應接室。
美人幽雅的點着頭坐下。

「對不起，在這樣忙亂的時候。」微笑的說着。

「願有甚麼！」

顯然經理的態度有些狼狽。

「請不必客氣。我就是您要會見的經理。也因爲您太美麗了，那，哈哈哈………」

因爲是偌大的大劇 場的經理，咄嗟之 間又重新整起陣容，對方也輕輕微笑的會着意：

「呀，那眞 不敢當，光榮極了，哈哈。喂，話又說起來，我今天早晨看了報紙——」

「報紙？」

「嗯，曼謝蒂小姐失踪的事…」

「………」轉瞬間，經理的臉又佈滿原來的憂鬱。

原來這劇場關係者從昨夜起一點覺也沒睡。本劇場的金招牌，名滿全國的「普麗瑪，白雷莉娜」的曼謝蒂小姐，在她的角色上演中，突然失踪這件意外事，昨天傍晚時節才傳到經理們的耳朵裏，當時，對等待着開演的滿滿的觀衆們，只好說是得了急病而勉強搪塞過去，四面八方都搜尋到了，依然音信皆無，誰料今晨的報紙上，早把她失踪的事用鮮明的特號標題登載出來了。更爲着像這樣誇極隆盛的大劇場的經營者，受到這致命的打擊，將無再起之希望等等。

高闊的劇場裏面，各各角落裡，聚集着三三五五的演員切切的談講着今晚會怎 樣開演，站在事 務室的從 事員們，倦倦的抱着肩，茫然面面相覷着，素有來歷的佛里，白耳街爾劇場，竟在創立以來的歷史上添上汚點，而決定暫時休業……這時節。

突然來了位無介紹的訪問者，若不是妙齡婦人的話，經理就不會見的了。

當時那美人，一點也沒關心到經理的陰鬱的心情。

「您大概很是發愁吧。但這不要緊，因爲現在有了一位漂亮的，不，比她還要好的人呢！哈哈哈！」說着，嬌柔的笑起來。

「甚麼？」經理像中了風邪似的：

「你說甚麼？」又問了一句。

「替身呀，曼謝蒂的。」對方理直氣壯的回答着。

「甚麼？曼謝蒂的？」

「對啦。不論多漂亮的小鳥，一旦從籠裡飛出，想抓回也是無用。遠不如向那空籠子裡，又飛進一隻更珍奇的小鳥——」

「等，等等小姐。那小鳥，不，那替身的本人呢？」

「本人呢？，本人在您眼前呢？」

「咦？眼前？哈哈，小姐也太幹甚麼了，正是這忙亂的時候，您竟說起笑話來……」

「笑話？經理！您是在說笑話吧！眞是目空一切的人。好了！佛里，白耳街爾院的經理……」

說着站起來，經理慌忙擺手：

「小姐！您，是眞的——」忽然眼裡射出光來。

「經理！」

黑耀石一般的眼瞳裡，現露出無限的魅力，美人這樣說着，靜靜的瞅着經理的臉，嫣然在面頰上現出了兩個笑靨：

「您以爲如何？用不着客氣呀？她和我，到底誰美？」

「那，那還…」經理咽了口吐沫：

「自然是您美麗。不，我，說句失禮話，到現在我還沒看見過您這樣美的人。」

「是嗎？哈哈！那麼把您這讚美我祇領受一半吧。女人只憑美麗是不行的，最要緊的魅力呢？」

「自然，您——」

「您是說『有』吧！這一說，站在舞台上的第一個條件算合格了。第二個第三個條件，經理，請您質問一下。」

「好，好吧，那麼我就問一下。」不知何時被引入美人的話題，經理漸漸興奮起來：

「第一，您在舞台上的經驗？」

「呀！舞台上的經驗？經理！過去的經驗若是那麼可貴的話，世上不會出現新人了！您還是尋 找那失去的小鳥去吧！」

「………」

「您以爲觀衆在要求着甚麼？常常是新鮮的，潑剌的刺激………」

「不錯。我算說敗了。然而，一日也沒有舞台經驗的人——」

「滿行呀經理！別人一百遍經驗，正是我的第一遍呢」

「哦！那眞………好吧，說到這兒。小姐，您若上了舞台，那最要緊的跳舞是跟誰學來的？」

「大自然！」

「甚麼？」

「跟宇宙的一切現象。哈哈哈。我生在英國一個大森林裏，和我遊戲的夥伴是美麗的小鳥和可愛的動物們。我與這些夥伴們學來了各樣唱歌和跳舞。……經理，您知道嗎？猿猴在溪流撈月的跳舞？」

「………」

「瞄準目的物，盤旋而下的鷹的跳舞？」

「……」

「這其間一些也沒被甚麼拘束着。一切都是生動的。我的跳舞也和這一樣，人們作出來教人的被拘束住了的型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剎那剎那的活着的迅速的生的躍動。」

「小姐！」經理像忍不住似的挺起身子叫着：

「求求您，能把那生的跳舞叫我開開眼界嗎？」

「好的。」美人嫣然答應着。

「我也求求您，不必客氣，在舞台上請您充分的品味一下吧。」

「好！」經理站起來，一面用力按了一下鈴，忽然像想起了甚麼似的：

「啊，對啦，倒把要緊的事情忘了，您原來叫甚麼名子？」

「我？」歪着小頭，臉上充滿着說不出來的嬌艷，從笑靨裡：

「蘿蘭•夢蝶絲！」輕輕說着。

「蘿蘭•夢蝶絲小姐……。」

「就那麼叫吧。眞是好名，哈哈哈。我一定叫這名子傳播到普天下！」

是多麼充滿了自信的態度！睥睨一切的挺着胸脯，明朗的笑着的女人的美

偌大個經理，也迷惑了似的，一時茫然的注視着那只側臉。

舞蹈「森林裏的處女」
蘿蘭，夢蝶絲小姐特別出演

佛里白耳街爾劇場的正面，高高的貼着的前面這張紙，會惹動了全巴黎人們的好奇的眼光。

——註附圖爲蘿蘭・夢蝶絲——

（未完）



釣魚的派別

左卷施

在我國漁獵時代最初發明的捕魚工具要算是網罟了。史記上載：「太昊伏羲氏始作網罟，以佃以漁」易經上說：「結繩而爲網罟」網和罟是一類的東西，既可捕魚，也可捕鳥獸用。在最初發明的工具當然是最簡單的，以後爲了應用上的便利，漸漸改造，遂有專爲捕魚的工具，如罾，罛等物，這些都是用繩編製的，也有一種用竹編製的如罩，笱等物。這些用竹或用繩編製的捕魚工具，也還是網罟一類的變形，在構造上是沒有多大改革的。嗣後人的技巧漸漸發達，另有一種新的捕魚術發明，這就是釣魚。發明釣魚的人是誰，在書籍上雖沒有明確的記載，但釣魚的方法在周朝已有人用了，詩經召南篇裏有「其釣維何？維絲伊緡。」之句，可以作證。

就生產的意義上說，釣魚是不如網魚收獲的多；可是釣魚的人大都不是爲了生產的目的，而是爲了興趣。自古及今常有一種「爲釣魚而釣魚」的人們，他們不是爲了賣魚或吃魚而釣魚，於是釣魚就成了一種藝術。據說藝術是無國界的，所以不論是東洋或西洋人也都有喜歡釣魚的。這是東風西漸，或西風東漸，亦或各自發明，却不可考了。

不是爲了吃或賣的目的而釣魚，大概可以說是藝術的釣魚吧。藝術的釣魚也有兩派，不妨借用文藝裏的「言志派」和「載道派」來說明。那就只好創造「言志派的釣魚」和「載道派的釣魚」這兩個新奇的稱謂了。

言志派的釣魚是最有釣魚興趣的人。他雖不爲了吃或賣但有這種癖好，正如下棋一樣。宋人詩裡有句云：「忍凍不禁先自去，釣竿尙遣別人牽。」多天本不宜於釣魚，而他偏有這癖好，以致凍的忍不住寧肯讓別人暫爲代拿釣竿，也不肯作罷。唐柳宗元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在大雪之後，氣候嚴寒，山上的鳥和地上的人一個都見不到，寒江的魚恐怕也要躲到很深的水裏吧？而這老翁偏偏要釣魚這兩個唐宋的釣魚人，不是爲了興趣，想不致作出這樣傻事來的。可見言志派的釣魚人，沒有物質上的得失心，他的興趣又是在釣魚，而不在得魚。他雖然也希望釣着魚但他釣着魚的歡喜，不是像小兒得餅一樣的口腹上滿足的歡喜，而是藝術成功的歡喜。

孔子是熱心於治國平天下的人應當列入載道派的人物，但他的私生活却和言志派的人物相同，論語上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站在人道主義上說，這種行爲是由於孔子有好生之德，不忍殘害魚鳥其實這是道學家的見解。如果孔子不忍殘害魚鳥，就不會釣魚，即在白天也不會射鳥的了。正如孟子所說「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釣魚和網魚，同一殘忍，只是在獵獲上數量的差別，孔子何至於這樣不澈底呢？其實這是因爲孔子對用網打魚或在夜晚射那宿在林子裏動也不動的呆鳥，感不到興趣的原故也就是孔子把捕魚或打鳥看成藝術，所以才這樣作。他是言志派的釣魚者，對於打鳥當然也是一樣。

載道派的釣魚的人們，雖然身在釣魚，心却不在釣魚。本來釣魚是一般人認爲無聊的事，而他是懷着不世之才的人。有不世之才的人却作這無聊的事，所顯示給人的是他的懷才不遇。希望有人能憐憫他的不遇，而登之廟堂之上。雖然他在河邊垂魚，像是隱士的生活，其實隱的背面，正因爲有顯的希望在潛伏着。換句話說，隱就是顯的準備。沒有黑天，也就無所天亮的。所以載道派釣魚的人，表面上雖很閒適地握着釣竿，却時常焦急地盼望有聖主來聘請他入朝主政。他是不屑於自荐的，只是在期待，期待着聖主的到來，像他期待魚兒上鉤一樣。他相信命運，相信人的能否得到聖主的知遇，正如釣竿能否釣得到魚一樣。釣魚是機會主義的表現，所以釣魚就表現了他的人生觀。

史記上說：「姜子牙年八十，釣於渭水，…」文王出獵於渭水，見父老釣。王問曰「叟樂此乎？」對曰：「君子樂其行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也。」王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之後車以歸。」姜子牙在釣魚，却說「吾非樂於漁也」，在這話裡已可看出他所以釣魚，只是在「樂供其事」前的消遣。他果然在八十歲時釣得他心裡所想的魚，於是放下釣竿，入佐朝政。後來作了武王的師，又幫着武王代殷有功，封於齊國。載道派的釣魚者第一個發跡的是要算姜子牙了。漢朝的嚴子陵（光）也是這一派的人物，史書上曾有這樣的記載：「……後齊國上書，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經，遣使聘之。」羊皮袍本不是奇裝異服，不過穿上釣魚就會惹人注目，不然齊國上書不會特爲提到他的服裝的。他雖在釣魚却穿了羊皮袍引起別人的注意，使別人以爲他是異人，自動地去報告「聖主」，他的發跡的日子也就到了。韓信在窮困的時候他在城下釣過魚，後來轟轟烈烈地封爲淮陰侯。歷史上像這樣在野釣魚，入朝爲政的人物，恐怕還不止這幾個。但就從這幾個人裡，已可看出他們的釣魚，是在期待時的消遣，或者是找官作的廣告，不過這種廣告是一種暗示的，正如女孩子拍着枕頭唱催眠歌，是在有意或無意中顯露出要作母親的暗示一樣。

杜甫有詩曰：「……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從這詩可以看到釣魚的心情。前兩句是說想入朝而無媒介，有枉生在聖明之世的羞恥！後兩句却由於看到垂釣的人的啓示又覺悟到入朝不如在野閒適。這因爲垂釣者是有所事事的，也是有所欲爲的，倒不如水裡的魚，是無所事事的，無所欲爲的。把垂釣者比作在朝的人，把魚比作在野的人，這樣看來，垂釣者却不如魚的消遙自在，所以只有羨魚情了。但杜甫所指的垂釣者，是屬於載道派的，因爲他期待着有聖主來訪，所以他的心情才不如魚的閒適。如果是言志派的釣魚的人却有和魚同一閒適的情趣，持着魚竿，到了魚我兩忘的境界，並沒有期待勞乏的表現。倘把「莊周夢爲胡蝶，焉知不是胡蝶夢爲莊周」的說法來解釋言志派釣魚的心情，那麼，雖然他在釣魚，未嘗不是魚在釣他呢？

總之，這兩派釣魚的人，正如姜子牙所說的，一派是樂行其志的，一派是樂供其事的，但都不是平庸的也都不是以釣魚爲職業的。在現代已沒有這樣的釣魚的人了。今日河邊湖畔在持着釣竿的人們，不是爲了吃或賣的實利主義者，就是以殘害動物爲遊戲的強暴者了！

（完）



西王母神話的進化

在中國的神話的記載中，西王母的故事特別多。在我們想象中，西王母應當是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婦人，可是我們的想象是否可靠，那卻不一定，我記得幼年之時在私塾裡讀書，讀「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的詩句，也曾憧憬着王母是一位老婦人，可是後來又讀李白的詩句：「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這是用西王母來比擬楊貴妃的美麗的，至此對西王母的容顏一度發生了疑問。後來又讀到山海經和漢人的小說，對於西王母的形容卻大相逕庭。這時我才發現古代的神話在最初本是樸實的，記載都是簡單的，而同時那個時代人的心目的神仙，差不多都是半人半獸又加一些神仙的氣氛的，並沒有一些人格化。比如西山經所記：「玉山（即李白詩中之羣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又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這幾段的記載，無論從那方面看，西王母都像是一個半人獸的怪物，假若我們閉目冥想，恐怕還要有點恐怖的心情呢！

可是在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神仙的氣息，便很濃重了。不僅神仙的氣氛十分濃厚，而且還把她人格化了，能與人對面談話。如其中所記之一則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能領收人所獻的錦組和白圭玄璧，則是西王母已明顯的人格化了。不過這記載中對王母的容顏卻未曾談及。西王母的故事進化到漢朝時，描寫更加繁縟，同時豹尾虎齒的西王母也變成乘紫車，有侍女隨從的美麗的貴族婦人了。如漢武故事中對她的記載是這樣：「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上向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氣。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戴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夾侍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遣，慾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與帝二枚，帝留核著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曰「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賴，久被斥逐，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母即去，上惆悵良久。」這一段雖未形容出王母的姿態，然亦並不像一個老婦人，可是漢武帝內傳，卻將王母的年歲都寫出來了，云，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階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舃，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這王母的姿容之美與以前的蓬髮戴勝穴居虎齒善嘯的怪物，簡單不堪同日而語了。

後代的詩人大概都很受這書的影響，所以陶淵明的詩說「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此一山，高酣發新謠，寧俲俗中言。」越到後來，王母容顏越變得美妙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神話的故事演進的步驟。（完）

王八爺的片段

王亮

春日裡的古城處處在飛花，柳梢兒發青了，垂下牠的技幹，點頭似意的向人們擺手，微風吹動着，更顯出牠的嫵媚，梁上的雙燕吱吱唔唔的叫着，意思是說「春天到了，我們成雙結對的又來了。」旅居古城的王八爺，在這惠風和暢艷陽春日之間，睹景思情也有些靜極思動了。

提起了八爺，倒是有點湊巧，偏偏的姓了百家姓的王字他本是親兄弟行三，叔伯兄弟行八，有一日，八爺的同事小馬和八爺偶然的閒談家常，漸漸的說到各人的家庭狀況，八爺是一個好交朋友的人，有一句說一句，並不加思索，起先兒還有點拘束，後來愈談愈投機，愈談愈上勁，八爺欲說又不好意思的向小馬道：「我在家裡人們都叫我王八爺，沒有叫我王先生的，因為我在叔伯弟兄間行八，你不信的話，你到鎖子山（八爺的老家）去打聽打聽，差不離都知道有一個王八爺住在東頭。」八爺恐怕小馬不信，還來一個譬方，小馬聽了樂得連嘴都攏不上來，「明天我們也要改個稱呼，我得向大家宣佈一下，改稱閣下為王八爺就是了。」小馬詼諧的說，八爺有點臉紅，意思是說悔不該說出這一句來，繼而一想，說了就算哪，管他呢，反正我是地道貨的王八爺，誰敢假充字號，在老家也不是一天半天的，這話可是在八爺心裡想，並沒有說出來。

第二日王八爺上班了，進了衙門，同事的這個說「王八爺！您來哪！」那個說「王八爺您今兒來的早」一氣倒有四五個人來問話，這也是八爺人緣好的原故，對人八面玲瓏，十六面圓滑，一向也沒有得罪過人。在小馬早晨上班時，王八爺還沒有到，他就將昨日與八爺所談之話向大家一宣佈，並且提議改稱王八爺，大家皆都贊成，各人都說了一聲遵命，這場提議算是一致通過，所以王八爺來時，異口同聲的王八爺長，王八爺短，好像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稱加在王先生的頭上，王八爺更不在乎，既來之則安，隨便你們叫就是了。

兩個月後，八爺有些名震遐邇了！衙們裡不用說，連八爺住在朋友家裡的左右鄰居，都知道有王八爺這一個人了，天氣漸漸的和暖，打頭碰臉的街隣，王八爺總是一團和氣的向人說上一句應酬話，有的鄰居就向八爺住的朋友家裡人打聽王八爺的名姓，他們便告訴了姓王叫王八爺，所以王八爺的名兒在這胡同內也發展異常之速。

日子過得真快，轉瞬到了夏天，八爺住的地方對門兒是一個尼姑菴，老尼姑因為收入不強，年頭兒錢緊，大施主又沒有幾個，米麵

雜糧又是這麼貴，所以把正殿配殿以外的房子都賃出去了，兩間一家：三間一家，算一算也有五六家其中良莠不齊，幹甚麼營生的都有新近搬來一家姓高的，有兩個妞兒大的名叫桂英，二的名叫素紅，鵝蛋圓的臉孔，苗條的身才，偶爾在門口乘涼時，短短的褲衩，露出雪白的粉腿，看不見袖子的小褂，顯示出嫩藕般的臂膀，對門識戶的八爺，不斷的看見他姐倆的芳綜，夏日又那麼燥熱，八爺有時搬出一張椅子，泡上一壺茶，漫漫的飲着，更有時候又可以看見桂英素紅從館子（暢園）回來，打扮得花枝招展更使八爺目眩神離了。

或者早晨六七點鐘，清風徐來八爺似睡未睡之際，隔壁兒鼓聲震震，桂英素紅是在學習大鼓，清脆的聲音，不時的送入八爺耳鼓「忠義無雙美髯公，關平周倉兩英雄……

……」八爺自己說道，「嗓音兒眞夠勁，模樣兒也還不錯。」八爺對桂英素紅有些心猿意馬了。

這一日小馬正來訪王八爺，一眼看見兩摩登妞兒打扮得不像良家女人，站在對門台階上買東西，長的模樣兒很漂亮，小馬多看了兩眼，意思是說，准不是好人家，進門與八爺見面之下，稍道寒暄，小馬便問道：「八爺對門的兩個妞兒是尖嘴子（野雞）嗎，八爺道：「你怎麼知道有兩個妞兒？」「我剛到你這來時從門口看見的」。小馬這樣的說，「不是尖嘴子，是唱大鼓的」。八爺回答着。「哦？唱大鼓的，那麼我們可以戳她們幾個活嗎？」小馬疑呼的問，「可以，可以，既是你喜歡她們，我們下午就去一趟，戳他姐倆幾個活。」其實八爺心中早有她姐倆的印像，樂得來一個順水人情，事情就這樣定局了。飯後二人一同步行至天橋，經車熟路，八爺是逛天橋老手，幾個轉彎已經到了萬春園了，進門，伙計上來招待，泡上一壺好茶，八爺抬頭一看，對門的兩個妞兒在台上坐着，兩眼正在不住的打量八爺與小馬，八爺心裡是忙着戳活，然而上還要裝穩重一些，伙計倒上兩杯茶，小馬與八爺慢慢的喝着，四隻眼不斷的向台上看，那一個漂亮那一個太胖太瘦評論個不止。約等半個鐘點，報活而上來問道，「二爺，您戳一段？」小馬道：「這位姓王」，是，「王二爺」，伙計又重叫一聲，小馬道：「不是行二，是行八。」是，八爺，伙計以爲小馬取笑，不敢喊王八爺祇叫了一聲八爺說時將報活的扇子展開，送在八爺面前道：「八爺您隨便點一段。」八爺看了看向小馬道：「叫桂英素紅再添上三個人合唱打花鼓你看好不好：」「好甚好，不過等一會還得另外戳她姐倆兩段才好。」小馬還忘記爲的戳桂英素紅而來的，「那個自然，」八爺回答着。

「桂英，素紅，秀雯，艷芳，香梅和唱打花鼓」夥計高聲的喊着登時台上桌子凳子都搬到旁邊，大鼓也出來了，五個妞兒同聲和語的在臺上轉着唱，八爺樂了，「八爺您眞有兩把傢夥，您瞧多熱鬧，不只才是一元錢嗎（今年春間戳一個活兩角）小馬捧八爺的說，打花鼓唱完，妞兒各歸原位，報活的又來到了八爺面前道：「八爺您再點一段今兒客少，您多捧場。」八爺臉皮薄，架不住人家一恭維，「好吧」八爺答應着，叫桂英素紅合唱三堂會審。「桂英素紅三堂會審」，又喊了一聲小馬噗嗤一聲笑了，「八爺您眞行，您叫他姊倆對簿公堂嗎，您眞會調動，」小馬又捧着八爺說，八爺有些心花怒放了。

「我說蘇三啊，你交友遍天下知心的可有幾人？」桂英飾問官，素紅飾蘇三，姐姐問着妹妹，小馬低聲的答腔道：「知心的人兒沒有幾個，王八爺還算是最知心」「得哪！您別拿我開心了，」八爺向小馬說，唱完時間已經不早，八爺也要打道回府了，向小馬道：「咱們走吧！」好！「走吧」小馬回答着剛拿過帽子，伙計過來了，「八爺您再坐一會，」伙計這樣的說，「不！不！時候不早了」這一塊錢是唱打花鼓的，這兩塊錢是戳素紅桂英的，這一塊錢是茶錢。」八爺這樣的吩咐着，伙計喊了一聲道：「桂英素紅賞兩塊，打花鼓賞一塊」，隨着又道：「八爺，馮二爺您明來！」「好吧！」八爺回答着與高采烈的與小馬各返各家了。完

雨天的心

——李　烽——

窗外，階前，這無盡無休的雨滴答著，簷上的雨水流下來，輕輕敲著磚地上凹陷處，有時候打在牆角的破爛磁器上，發出「波，波」的聲音，這一兩聲「波，波，」像對我吐出一腔吐不盡的鬱悶。

那呆板的天空眞像是慼人的臉盡在泛著無邊的憂鬱的面色，近來每感到「生」之疲倦，尤其是清晨夢回酒醒的時候。今天這斜飄的雨絲裏夾雜著陣陣寒意，告訴我，秋天就要來了，在那苦澀酸辛的秋後不就是多麼？而經過幾個秋多，便會衰老？便會死亡？一顆脆弱的心每天都要被這悲怨——自己何嘗不知道是多餘的悲怨？——痛苦一次，這悲怨如一把利刄刺透著我的心，有時候又如一陣輕風淡淡掠過心頭每夜希望在枕席間找到一點安息時「夢」是照例要猙獰著扒上我的指尖，臂上，直壓上了我的胸際，牠們折磨著我需要休憩的腦筋，給了我比白天更多的擾亂，更多的勞累生活，這眞是一本價不清的帳目，難打發的債主，牠想索盡了你的血淚作償還。

朋友們都懷疑我受了什麼刺激盡在我的態度上費他們的思索，我也不願多去解釋，我不願多說什麼他們說我的性情不溫柔了，臉雖然仍是圓圓的，却斂起了那從未隱藏過的笑容，常是蹣跚着跳着，追逐在歡樂的後面的我，現在却盡量避著人羣，躲在那冷僻的角落。是的，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我只知道我現在深深的愛著安靜，在安靜裏吸吮到人生更深刻的滋味，我愛有細雨敲窗的夜，我愛天上晶瑩的星顆，我愛黃昏的曛朧，我愛破曉的殘月，我愛……，愛那世界上一切寂寞的，孤獨的，我願嘔出我所有的血淚，凝成紅色的斑點，在五線上，譜成浸透了寂寞的樂曲，在心之絃上，用無形的指尖彈出永世的悲涼。

前夜到昭家去，聽她新買來的樂盤——「藍色的多惱河」——在那兒玩了不久，便趕上暴風雨，她們堅要我留宿，我又犯了我近來更加烈的倔強性，非要回家不可，雖然他們那兒有着周道舒適的設備，却惦念起家來，那個沒有母親倚閭的沒有溫暖的家，我感激她們的了解知道拗不過我，借給我一把傘，放我回來了，在這疾雨的黑夜中的獨行者，借着閃光，邁過大小的水坑，沒有半盞燈的巷子裏，在泥濘裡摸索，雨打在我眼臉上，打在我衣襟上，雷聲在頭上，「隆，隆，」的響過去，雨水已濕過了腳踝，我那時候的心感到從未有的深沉，我好像清晰的看見，未來的道路上也許更泥濘更坎坷，但是也要一個人去走，或者連這手邊的傘也沒有呢?!那時的心除去滲透了凄清外，還感到些微恐怖，雖然我已用了所有的堅毅來支持，人究竟是脆弱的啊，在稍加强制的愉快裏總會有點悲哀的。

窗外這座深灰的黃昏，雨，仍在滴答，賣煮蠶豆的孩子，在面巷裏喊著，漸漸遠了，隱隱的聽得顫抖的向人們求憐恤的飢寒的呼喚的尾聲…………。

（完）



畫展和畫家

胡秀

近來天津人風雅得厲害，由接二連三的畫展可以看出。畫展當然不是一展完事，其目的在出售作品。我們看畫上標着的價錢，便知道風雅之道也是與鈔票發生關係的。

每次畫展，畫家（或係經紀人）來時要請客，走時也免不了請客；同時飯店展覽場所，也要收一筆很昂貴的租費。這一切用費都全以售畫得到的錢裡開消。若是一幅賣不出，豈不賠本。

事實上是賣得很好的：每次展覽，在價格高貴的畫上常發現紅紙條，上寫「某二爺定」「某大爺定」等字樣。定出幾幅，便足夠花消了。

我有時沾了名流朋友之光，幫着人吃兩頓飯，也就認識了幾個畫家。畫家原來也和我們似的，並無特殊之處。尤其有一點相同，便是也要錢，也吃飯。與他那山水裡人物完全不同。不過談起來總有些感慨。他們的意思，好像開畫展是不得已的，不得已者便是為了吃飯，他們的意思是為了吃飯才肯賣畫的。

因為是為吃而畫，畫家們對於他們的作品，向不滿意。照他自己的觀點，所有的畫沒有「要得的」。他自己不要而教別人要，同時叫別人花錢之後才能要，這未免跡近欺騙；但是據他們說，他們自己看着「要得的」東西，賣起來未必能換得錢的。簡單說來：「畫家看着不好的東西才能賣錢！」果然如此，買畫的「某幾爺」們，實乃冤大頭了。

不過藝術家的話不可相信的。在他自己，也許一張大紙上畫一枝樹，便是神來之筆，自己看着要得，但絕賣不得的。若是教他佈置丘壑，畫些人物稿樑，自己畫得膩了，覺得要不得，但別人看了便比一枝樹好的多了。若某幾爺者，絕不會花錢買一枝大樹的。

夜漂泊者

靄 菱

漸漸夜把一切皆渲染成淡青色了。等到天空上一兩聲燥叫着啾啊……啾啊……的一羣羣烏鴉，在淺灰色天邊胡亂匆忙的畫了數十個圓圈後，終於消失在黑暗中……

隨着：刷地一下，人類的一把智慧的鑰匙，遂給帶來又是金黃色的另一世界——另外，夜生活的開始，也正是黑暗掩飾不了的醜陋的生活活躍時間。一幅忠實的畫面。

金黃色照不到的角落上……

車拖着人吓，人拖着車呀，皆由暗淡的陰影中，朝向金黃色照耀成最燦灼的，富有濃烈的刺戟的腦爛呀顏色呀上去，臉上誰都浮了希望的笑，幸福的影子，而且拖長了臉嘴，緊緊閉着笑給嘴角微微拉成黑一點溫柔一點，嚇！這笑一會兒得兒換一大堆蜜是的嬌笑與希望的花朵吓。

這爺兒倆可不，老的拉着小的踉蹌的摸着黑暗，那麼親切的朝着它挨近——人！誰不躲着黑洞洞的地方呵。可是這爺兒倆用着尷尬的面孔，匆匆地終於邁過了嚮着伊里花拉的跳着笑着的人聲中，再過去這嚮着刀杓的地方，可就是……小的貪婪的看了一眼。

「爸爸，你聞！……」

嘴巴上立即為這味，誘出一滴滴涎水，由那張滿是泥土的嘴角上流下來，眼睛可更加貪婪的朝着那叫嚷着的。

「七個巧哇，八仙壽哇……」

那聳入雲際的地方，使用着欽羨的眼光，呆看着，心裡想：這準是涮羊肉，要不？……突然：

叭！……

「小三子！你這小子胡亂想什麼？你瞧站崗的不過來……」

老的也在一邊急促的抹了一下子嘴巴，趕忙推着小三子拐了彎。走入一條黑暗小胡同。

進了小胡同，眼前突然像羈什麼東西給忽然蒙上了什麼是的，黑成那麼悶人。可是這兩個人到顯着輕鬆了，衣飾相貌……在金黃色的宇宙裡，他們是沒法子在電炬輝煌下多停一刻的，這裡是沒有金黃色的光亮，感謝夜，夜把他們給模糊下去骯髒與破陋，很友誼的撫摸着他們的油泥與四五寸長一蓬蓬亂草是的頭髮。黑暗中，爺兒倆反到像呼吸到了豪不扼扭的爽朗空氣，漸漸胡同中一盞搖曳着孱弱光亮的路燈，用微弱的光亮親熱的照亮了這爺兒倆……

九月的天氣，爺兒倆可還穿着鋪滿油垢破洞的單褲褂，老的腦袋上，有一塊小小的灰白色和厚厚的堅韌的凸出的小肉球。兒子拿着一筒微有發酵氣味的飯筒，裡面有霉魚骨狼集的魚頭與魚尾，微微發散着腥臭的氣味，但這股味，誘兒子不欲走下去了。遂一下子坐在路燈下掛滿灰土的牆邊：

「爸爸，就這兒吃吧，幹嘛定要到門樓才吃，小三子一天水米沒打牙哩！今天早晨起來，由北城到南城根，偏偏分到我一把大黃傘，僅那綢傘罩，少說也有二三十斤，穩房的靴子又大，爸爸您瞧……」

腳上一片片水磨，肩膀上一大漏紫青色壓痕。

老頭子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小三子…你也瞧瞧爸爸！」

小三子用手撫摸着爸爸腦袋上那棵像是一個皮球是的凸起來的大肉包，灰白色似乎極其堅韌的那厚皮上，也例外的發見着微紫色。慢慢小三子怔忡起來了。

原來，老的就靠着這腦袋，維持着爺兒倆的生活。在各方面一條條攔成平坦大道的生之路上，力氣與學識，幸福與機緣，既皆離開他遠遠地，而且還有這麼一個沒有母親的孤兒，而且活是終要活下去的，但是……最初這老頭子靠着一串哀懇與自悲身世的呻吟：

「修福，修壽的老爺太太，可憐……」

憑着這哀吟每天得到的，仍然是一無所有的飢餓，這樣老頭子就想起使用一點沉重的凄殘行為去敲打着陌生人的人心，倘如人心如為這凄涼的行為打動了憐憫呢，也許爺兒倆的生活之路，帶到平坦大道上。能夠把小三子等待成身強體健時，最低爺兒倆的溫飽是不成問題的。這樣老頭子一方面藏起希望的笑容，一方面就：

「修好的老爺們吓……」

隨之加雜在這嘶啞悲蒼音調中，就澎澎地往地下叩着極其響脆的頭，這澎澎地聲音在一種豎肩流淚的表情之下，是曾經填平了整整五個年頭爺兒倆的悲涼的日子。現在，腦袋上浮起為歲月交織磨蝕臨起來高高的一塊肉疚，在那上面既證明了歲月的無情與磨蝕，更寄印了這人艱難刻苦的生之標誌，那是一頁淒涼的身世偉蹟，那裡邊飽含着血與肉雷雨與風雹，人事上一切的折磨與沖擊。那上面說明着爺兒倆過去的一堆艱苦的日子之磨難的線索。

那地方如有聚集一堆人的條件呢，這地方就少不了這老頭子求生的表演，及至漸漸這刺戟人心的表演，已在一般閒散心情的人所習見的情況下，每每這人已得不到較好的報酬了。於是恰好小的正結實的

長成。腿脚既能極其靈敏的辨識路程了，於是這希兒倆的生活，這小孩子已分去了一半。

人事上少不了喜怒與愛憎，愉快與懊惱。於是一串笑聲與哭聲中有許多應有的近於紀念或悲掉的表示與顯示，旗呀傘呀……紅的綠的，打執事中的一羣，這小傢伙遡着吃苦與伶俐，打執事中每每也少不了他，小小地可憐報酬下，也居然分擔了父親的求生的一半責任。

現在希兒倆：一個人腦袋上印有縈黑色生活的鮮紅的印痕。一個肩膀上，就富有較其他地方肌肉堅厚的顯明的肉崗……

到是每天能夠使用苦痛換來一堆溫飽，稍稍釋然着疲倦與羞慚。這適足報告希兒倆的困苦了。

想起溫，飽，勉強的姑且這樣說說，溫呢，提到溫，現在十月初再過……街上狂颳着凜烈的風，天上降落着梅花瓣，溫？薄薄地一層破爛衣褲，在禦抵嚴寒的條件下那可眞是一個難挨的日子啊！

想呀想的，小的就——

「爸爸，您瞧您？怎麼，今天您腦袋上的那棵疙疽？……」

老頭兒摸了摸在孱弱的燈光下的照着極其悲慘的那粒肉疚，之後在手上就印有輕微的一道血絲，老頭子微微的嘆息了一口氣，隨即在蒼白的眼球上浮着一層淚痕了。

「孩子，還有什麼辦法呢？快長吧，長得結結實實地好歹有間房住，吃飯不必滿街亂撞，爸爸就瞑目……」

這句話，在小孩子脆弱的心靈上，就像長了翅膀，飛翔到遙遠的夢之國 土上。但是 爸爸，自己，吃，住，……想起這，再想到暗淡燈光下的淒涼，遂在小心靈上，也給染上了陰黯的斑點了。

現在一股不安現壯的心情，猱這小孩子生發着糊塗的想頭。

「爸爸，吃得壞一點，也還經受得住，只是住？眞是……」

住？游離的夜之流浪者啊！

最初子夜時，人皆甜睡已熟，希兒倆就在吃完了發酵的說不名目的晚餐後，就漫 步在深 暗的陋巷中，逢遇無數聲犬吠撲咬，且始終無可尋覓一座較 避午夜 寒風的門樓。

「爸 爸，我 困了，在 那兒睡呢？」

終於希兒倆互倚趨塞，偎在……一處破陋但較深一的石階上，睡眼伴着冰冷的寒風與霜霧，遂滾動着一曲醫夢的呵坎了。——午夜的淸冷與嚴寒陪伴着兩棵孤零的心。

五六年來，街頭上的流浪，已使希兒倆過分的恐怖與厭煩着這街頭露宿了。——一聲犬吠，一陣冰涼的風，敲打着疲倦的夢。

「小三子，再給你這塊魚骨，快吃吧，你瞧西北角陰起來，不久就要落雨，趕快得找個能避雨的地方……」

天上射着青白色閃，再後，一聲霹靂 雷聲，加雜 在急遽 的冷風中，遠處像響着沙沙地水響，路燈在冷風下，吹晃着孱軟恍動忽明忽暗光餘，天空聚集的星群，已爲黑漆烏雲所扶成陰霾與恐怖。

「爸爸，我怕！……」

嘴裏忽忙的嚼着僅有的一根肉骨。

走吧，小三子，怕什麼，除去冷一點，總還沒有人攆哩！」

希兒倆遂在寒風中在忽忙的找尋着住處。

那兒是住處呢？

驀地驟雨終加雜在雷閃中，落着冷落的雨點……

「爸爸！給您！兩吊六，由西城到北城根，累還沒白受，給您帶好，再過 幾年，够有 間房 住的就好了！」

老頭子匆忙帶起來，提起飯簡望着西北方，驚愕的：

「小三子快走，雨下來了！」

一間傾斜欲倒的破陋門洞中，希兒倆終於停下來。倚偎的坐在石階上。這時雨瘋狂的在雷閃中落着

「爸爸，明兒您別叩頭叩的那麼重了，您 瞧您今 天的腦 袋上的包，都血印了！」

唉，傻孩子！快長吧，長大了能抑…小三子低聲點，看門裏人聽見，大雨天往那兒去呢？……」

雷閃加距的擊打着這夜漂泊者單薄的衣褂，漸漸浸冷着心…(完)

秋心

王城

有人說：秋是愁做成的，的確秋是很可愛。秋空是如此地明潔，秋雲是動人地奇瑰而多變幻，秋風呢？是蕭殺，又是淒涼！

青翠的春，濃鬱的夏，兼有青翠，濃鬱，丹楓，黃葉，色彩多而調和，是秋了。在一根草，甚至一叢草上我們可以看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但一點也不衝突，値得感激大自然創造美啊！

遊子是添衣的時候了。遊子的心已凄動着。瘦，秋來更瘦，比去年更瘦了；檢討過去；企望將來，現在……可憐，只有虛，空虛！

人生是這麼短促，智慧又是在藝術之海裏游泳着的人們，誰也未達彼岸。努力，前進，一波衝一波，有些人是曾遙遠的看到海岸線了，有些人老在半中腰，我，自然還在起點。

繁星在頭上閃爍，分外光明的秋月是瑩潔得如許愛人。唧唧地虫聲唱和着，在牆角，在鄰家，在遠處；不斷地唱到天明，唱什麼？爲什麼？爲了孤獨？孤獨！

孤獨是精神的食糧，孤獨使人意識到存在，是藝術家們底秋，是詩人們底秋，秋給藝術我不懂藝術，更非詩人，我愛秋，我愛秋空的高遠，秋的顏色秋的心。

秋風是緊的，秋露凉的，秋水淸的，秋花淡的，秋心是恬靜而純潔的。有西子樣美，眼球樣明，佛心樣纖塵不染。

我常常夢想這顆心，我所求着。終有這樣一天的來到。我曾獲得把握着，吻着純潔秋的心，雖然現實比夢想醜惡多多！

時間像蝸牛 樣爬，又像 流星 般快，匆匆地去，匆匆地來，我已是三十次綷秋了。 (完)

春暮兩滴

侯少君

（一）

又量着無聊的步子踱了。

隔壁響起小提琴的呻吟，比夜裡的還要淸晰。亂了，心底一堆纖弱之紋。

曾再回到屋裡，心裡吋着：

「讓你們結冰吧！」看看每一件板着面孔的什物。把身子舖在牀上；眼，徘徊在影的遠方。

小提琴嘎然而止的時候，複又扣着心扉。

看見他那渺小的輪廓又笑了……。

（二）

你死了！朋友！悄悄的。

你留給人間的有什麼？淚嗎？多少人 集來湖 一樣的淚嗎？但那不是你的偉績。

歎息嗎？春風掃着孤人欄杆的歎息麼？但那是你的偉績是失了溫暖的一羣羔羊嗎？但那是羔羊自己的命運，也不是你的偉績。

你留給人間的有什麼？除去一杯新土的淒迷容與？



街坊

（四）

六郎

小老虎乾瞪兩大眼瞧着，老摩登也瞧着，小老虎愛老摩登的屋裏的東西，老摩登愛小老虎的鼻子眼睛。

「你姓甚麼？叫甚麼？」二毛子問。

「坐下！咱們說說話。」

她不知說甚麼，大眼睜着，笑了。「姑娘！您吃完啦吧！」

「別這麼叫，」二毛子笑了。「叫我乾姐姐！」

她怔着，不是不願意，跟賊認乾姐妹？她有些發糊塗，瞪着眼。

「願意不願意？」二毛子急了。「叫我！乾姐姐！指二利。」「叫她二姐！」

她當然不十分反對乾親，瞪着眼點點頭，回頭看着老摩登。

「對！忘了。」二毛子拉住她「還沒見乾媽。」

乾媽給了雙襪子，算見面禮，乾姐姐一人給了條手絹，她跑回家去。二嬸正跟媽說話，她把東西藏在懷裏。二嬸直眉瞪眼的瞧着她。

「瞧吧！老梆子，沒你甚麼好兒。」她心裡說。等二嬸出去，她把經過告訴媽。媽冲她笑了笑，拿了她一條手絹，揣在兜裏，她心裏冲媽罵了句街。媽也罵了街，冲小媳婦。說小媳婦養漢老婆。

小媳婦也不是好惹的，出來拚命動起手來，打了一場血戰，連街坊們都出了一身汗。

雖然勸開了，戰事沒有停止，小媳婦不甘屈辱「養漢老婆。」要求把臭他媽撕爛了才行，要不叫她拿出證據，把養的漢子指出來。

臭他媽應許指交漢子，可是小媳婦得把贓找出來，要不就叫二丫頭搧她，自己的姑娘不能落個賊名。

二丫頭眞奔出來了，大家又勸她，她抽冷子給小媳婦個連珠快槍，小媳婦回射。演開了吐沫陣。

經過相當的調停，戰事暫告平息。事後考查，二丫頭事屬有因，查無實據，並且與所謂的事主，確是乾親，小媳婦自然沒了理況且消息傳播的總匯，是小媳婦，說不定就許造謠，虎方完全勝利。

不等虎方要求，由小媳婦的婆婆與丈夫強迫着向勝利國道歉，二丫頭表示寬宏，對小媳婦很客氣，小媳婦把她恨透了，可睡了一宵覺，小媳婦睡明白了，「不應當恨二丫頭應當恨二嬸，准是二嬸聽了信，跑去告訴了臭他媽，要不幹麼往那屋跑？准的。臭他媽一定給了二嬸點好，二嬸到街坊家跟老摩登打的圓籠，一定這不用恨別人，恨二嬸——」她又悟過來。「那門子二嬸。老不是東西」！

她正想着，老不是東西來了，到那屋去。

「如何」？小媳婦心裡的意思，二指動了動。「叭——」比如手裏要有個六輪兒的話。

七月裏

二嬸到了不死心，還要打聽個水落石出，借着取東西找二丫頭去。

「二丫頭上她乾姐姐家玩去了。」臭他媽說。

「乾姐姐是誰？」二嬸萬想不起是自己的街坊。

「您後院裡——」

「嘔——」證實了大利的話。

「說叫她宮玩去嗎今爬起來就去了。」

臭他媽把手絹掏出來，抖落開：「您瞧！這是給她的見面禮」。不使說數目。「給了好幾條還給了好幾雙襪子。」怕二嬸要開眼，把話賭住：「她全藏起來。」

二嬸夠膩的了，還有心看，一出一入，挨了小媳婦兩次暗殺，顯的坐不住站不住，一勁擺忙呢。她瞥着二丫頭，二丫頭果然穿着新襪子，心灰意懶，沒功夫再去盤問，甘脆不理，冷眼看着。

二丫頭一天比一天高興，二嬸說不出的膩，不知為甚麼，越看二丫頭越上氣。二丫頭像是個光眼子人，一天穿上襪子，一天穿上褲子一天穿上小褂，一天……漸漸的穿齊了，有時也同着她們一塊出去，到外頭理髮，買鞋，買東西，遠看也像二毛子是的。近看呢？三毛子。合大利二利排着。二嬸一天比一天看不下去。跑到門口生悶氣。

坑裏的水被太陽熬成了粥，又黑又稠，開鍋是的往出冒着泡兒。吹出那不大受聞的氣味。二嬸的肚子跟這坑差不多。不由自己仰天長嘆，天上往出蹦着小星星，漸漸蹦滿。

一陣晚風，熱蒸蒸的裹着臭氣吹來，不見得使人涼快，雖然，這已是七月裏。

風吹起幾個螢火虫來，屁股後打着燈，天生的下三濫，給人家照着亮。坑邊的老米嘴嘆嘆着，像對二嬸解恨是的「該……該……該……」

小三兒由撲螢火改捉蟋蟀，圍着坑邊來回跑。

忽然，有陣香風。二嬸留神，大毛子與三毛子。（自從二丫頭與二毛子們同化，改今稱，二毛子專指二利）從那邊來，到門口，招呼了她一聲，二嬸恨不得把三毛子拉住，推在坑裡。毛子們進去，二嬸被香風吹

得有些清醒，也不是陶醉，覺得這裏氣味的不適，也想跟毛子們一齊進去。

「呦——媽——」

二嬸吓一跳，跑過去，小三兒正在危急，手揪住 坑邊的 一棵「救命」草，還 沒有沉落。二嬸把他拉出來，鞋底微濕，心放下了狠狠的打了兩巴掌。拉到後院去串門。

後院裡，掃得挺乾淨，看着就涼快，因爲向來不治大傢俱，院裡連個炕桌都沒有，舖着兩張涼蓆，毛子們圍坐着，守着茶壺與茶碗。四外多少有些花草，西屋裡點着燈，老摩登正抽着煙，三利沒有，睡覺去了。「白天不覺起，一黑就要睡」。這幾個月來，誰的脾氣，二嬸深知道。四利，小碎催，「可疼又可恨。」跑裡跑外的，正給大夥兒作捡捡轉。

「四利！給洋火拿出來！」大毛子把他捡出來。

「把屋裡巴蕉葉拿來！」二毛子又把他捡個來回。

「滅我油，四利！」老摩登把他又捡進去。

「打盆水來！」三毛子，沒指明四利，可除四利還有誰？

二嬸瞪了她一眼，心裏一百個不願意，屋裡叭——的一下，簡直打四利呢，三毛子連動也沒動，坐哪兒等着水，手裡翻着一個包兒。二嬸賭氣子不看她，跟二毛子大毛子說閒話。

老摩登出來了，三毛子站起來自己躲到台階哪去。

「到底你還有怕的！」二嬸心裡給三毛子禱告。照舊說話。

四利把水放在三毛子前頭她沒說甚麼。

「小蹩了頭！裝甚麼蒜！」二嬸心裡罵上了。

「找個拳來！」

「咯不死！那屁股也不怕咯」二嬸心裏替四利說。

三毛子 坐在四 利舖墊子的地方「手巾呢？」

「你媽啦個的手巾，伺候你！」二嬸氣得心要蹦出來，被嗓子頂住，連話也頂在裡頭，沒出聲。按那意思，是非把三毛子生嚼了不可。直着眼看她，不是洗臉，把鞋脫了脚伸到盆裏，當時又提拉出來。「該！」二嬸心裡解着恨。

「還能洗嗎！」三毛子接手巾就勢給了四利一鴨子。

八面鋒

二嬸下了決心，非把街坊撵了不可。這不是恨街坊，而是跟二丫頭嘔氣。旣嘔氣，才撵她們搬家，可是怎麼張嘴呢？無緣無故把好街坊關出去。她費了一天的心機，打點好一片話。

直耗到掌燈，她進去，後院的母女正在院裡涼快，她不便進來就提，說些閒說，閒扯過去，她再張嘴，省的得罪人。

嘴要張，三利進來，挾着兩個西瓜，放在涼席上，到屋裏抄出刀來，瓜分了一個。頭一角就送給她，把話給堵住，順着西瓜又咽下去

一個西瓜完了，三利橫吃了有一半，吃完睡覺去。只有二嬸吃的少，才兩角，雖然二利拿着末一角讓着，她因爲客氣沒肯吃，眼看着二利吃下去，把皮扔下。

四利溜着西瓜皮，她看着，恨不得幫他個忙，比如自已要不裝身分的話。

「瞧這下作様！扔了去！」

她瞧了二利一眼，再看四利把西瓜皮揀走了，她恢復了原狀，話又湧上來。不好直說，繞了個灣灣「小三兒的舅舅要來了」。

外面一陣說笑二丫頭與大利喘着進來，大概是逛的很累。這一岔，她的話沒有被人注意，也沒有接下去。直盯着二丫頭，心裡更透着堵，不爲她，那能撵街坊！

二丫頭一眼看見了西瓜。「四利！拿刀來！」

西瓜又碎了，頭一角又是二嬸的，二嬸不好意思不吃，可眞不甘心從二丫頭手裏接過來。

一邊吃，一邊把 東西 打開，袍料，襪子，香水，粉一大堆，二利與二丫頭爭着作衣裳，搶 襪子，二嬸連 看都 不愛看，堵氣又拿了兩角西瓜，西瓜又完了，二嬸抹了抹嘴，話又上來，還是先繞灣。「這不是舅舅要來，我們小三兒也得作件衣裳」。其實姥姥來也用不着作衣裳，只是看人家的料子有些眼熱。說說解饞。

「眞的。這有一塊，許够小三兒一件，送給他吧。」二丫頭提拉起一塊布頭兒。

「好！送 小三兒吧。」大利 母女附合着。二丫頭把布頭扔在二嬸懷裡。

「哎喲！二嬸要得驚吓。拿料子送人玩那有這樣的街坊呢。可是人家二丫頭眞扔到自已懷裏。這不能不收下，雖然說了句「留給四利作吧！」那只是客氣四利那穿這個？

「四利！打水去」大利吩咐。

二嬸笑看了二丫頭一眼，說不出來的難受，自已爲人家撵街坊可要沒人家街坊能想起這麼送東西到底是陳街坊，二丫頭知道自已的甘苦，自已覺得對不住人。冲她一笑。聽着大利支四利，二嬸有心也給二丫頭去打一盆，限於街坊的身分與「二嬸」的資格，不好意思，只有替她吩咐一句。「給乾姐姐也打一盆，四利」又對着她。「這天多熱，跑回家一身汗，趕緊洗洗吧，把衣裳脫了！那有外人！涼快涼快」。大有給她擦個澡的意思。

二丫頭因爲四利濺了鞋上點水拿鞋底子抽了兩下。二嬸過去給拉開，報怨四利作活太慌並沒有嗔怪她，她還心不順，二嬸拉着四利，故意讓她放了兩水槍，臨走二嬸一直把她送到她門口自已才拿着布頭回去。未完

家庭佈置（一）

時代家庭的裝飾美

——獻給現代的家庭主婦們——

·陳　宣·

家庭裝飾，看起來雖是小道，但事實上倒也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的。

家，是一個人起居安息的窩，我們一天中，連睡眠算在內，所生活的時間，是再也沒有比在家庭裏多了。英國有一句諺句，叫做「沒有及得上家的地方了」。事實上。一個家庭的佈置的好壞，影響到我們的身體，精神，甚至事業，是很大的。

但是，要怎樣佈置一個可愛的家庭呢？我現在就扼要地把這一項講一講。

不要堆集

不要在一間屋子裡塞滿了傢俱，不要在牆上堆滿了畫片，不要在架子，碗櫥或桌子上擺滿了東西，不要在地板上放着許多小地毯還是主要的使家庭簡潔整齊的方法。

避免花色混雜

如果你已竟有了花色的幔幕，你就不必再要花色的台布等和花色的地毯。如果你的沙發椅子的面子就不必再要花樣，花編的幔幕永遠也不要和花色的掛布台布等放在一起。如果不妨碍美觀，地上可以放幾塊小塊的地毯，但切勿亂放。舊式的傢俱和幾方手工織的小地毯放在一起，如放得合法，是很配合的，但切勿看見什麼地方有一塊空隙就放上一塊，家庭裝飾名家都以為幾塊的毛毯是能增加室內莊嚴，幽靜和美觀的。如果你有一塊東方式的美麗的毛毯，那麼你的傢俱上只好放上一些樸素的飾物，這樣毛毯和傢俱都非常好看。

色調的設計

屋子裡的顏色，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在你計劃如何佈置你的家室時，你對於顏色應當特別小心考量如果你的屋子陰暗而不當着太陽的話，你應該設法使你的屋子有暖和的顏色，如黃色，金色，橙色及黃綠色等，如果你的屋子陽光過於充足你就應該採用清涼的顏色，如藍色綠色，色和紫色等。合算起來，最經濟的辦法，是不要使用便宜的東西既不美觀又不耐久，如果你用的東西是很好的質料。那末你用得越久就越會捨不得丟掉的。

現在再來談一談關於傢俱的佈置法。很多人不曉得大件的傢俱——如寫子檯，鋼琴，床等——是必須與牆壁平行放着的。如果一只大鋼琴斜放在屋子裡，那末它就必定是同屋內的一面牆壁平行着。至於鋼琴，上面不應該放置一些團巾像片和瓶花之類的東西，甚至於通常放在上面的琴譜也應該移到別處去。

椅子的佈置，應該顧到兩人對話的便利，不要孤零地單放一隻椅子，傢俱的佈置不要妨碍室內的走路，靠窗子附近不要堆滿傢俱，免得你到窗邊去的時候還要擁動。

壁飾

畫片不要掛得太密。因為太密了彼此紛擾，容易減少美觀。掛線不要露在外面，畫片應該平貼牆上，不要傾斜（如上端比下端離牆稍遠等情形）。關於比較親匿的照片不要放在客廳裡，這種照片所以為人所喜愛，僅僅是一種感情上的理由，它們並沒有色采，也沒有裝飾的價值。他們是物主所喜愛的東西，所以他們應該放在卧室書齋等處。如果你有一張圖畫或是一副掛屛懸在牆上，其下桌面上所陳設的花瓶或是其他的物品，花樣應該要單純，以免掩碎了畫屛的色彩。選擇畫片時最要緊的是顧到室內的和諧或調協。如果你有古雅的傢具，你就不需要現代的畫。如身你的傢俱是現代化的，你就不需要那種想像浪漫派的畫，那種畫極易引起一種着年的想像之感。一副木刻的，石印的或是印象派的畫與現代化的傢俱是很相配的。畫片的鏡框不要用金色的。應該裝以簡單的深色的木框，框上或着上一點最顯著的顏色，同樣的一張畫，鑲在這樣的一個鏡框上，和鑲在金色的木框裡比較一下，你就明白以後永也不要再用金框子了。

還有，在一個小巧簡單的家庭中，作為壁飾用的鏡框，要細的好因為這樣，更能顯出一種簡單的美麗，如果一面清白的牆上，懸掛了一些粗大而華麗的刻花的鏡框子，那雖看就正如小人帶着大帽子一樣粗大華麗的刻花鏡框，祗有配在色采豐麗的「金碧輝煌」的客廳牆壁上，才算得體。

燈的話

現在要說要燈了，燈在屋內，也有着很大的影響的，它的光度，色采，地位……在在都能應影到全屋子裡的空氣與情調。

屋子裡的燈，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二種，一種是應用的，一種是裝飾的，應用的，如寫字臺上的桌燈椅子或牆壁上的閱讀燈，以至最普通的懸掛在空中的白罩燈……這一類的燈，到了夜晚，照耀着我們生活工作，所以它們不應當有華麗的裝飾，其外形，應以清白簡單，切於實用為主，光度要明亮，但是不刺目為要點，明度不足，易傷目力，但反之，過分耀目，對於人的眼睛也是有損無益的，燈罩除了白色或綠色以外，不宜帶他種色采。

至於裝飾用的燈，那當然又當別論了，裝飾的燈，在家庭中的應用，還是要緊的事情，而且，也祗限於較富裕的家庭中，才會想到這種多餘的設備，這種裝飾的燈，便是室內照明。

室內照明的種類是很多的，普

毛線選擇法

寒氣重重的冬天快來了，毛絨線結成的衣裳便也該應用了，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中，不論內衣，外衣，帽子，手套，襪子等，都可用毛絨線來結製，但是小孩的皮膚是嬌嫩的，他們的性情又是喜歡戲耍的，所以對於選擇用毛絨線的質料和顏色方面，都要加以一番注意。

關於毛絨線的質料，須擇其柔軟而光滑，才不致刺擾觸痒或割碎小孩嬌嫩的皮膚，這一層是應注意的第一點。

小孩的衣服，一定是會髒得很，所以若替他們做起毛絨線的衣服，須揀選深濃耐汚的顏色，纔不致剛穿上身，便給弄髒了，何況絨線洗滌既不便利，又不宜多洗以致失掉鬆暖的特質，可是小孩多應該穿些比較嬌艷的衣服，假使穿了深色的衣服，會襯託不出小孩的美麗，和活潑的個性。那麼不妨在結製的時候，用較艷的顏色毛絨線，參結在領頭袖上，邊沿等上面，這樣，對於上述的缺點，便能補救，而且還有些合於藝術化呢，這是應注意的第二點。

此外關於所用的毛絨線的粗細問題，也有加以討論的必要，大概一般家長，多數喜用粗些的絨線結製，取其線粗衣厚，能加強保護體溫，抵禦寒氣的力量，但是結製衣服，因應用較粗的絨線，至於結製手套襪子，還是用細些的好，因為過於粗厚，手足每因之不甚靈活，並且小孩子的手足，也不宜過分保暖，以致減削它的抵抗力。　王成

還是銀光燈泡，也有用年紅燈管的但這是不多見的了。室內照明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給室內以一種柔和而美麗的裝飾光線。所以在燈罩或燈殼上，也都以有美麗的色采爲宜與上述實用的燈光，恰恰相反。

這種燈光，多半用在客廳或餐室中，臥室中也有用的，但不宜太多而華麗。

燈罩的大小也應該加以研究，它不要比燈座過大或過小，把軟緞的臥室燈放到客廳裡是最失調的，但如果把一盞帶有顯明直線或角度的現代化的燈放在一間全無現代化陳設的屋內，也是不調和的。

室內的背景

室內的背景應該細心計畫。灰色，綠色和其他暗色的牆壁容易吸收陽光，不像淺色的牆看看那麼愉快。至於銅床，最好永遠也不要用如果你已經有了銅床，最好把他們上了漆，大槪漆色以珍珠灰最爲裝飾家所賞識，與你屋內的背景顏色亦配合。但是，記經，千萬不要用銅床。

色調過分暗的背景，在一個家庭裏，無論是寢室或是會客室，都是不大適宜的。通常，會客室中的背景，最好是明朗而簡單大方，那種「小家氣」或暴發戶，式的「華麗」，反足使人鄙視。至於寢室中則應於單純中微帶一點嬌艷的情調譬如，暗紅的綽巾，就是有這種作用的。不過，家庭的美的佈置，還有種種本身環境的關係，恐怕千言萬語所不能完的，所以有許多地方還是須要接自己的和環境的。 (完)

向大衆建議規定婚姻節

—于一華—

現在世界上，普通社會所流行的，有兒童節，聖誕節，植樹節，記者節，萬愚節等等的紀念，這幾個紀念節日，我們東方這幾年，也已經開始去紀念了。

去年，有人提議，人民結婚，要規定一年之內有幾天結婚的地點要起建一個大禮堂等等的規定，一則免去合婚擇日殊俗異禮的陋習，二則可以收到人民婚禮整齊劃一的效能，三則可以替人民節省了許多糜費，是一種很好的辦法，在人情風土上，也是很有關係的，惜乎到了現在，並沒有實行。

依照我們中國禮教上，生理上的習慣言，一般民衆，本來各有結婚的年齡，（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結婚的日期，本也有一種的規定，（詳見周禮禮記）現在的苗族猺族，倘有這種遺俗，關於男女結婚的規定，要不外乎循順着天時氣侯的正當關係，多一半都主張在春天去舉行。

我們屏去宗教上政治上的各種意議和意味，完全從科學上，生理學上，去研究這個問題，總以爲男女結婚的日期每年總宜在春天，因爲在春天天氣和煦，氣候溫和，百草千花，千紅萬綠，那一種澹蕩和暢的氣候中，恰正和男女生理上性慾的衝動上，成一個適合的正比例，青春的甜蜜，自然界和人生間，融合無間，却打成一片，正是青年人們結婚的極好的期間。

在這個期間內，我很希望世界科學家，斟酌一個最適當的日辰，爲世界各國青年男女的「婚姻節」到了這個日期，除一般社會上，照例舉行相當紀念儀外，式像官廳，教堂，各大學，及一般民衆有關係的團體，均舉行這個婚姻節的紀念儀式和點綴，從今以後，世界上每年中，便又添出來一個婚姻節。

說到這裏，有人說了，一年之中，僅僅規定一個日子爲婚姻節，除了這一天之外，青年男女，便不能結婚，這豈不太拘狹了嗎：「婚姻日」雖然是規定了這一天，「婚姻節」的前後，均可以定期舉行，再不然，婚姻節之外，再規定一個「婚姻月」，也在二三四這幾個月內，這「婚姻月」以內，再規定幾個日期，定爲「婚姻日」，青年男女，結婚都在這個婚姻月裡的婚姻日去舉行，也無不可，總之，婚姻節這一種規定如果能夠實行，不但在社會上，收了整齊劃一的效果，在民衆思感觀瞻上，及一切婚姻風俗儀式上，無形之中，也發生了一種教育上的教導和制裁，尤其是一般青年男女有了「婚姻節」及「婚姻月」的認識，思想上生理上，也有了一種節制和限制，復興我民族前途上，恐怕也有相當影響能。完

新式婚姻爲何不能美滿

—張毅民—

只要我們留心一下現在婚姻的現象，我們便會覺察出：新式婚姻雖稱合理，但多不能美滿，報上離婚案件，要以新式婚姻佔大多數，而舊式婚姻，雖不合理，但多能偕老百年，這是什麼原因呢？

1，新式婚姻雖予青年以婚姻自主權，但多未到達相當年齡，即講戀愛，人本是感情動物，男女相處日久，難免發生感情，因卽認爲戀人，正在戀愛程度達到最高度時恨不能早日同居，於是，雙方未經相當時日，認識尚不清楚，卽草草結婚，及至結婚以後，發覺了對方的劣點，以及雙方的性趣不相投和時便發生了裂痕。

2，男女二人，戀愛時期，一切言行，多含有虛僞，雙方均不敗露自己之劣點，卽至結婚以後，爲日既久，眞形畢露，雙方發覺，於是引起了不滿意。

3，大凡一個人，他的知識越高慾望越大，而一般自由結婚的青年大多數是受過中等教育的，都是抱着很大的慾望的，可是，凡事不能盡如人願，結果難免發生悲劇。

那麼，新式婚姻怎樣可以圓滿呢？我們先看一看舊式婚姻圓滿的原因：

（一）因爲他們的知識多不很高——此指普通人而言——慾望當亦不大，凡事知足，當然不再感到什麼不滿。

（二）女子方面，受了舊禮教的薰染，腦海裏已經存了「嫁雞隨雞走，嫁鴨隨鴨行」「從一而終」的思想，自然不再往旁處想，也不敢想，所謂「離婚」她們根本就想不到，所以，她們對於丈夫，處處都要忍耐，卽使丈夫不愛她們，她們也要沒法感化所以，沒有不和睦的事情發生。

舊式婚姻，固然是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能因了它的不合理而消滅了它的優點。大凡一件事我們不能絕對的一味信認，我們要互相參考，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就如「知足」這件事，是極應採取的「從一而終」也是應該有的思想，當然不能爲它來傳生，不要把「離婚」的思想存在腦海裏。至於女子被處迫而忍耐當然是不合乎時代的然而，我們假設互尊互諒，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

除此外，並須注意下列幾點：

1，青年男女，發生戀愛後，應卽詳加探悉，對方的志願，性情都趨……是不是和自己相同？還應深刻的認識清楚。在此時期，選擇的標準，越嚴越好。並且友誼時期，應越長越好，最好能在二三年以上。

2，未結婚前，一切言語行動都要誠懇，處處都要坦白的赤裸裸的表現出來，到結婚後，自無差異，當然不會有不滿意的地方。

3，婚姻自主權，雖操之於自己，然自己年齡關係，見識淺陋，對於選擇上自然難期圓滿，所以，妨和父母取合作的方法，事先商請父母，以期達到圓滿地步。

倘以上各點，均能見諸實行，不滿意的婚姻自然沒有了。（完）



第一回　疊鼓唱斜陽春濃人醉　登樓臨大道草長鶯飛

九

也沒一個人立起來，只是一個年紀稍老的，有氣無力的喊道，樓上有屋子沒有，隨聞樓上也有喊聲，由樓梯口傳下來，似乎回答說有，那夥計就向神經麻皮道，上樓吧。九芝見毛夥毫無禮貌，而且對客人說話，連個請字也不肯破費，就明白神經麻皮，必因寒酸態度，拮据行爲，受着輕視和慢待，不由替他感到沒趣，但神經麻皮却不自理會，挽着九芝一同上樓，到了樓上，上面一個毛夥看見神經麻皮，也現出不歡迎的冷淡態度，他本立在一間房門之旁，手拉帘攏，似乎預備揭起來讓人進去，及見是不及格的客人到來，竟把拉帘的手放下，離開房門，向他二人說聲請這邊，就在前引領，走到後樓一間極小房間，才讓進去，九芝入室一看，見這房子小如鴿籠，陳設簡陋得和麻皮在舘中的臥室一樣，只於板床上多了一張舊被單，桌上多了隻破鏡子，墻上多了兩張年畫，而且滿床臭虫血，九芝暗自搖頭，但也只可坐下，那毛夥在門外向麻皮問道，您可是招呼七姑娘麼，麻皮連聲應道對了，七姑娘，招呼七姑娘，那毛夥便放下門帘，高喊七姑娘，九芝覺得這毛夥對麻皮有些公然侮辱，因爲麻皮心情這樣熱烈，起碼也必來過幾十次，而毛夥竟假裝不認識他，但不認識又何以知道他招呼七姑娘，既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但看麻皮時，却正在精神興奮，意氣發皇，在那裡一會兒豎整衣襟，一會兒摸摸頭髮，專心誠意的等候，那知這一等竟等了很大工夫，還不見有人到來，聽着前面笑語歡嘩，似乎把他們忘記了，麻皮漸漸變得坐立不安，隔幾分鐘便向外探頭張望，過了約摸有二十分鐘，才有另一毛夥送進茶來，放下便走，再過一刻鐘，居然來了個女人，九芝疑惑是麻皮的貴相知到了，急忙注目瞻仰，不料來者雖是女人，却已年將半百，而且梳頭裹脚，古意盎然，原來是個老媽兒，那老媽兒進門叫了聲二爺，說了句我們姑娘正在前邊忙着，就要來了，又給倒了兩杯茶，再說句擱在這兒涼着吧，就又退出去，一去之後，房中又寂靜起來，九芝好不耐煩，看着腕上手表道，我們進來快三刻鐘了，麻皮紅着臉咳嗽兩聲，才道，我認識的這老七，是個紅人兒，一天忙的很，大約他是要把別的客人應酬走了，再來陪咱們長談，咱們也得體諒她，耐點煩兒，九芝聽着要笑又不好笑出來，心想我今兒倒是遭劫在數，陪他到冷宮受苦，已然難堪，還要看他的醜態，聽他的鬼話，早知如此，絕不進來，想着忽聽門外有細碎的高跟鞋響聲，由遠而近，麻皮一躍而起，跳到門邊，似要掀帘迎接，但他的動作稍嫌遲慢了些，九芝正在好笑，但那脚步聲已到門前，麻皮很快的把門帘掀起，九芝一看這進來的人，立刻斂却笑容，現出驚異之色，他眼中覺得一陣發亮，好似房門變成一面大鏡，映得房中燈光，加倍增了光明，其實這光是由那進門的女子身上發出的，九芝突然悟到容光四照的話，不由看得呆了，那女子生得一張美秀的臉兒，一付苗條的身材，態度大方，風神流麗，而且有一種幽媚的情致，發生於眉梢眼角，身上穿着一件印度紅的旗袍，脚下穿着繡花小鞋，頭髮只燙作簡單的波紋式，打扮很是樸素，但却似通身上都閃動着光華，瀰漫着風韻，九芝看着，心想這必是麻皮認識的妓女，但在娼門之中，何以竟有這樣美人，尤其難得如此神清氣秀，簡是閨中意致，林下風姿，莫怪麻皮如此顛倒，爲她連褲子都當了，不過這樣美人，竟被麻皮享受，雖在青樓之中，也未免有彩鳳隨鴉之感，九芝這樣想着，那女子已小步姍姍，進到房中，却是沉着臉兒，目不邪視，麻皮在旁望着她似乎變得不知如何是好，笑嘻嘻的叫着老七，老七，你出門了麼，很累了吧。那老七直有些無視他的存在，只微微點頭，向裡走着，忽然秋波一轉，瞧見了旁邊坐的九芝，向他稍一顧盼，立刻玉頰開霽，却轉過臉向麻皮發出命令的聲音道，你給引見朋友，麻皮聽了如奉綸旨，急忙陪笑說道我還忘了，這位是陸二爺，這是我們老七，那老七想是被我們二字刺了耳朵，向他白了一眼，又轉臉向九芝微啓瓠犀，嫣然一笑，隨手遞過枝紙烟，九芝接過道謝，又搶過她手裡的火柴匣道，自己燃着，那老七笑道，您太客氣，請坐吧，九芝聽她語聲脆若銀鈴，嬌似新鶯，而且含着溫柔意味，和方才對麻皮的冷硬聲音，大不相同，不由心中一打轉兒，那麻皮這時已湊到老七身旁，很親嫟的說道，陸二爺不是外人，老七不用照應，你上樓下樓的應酬客人，還不夠累，就躺在床上歇歇吧，老七好似沒聽見他溫存熨貼的話，只把腰兒一扭，翩然離開麻皮身畔，坐到九芝旁邊，麻皮對於這老七好似愛得要命，但又似乎時常受到冷遇，因而著有戒心，望着她又愛又怕，有如欲採玫瑰又恐刺手，脚下趦趦趄趄的想向她身邊挨擠，又料着必吃沒趣，欲前復却的忍了半晌，終於忍不住，就又湊到老七身旁坐下，老七還沒容他走到，自己先立起來移坐到椅上，拿起枝紙烟自吸，看樣兒她是去取紙烟舉動很是自然，其實却是躲避麻皮，因爲她只在燃時把紙烟含在唇間，吸了一口，以後就夾在指縫，只看着烟縷裊裊上升，九芝看她態度好似十分倨傲，簡直不肯對麻皮稍加顏色，心中更覺麻皮可笑可憐，却又詫異一個妓女何以有這樣大的架子，勾欄生涯，原以媚人爲業，她反其道而行之，前途豈不危險，但再一觀察，這老七的冷淡面容之下，却隱藏着溫柔的本性，這一付神情，直是單獨對付麻皮的，她雖不說話，却時時含笑向九芝偷覷過來，但麻皮一開口說無聊的情話，她立刻就斂笑顰眉，及至轉臉對着九芝，又是笑靨生春了，九芝漸漸覺悟這老七對麻皮十分厭惡，大約麻皮自認識她以來，不定說過何等肉麻言語，作過何等卑鄙舉動，而他的形貌又是那樣的醜惡猥瑣，當然久已招致老七深惡痛絕，可是作生意的規矩，不能拒絕花錢客人，老七既無法阻他前來，只可這樣對待，難得麻皮竟絲毫不知意味，還把她當作風塵知己，弄得魂顛夢倒，裘敝金盡，眞是當局者迷，但在我局外人看來，立在和麻皮朋友立場上，自然對她的傲慢行爲，覺得不滿，可是由人情上看，麻皮這樣的人，根本沒有追求女人的資格，何況又不自度德量力，妄想高攀這樣天仙化人，實是自取其辱，而且他的溫存體貼，又都極討厭之能事呢，所以對他們實在不易判斷是非，好在麻皮自己能夠以辱爲榮以苦爲樂，我不過陪他來此一次，又何必多管閒事，坐會告辭走了也罷，九芝想着，却見老七的眼波，不斷向自己瞟來妙目流光，漆黑的瞳人兒，似乎含情欲語，初尙以爲他只是厭惡麻皮，加以冷待，但對自己這初識的人，無端含睇，覺

得不安，故而稍施色笑，以資抵補。但過了一會，忽覺她在不斷瞧着自己之時，每逢自己一去瞧她，她就很快的把眼光避開，同時雙頰微暈紅霞，九芝念頭一轉，立刻感覺到一種溫馨的情味，心中一陣發熱，同時房中的空氣，好似變成一種柔軟溫暖的物質，把他浸在裡面。尤其對着老七那一面，好像由老七身上放射出看不出的熱力，把他半邊身體都炙得酥軟了，這時老七的眼光，又從地下抬起，回到九芝面上，似乎由他的面容和眼神中看出什麼，竟而無端自笑：低下頭去。九芝更覺心中迷茫，同時想到旁邊還有個麻皮，這半天靜悄悄的，莫非正在觀察自己和老七的情形，若生了疑心，豈不得罪朋友，想着急忙收斂心神，想要掩飾，其實麻皮絕未注意到他，而且一直沒斷說話，九芝只爲心有專注，聽而不聞，急想借個事故，掩飾心中的不安，咳嗽一聲，很客氣的向那老七道，七小姐一天很忙吧，我還沒領教你的芳名。那老七抿嘴兒一笑，才答出我叫兩個字，那麻皮好似正在等待機會，一聽九芝詢問，覺得正是自己聯絡感情的好機會，怎肯錯過。猛然一跳，就到了椅旁，作出親熱態度，把手放在老七肩上，揮着另一隻手叫道，我們老七稱得起大名鼎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是南雲落子館台柱的花月琴麼。你眞孤陋寡聞……九芝只聽月琴兩字，已覺頂上轟的一聲，臟府中立刻似被千頭萬緒塞住，神經全失了作用，對麻皮底下的話，完全不能聽見，只把眼望着月琴，心中跳動得似乎發着聲音，連問着就是她麼，就是她麼，那知月琴在麻皮說話中間，忽然臉兒緋紅，霍的由椅上立起，嬌軀一轉，閃開了麻皮的手，恰恰轉到九芝面前，她的舉動是那樣迅速，却又不失安詳。手兒一伸，把吸剩的半支紙烟遞給九芝，九芝倒是心慌手顫，五個手指好像都黏在一處，幾乎像大把抓東西那樣把紙烟接過，那老七已翩若驚鴻的走出門去，那麻皮竟不覺嘸吃沒趣的難堪，把眼兒直瞪着看她出去，又跟到門口，向外探了探頭，才走回問九芝道，你瞧她的身段多麼美，只這幾步走兒，就足教我作夢三天，更別提容顏的美麗，心性的聰明，這才眞正是上帝的傑作。上海人都說胡蝶是上帝傑作，那是阿其所好，胡蝶早年還好，到登了皇后寶座，就成了外國人說的，一隻神上安個大圓球，說是上帝的加料出品倒成，大約上帝那一次造了若干人類，最末才造到胡蝶，一看各種材料都是恰够，只脂肪和渣滓剩得多了，也許正趕上暑天，再留下去恐怕變味，就一骨腦兒放在她身上。所以才便宜她的丈夫，得着分兩加重的太太，說着哈哈一笑，又道，我們老七才足當上帝傑作而無愧，豈止傑作，簡直是代表作，豈止代表作，簡直是神妙之作，不，不，是神來之作，好比我們寫文章，一陣靈感來了，提筆寫出，過後自己看着也疑惑怎會寫得這樣好，再想誠心經意再作一篇，就作不出來了……他這裡刺刺不休，九芝却是一句也沒入耳。

吸着月琴吸剩的烟，咀嚼情味，心裡只想這老七也叫月琴，她莫非就是叔子賞識的月琴，莫非就是我精神上久已深纏固結，一年來遍訪不見的月琴，若說是她，天下那有這樣巧事若說不是她，世上又怎會有如此巧合。叔子所見的月琴，是那樣的美好，麻皮所識的月琴，又是這樣的娟秀，如此佳人怎會竟有兩個，而又同以月琴爲名，恐怕只是一人吧，雖然那個月琴姓吳，這個月琴姓花，但勾欄妓女，慣用假姓，百家姓中，雖有花字，却非她們姓的來源，她們只是無意識的用這美麗字眼，替代本姓，所以個中姓花的最多，這月琴也許本姓是吳，入了勾欄方才隱眞用假，只恨叔子未曾同來，否則早已認識出來，但又轉想叔子倘若知我在此，豈不成了他取笑的材料，我只好自己探聽，若能探明她眞是那個吳月琴，我就……九芝想到這裡，忽覺心中橫生一道阻障，立刻爽然自失，即使察知她確是那個神交心盟的人，自己又能怎樣，她已然墮落了，我有何力加以拯救。難道跟隨麻皮之後，到這裏來作嫖客，何況她已被麻皮捷足先登，自己連嫖客資格都沒有呢。九芝正在心神歷亂的想着，麻皮仍口沫橫飛的說着，二人雖然近在咫尺，但精神隔絕直有千里，各有所思，各有所望，正在這時，忽然門帘一啓，有人說話，才把二人的心神引到同一方向，門外來的是個夥計，掀起門帘高聲說道，請到本屋坐，九芝聽着，知道這是勾欄規矩，客人認識某一妓女，本該到她本屋坐地，但有時生意過忙，本屋先已被人霸踞，那就只有依着先後次序，陸續延入，和官場的記名補缺一樣，不過本屋只有一間，而來客或有十帮八帮，即欲依次遞補，也苦時間不够，因而有的客人不待進入本屋，就自走了，日久妓女便從中作弊，以愛憎分別待遇。有時空着本屋，留給愛人享用，把其餘客人，都讓在別室，因而有的根本進不到本屋，然而規矩總是規矩，所以九芝聽了夥計的話，覺得是當然的待遇，就立起要與麻皮同行，那知麻皮倒像遇着意外的事，一陣發怔，望望那夥計，又看看九芝，眼珠亂轉，手足失措，好像一個挑水夫，突然接到聘他作官的通知，既驚沒有來由，又疑不是自己，九芝看着，初覺詫異，纔而微有所悟，就向麻皮推了一下，低聲道．走啊。麻皮方悟自己失神，連聲道，走走，二人就一同出了這冷宮一樣的小室，隨夥計到了前樓。行至一間房門，夥計把雪白的門帘掀開，二人眼前大放光明，房中電燈皎如霜雪，直射出來，及至進到房內，九芝四下一望，心中暗誇好漂亮的房間，原來裡面是兩間大室通連，墻壁房頂，都糊着淺碧色的花紙，迎面墻上掛了一面大鏡，鏡前並列着三盞乳色圓珠電燈，映到鏡中，生出加倍的光度，所以由門外看來，那樣照眼，房中很簡單的陳設一套象牙白西式傢俱，靠左面是一套精美的沙發，沙發前是短几矮榻，右端放着一架很大的鋼床，而且左右端墻上都有懸鏡，也一樣的映着電燈，所以屋內顯得雪洞相似。九芝看着，知道這月琴是個極紅的姑娘否則絕不能享用這樣妝閣，不由心中沉吟，想到叔子所說那月琴的寒苦情形，孤高行徑，怎會隔了一年，便已成爲紅妓，妓女走運，不止仗着容貌還要善於撒嬌弄媚，假意虛情，不能把人迷入玄中，盡力報効，但叔子所說的月琴，似乎距離這程度尙遠，怎會在短期間出人頭地，莫非不是她吧。但看方才她對麻皮的情形，却顯出孤芳自賞的性格。和叔子所說的月琴相似，至於她的境遇，雖然由淪落江湖的歌姬，改作賣笑生涯的神女，並不得是飛黃騰達。但在俗眼看來，却是自九淵升入九天了，向來風塵女子的際遇，本來容易升騰。昨日還在街上拾煤核，今天便可以帶上鑽戒，坐上汽車。我們臭男子實苦望塵莫及，男子便能筆頭日上，也是慢如蝸牛萬不能像女人那樣一飛冲霄。就看我自己，去年春天穿着這件夾袍，今春仍是這件夾袍，眞是故我依然，毫無改變。所變者只是夾袍上的破孔，今年比去年稍大，唇上的鬍髭兒，今年比去年稍多而已。以我這樣境遇，怎還不知自揣，胡思亂想。即使這月琴果是那月琴，我又將如何。想着蕭然意盡，把心冷了一半。惘然回顧麻皮，想要和他說些閒話，以解心頭沉悶。不料麻皮正立在桌前，左右張望，好似鄉人入市，看到五花十色的繁華景象，心神迷亂，兩隻眼不够使用，瞧瞧這邊，看看那邊，面上現着驚羨之色，口中也在念念有詞，似乎對室內一切，表示歡喜讚嘆。九芝瞧着，忽又心中一動在詫異中把方才想到的事重提起來，便向麻皮道，老兄，你怎這樣仔細觀賞，難道是第一次，進到貴相知的妝閣麼。麻皮聽了，又似被他觸着癢處，忽然變作得意樣兒，笑了一聲，湊到九芝身旁坐下，低聲說道，難得難得，今兒是我的紀念日我對老七的初步戀愛，算是成功了。你猜得不錯，我今兒還是頭一次進她的本屋。

（未完）



十三

趙明打算吃個溜炸丸，一個肘子，四兩酒什麼的，他覺着在這館子裏叫這菜有些失體面。必須得叫他一個什麼鷄什麼魚，才顯着有氣派。可是他對於鷄魚這類菜名有些不大清楚。要問夥計你們這裡有什麼拿手菜，可又不好問。他想：他家既是大館子必有出名的菜，既到這個地方來吃飯反而叫不出這裡的名菜，顯着有些煞風景。不如做出客氣樣子隨他們便。他們必會替我叫一個好菜。他籌措半晌道：「你們幾位要菜吧！不客氣。」

建華秀儒一死兒的要他要菜。他是一死兒的不要，最後老李替趙明要了一個溜炸丸子，一個什麼櫻桃肉。

「我是知道我們趙先生的口味，到那兒去總是先來個溜炸丸子四兩酒，我想今天更不會例外，」老李一邊說着一邊寫着。

「得了！你瞧你！」趙明有些不大舒服這句話的裡面俤是夾雜着「你瞧你，你竟給我洩氣。」的意思，他並沒有說出來，他想如果說出這句話來的時候，那就準洩氣了。

於是，他們要了酒菜。

「李二爺來了！」是尖聲細氣的女子聲音從帘隙拋進屋裏。繼而帘子一閃，顯露出一個淡襟脂粉的女招待。她那瓜子形的臉上刻了兩個酒渦，兩條彎眉下嵌了兩支幽而媚的清盈的大眼，烏黑的短髮，嬌小的身材，確是美麗。

趙明正在憧憬着溜炸丸子的滋味，而發現了比溜炸丸子還美的女人，不禁使他愕然。當那女人的視線向他掃來的時候。他覺得有一種無名的又麻又凉的線從脊椎骨的下端直撞入他的脖脛，是一種說不出的味道。大概有些舒坦。

「三兒！就認識你的李二爺，眞是的，明日跟人家打了架好有李二爺在法院裡給你想辦法是不是？哈！哈！」秀儒在旁邊說笑話。

「你瞧你，湯還沒有來，就先吃起醋來了。」是一半嬌嗔。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

建華凝視着這女人，他看她的形態像一個人。但是，他一時又想不出是誰。突然的想起有些像他曾戀過的一個女友黃淑芳。他又不免有些惆悵，他曾對於女人厭憎了一個時期，他也曾變過一個時期，他拿出赤裸裸的心血去塗染着眞摯的愛。但是，沒有一個女人能瞭解愛的眞價，除去黃淑芳一個人懂，但是她太懦弱，她沒有打開間阻他倆的家庭問題的能力，以後，建華再不去談愛，他既往的精神都消耗在愛的身上，所收獲的祇是滿腹創痕，於是他認爲女人是吃人的毒蛇，是遮蔽前途光明的帷幕，愛是削毀人的厲器，如今看見這個像黃淑芳的女人，又想起黃淑芳既往的一段，心裡不禁的泛起一陣酸味。

「晐——」建華擎着酒杯，不禁長嘆。

「怎麼啦！建華？」老李問。

「沒有什麼事，酒太辣了。」建華極力的掩飾。

「等會吃完咱們還有好地方去。」

「你說了半天上好地方兒去，我問問這好地方在什麼地方，那個地方究竟怎樣的好法。你說說我們也好聽一聽。」趙明逼迫老李。

「趙先生！太不聰明，你要問這個地方準有女子，你先看看這個好字，是女子兩個字拚成的，那個地方既好，便有女子是無疑的了。」秀儒在一邊打趣說笑話。

「漂亮！眞聰明！秀儒這樣一解釋，我是頓開茅塞，佩服！佩服！眞成！」趙明的眼睛，已透出醉意，他搖恍着頭，贊不絕口的說。

他們費了兩個小時才吃完飯。由建華代付了飯賬。

「好酒啊！好酒！」老李有些醉，他摟着那個叫三兒的女人，搖頭恍腦的叫喚。一步一步的往樓下恍。

「老李！怎麼？着酒就醉！是謂之小量也。」趙明雖說老李量小，而他在樓梯上却有些頭重脚輕，飄飄的要飛下來。差一點兒從樓上跌下來，幸虧有秀儒在旁邊把他拉住算是沒有跌倒。

建華雖沒有喝多少酒，也醉了，他想起既往的戀愛故事。尤其是今天看見跟黃淑芳長得一樣的女人。周秀儒很矜持的幷沒有醉

「走啊！咱們到好地方去也。」老李要唱二簧。

「你們三個人玩去吧！我的頭有些痛，回去休息休息吧！」建華苦着臉，乞求着他們三人。

「不成！你沒有醉。不能先回去。」

老李隨着儒秀說道：「得了！建華！你跟老劉都是些假道學，一聽見女人這個名詞就厭怕，就恨死，你們既是這樣，莫如剃了頭髮去當和尚不就完了嗎？每天際唸經吃齋，連女人的面都看不見多好！……眞是的！」他醉眼斜視着建華，似乎還有沒說出來的話，意思是再引證他那「食色性也」。的人生哲學。

「……」建華祇是笑。他覺得老李說的話比老劉說得澈底，繼而又想到老劉的話並沒有錯處。於是，老劉的話與老李的話在他酒後的腦子裏打起仗來了，使他自己沒有法子解決這場糾紛，大概老李的話戰勝了老劉的話。

老李顧好四輛人力車，終於建華也隨着他們坐在車裏被車拖走，徑往西單走來。

這被各色變換着的燈光籠罩着夜間的西單，確比白天活躍得多，尤其大商店門前高懸着的霓虹燈襯在黑色夜幕上，甚是火熾，彷彿是空中的錦繡寬帶，來引誘行人的視覺在花磚砌就的便道上的行人，都很優閒自在的蹓着，或是瀏覽着商店前佈滿綺麗的貨品及滿射燈光的窗子。雖然未必都是紳士，而走到那裡的人却都帶着十足的紳士氣派，否則不配稱爲「蹓西單」或者「逛商場」似的。將或有的因爲聽如雷鳴的無線電廣播的唱片被人碰一下，也祇好怒目而視，等人家走過去，再沉重的罵兩聲。因爲有閒的人多則難免被擠，擠人的與被擠的都在挺客氣的擠。似乎如此才顯得出有「蹓」與「逛」的資格。

「一馬離了……西凉界……」如雷鳴一樣的從一家大商店播放出來。

「一馬離了……西凉界……」是趙明的聲音。他聽見戲總覺着嗓子發痒是難免不唱的。他的左腿搭在右腿上直搖盪，右手擊着左腿的膝蓋。雖然車子有些搖晃，並未因此而停住他的嘴。

建華確有些醉意。他被夜裡的秋風吹着雖有些清醒，而却冷得他發抖。他把兩隻手交叉在胸前，仰望着街旁高聳天際的大樓竟有些眼暈，那些高懸在各大商店門前的紅色，藍色，綠色的霓虹燈光在他的眼裡竟飛

舞起來。他恍然的記得有過這樣的境界，恍然的一個淸秀女人的面龐直浮現在他的腦裡那是他曾用相當的力量葬埋在心的深處的一個影子，而如今又被他自己掘發出來的—曾熱戀過的黃淑芳。一段往事輕個的從他心裡移到迷茫的眼下。

那是個幾年前的十月的一個晚晌，建華同着黃淑芳一起挽着臂很快活的在西單走過如今他看見景物依然的西單，而黃淑芳並沒有在自己身旁，祗有尖寒的夜風侵襲着他的肉體，怎不使他傷感，辛酸呢？當他想起如今黃淑芳，溫軟的肉體是不是也像那個女侍者一樣的任人戲弄時，更不免有一股辣味的東西刺入他那滿是愛情疤痕的心。他希望馬上看一看黃淑芳，才能使他平靜。但是旁邊並沒有些微黃淑芳的痕跡，祗有不瞭解他的老李他們三個人。他看見街上的行人祗知道自私的享樂而不知道同情他，使他憤恨。此時宇宙間的一切都充滿了使他厭憎的東西。他合上眼，而黃淑芳的影子竟潛入他的眼簾裏如雲一樣的飄蕩，他不禁的長吁了一口氣，嘴裡囁嚅着呼道：「淑芳！淑芳！坑死人哪！」熱淚不禁從眼眶溢出。

「喂！建華！你瞧！快瞧那個在玻璃窗前的女人。」老李用勁的喊建華，恐怕建華的耳朵被街上的喧嘩塞住。「你瞧那女人的鼻子，嘴，尤其是身段，像不像孫？」並用力向一家商店門前指着。

建華並沒有聽見。他祗有用手巾擦眼淚。他已被痛苦咬住，雖然街上發出各種麻亂的音響，而他並沒有聽見。彷彿有一層堅硬的板，在隔離着，他整個的陷入另一個世界裡，那裡有空虛，慘淡，及一群模糊不淸的陰影直向他包圍著。

他不堪這種痛苦，哽咽的乞求老李說道「老李！我的精神太壞了，眼暈，耳鳴，腦子裡總像有蟲兒在齦我，我先回學校去吧：以後我們玩的機會多得很。」

「你瞧你這些閑事，大家伙兒都很高興的去玩，單獨你一個人總是這樣彆扭。」老李聽建華說要先回學校，有些打斷他的高興不耐煩的說着。「等一等，這就快到了。」他說話的聲音被車顛得浮起了一陣波紋。同時一股灰白色的紙煙氣從他的嘴裡鼻子裡噴出悠悠蕩蕩的往後飛去。

建華還希望跟老李談談他今天舊地重遊而引起他的傷感，來表示他不願同遊的原因但他很知道老李必會說出不能瞭解他的話。例如：「那兒那麼些事，女人是牆上的灰皮，揭下去一層還有一層。女人祗是男子的玩具中最生動的一種而已，何必如此煩惱呢！」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這些話雖是善意的，但他總認爲不但不能生出一種力量把他腦海的陰影磨掉，反會更引起些無味的糾纏莫如跟老李不說。

車子擠出了車羣，竟向西單附近的一條小巷同奔來，那喧囂的街市逐漸的離開了他們，他們從微弱視線的燈光下走進黯淡陰森的小巷裡。街燈發射着灰黃色的光芒，懶懶的佇立在牆角，幾支車燈的光，搖搖晃晃的顯現在黑的巷子裡。雖然較比明亮，反而把原有的恬靜弄亂了。車子拖着四個不同心情的人，曲曲折折的走了半響，才停在一家朱紅油漆大門的前面。

老李按了按門鈴。

「誰呀！」隨着門開處露出一個肥胖而活潑的娘姨，在姣好的面龐上塗了嫵媚的笑。「唔！原來是李二爺，我們小姐還有五小姐七少奶奶，劉家的孫少奶奶打牌呢！」隨着關了大門。

「巧極了！七少奶奶居然在這裡，眞是的，少見。」老李聽見那娘姨說有七少奶奶在這兒打牌，心裏有一股無名無形的東西直衝進他的血管。使他的全身都顯着舒坦。他慌慌忙忙的整了整領結。又用袖子撢了撢衣襟，猶如拜訪官衙一樣的神氣。

一陣嬌嗔甜笑間加雜着牌碰牌的聲音從一間大廳房裏傳出來。直遞進他們四個人的耳裏。

「七少奶奶還提二爺來着。」娘姨在前面走，開了廳房的門。

一陣桂花甜香及女人用的粉香，早從窗隙流到院裡。

「嘿！香呵！」趙明聞了香氣不住的舔嘴唇。他向來好擺官僚架子及大聲呼喊的。如今聞了香氣，聽見廳房裡女人嬌嫩的嗔與笑，他那既往的習氣早被這香及笑給刮去了。他那好說話的嘴也閉上了，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觸，這種滋味大概比炸丸子美。

建華隨着老李走進廳房，覺得甚是輕鬆舒暢。

在廳房的中間懸着一支淺綠色的磁製花燈，透出幽靜的綠光充滿這間廣大廳房，燈下便設着一支牌桌，打牌的四個女人聽見有人進來，便都停着了。

「小李！這些日子怎麼沒露。那兒去了？」一個淸秀而龐的女人，笑迷迷的說。

「我的七奶奶！怎麼那麼少見啊！」老李獻着笑臉直向七少奶奶奔來。他看見有兩個不認識的女人在座「唔？」他自覺有些失禮。

「小李！瘋了！」有朋友在這兒，這樣沒有禮貌。」坐在七少奶奶對面的一個女人臉上顯出一派正經，在責備老李。

這個女人建華認識，並未晤過面，在京津交際畫報上刊過像片，就是京津交際名閨孫梅麗女士，跟老李有三年的交情。可稱爲交際名閨中的老手。她生得一付姣媚動人的面孔，終日在大家子弟中討生活。甚是得意。她時常粉墨登場，因此聲價百倍。設若一般富有子弟與孫梅麗沒有認識便不算富有似的她跟老李的認識即在三年前的一個夏季裡，她初次登台唱戲的那一天，因爲做出一些違背警章的事被警局捕去了。後來由一個姓聯的介紹給老李，再由老李的父親從中幫忙才算終了。後來她們的往來甚是親密。老李無形中便成了她的常年法律顧問。她自認識她以後確變了形態，他是無日不在女人隊中鬼混好在孫梅麗的朋友極多，什麼七少奶奶，九小姐，或是什麼府裡的十三姨奶奶都跟老李處得來。第一樣老李年青漂亮，他家裡又有錢，又能在法界裡給她們排解難題，如此老李的名字在一般富有的婦女隊中佔了相當的位置。所以老李與孫梅麗的名字常在各種大小報紙上軟性新聞裏見到。甚至照相老板也要時常請他們拍照肖像做爲他的廣告。

近來他們爲這消遣方便及聯絡感情起見大家湊在一起拿錢辦了一個俱樂部。終日渡着脂膩粉香的生活，今天老李他們來的地方便是這個俱樂部，孫梅麗便住在這俱樂部裏一切的事都由她一個人負責管理。

「來吧！我來給你們介紹介紹。」那個七少奶奶手指着老李面對着那兩個女郎說：「這位就是我常提說的李孝天李先生。」又向老李說：「這位就是劉將軍府的五小姐，這位五小姐的弟婦劉府的少奶奶，都是我們的同志。」

老李的眼睛忙了，不住的打量，他們的嘴也忙起來

不住的說：「久仰久仰……」

那個五小姐是個細長的身材，一張瓜子臉，雖然姣好，祇不過年歲大些，老李並不太注視，那個少奶奶生得甚是動人，嬌小的身材，一張鴨蛋型的臉，伶伶俐俐的早把老李的魂抓去。而當那少奶奶一說話，簡直的又把他的魂給扔在地上。

「李先生的大名，久已慣耳。今日相見之下果然英俊。」如手指抓沙鍋一樣的聲音，從那嵌金牙的女人的嘴裡發出。嘴一張一合露出金光

這是老李想像不到的事。他滿腔的幻想，被事實打破，他默唸道：「眞是個看不中用的。」

老李又把建華，希儒，趙明三個跟孫梅麗，五小姐，劉將軍的少奶奶及七小姐等人介紹一番。他們分別坐在沙發上。

老李很正經的與她們周旋着一擧一動都有一定的尺寸，抬一抬胳膊，動一動腿都有些像電影明星。他們由矜持，靠攏的談話，漸次的大聲說笑起來。

趙明的酒，有點醒了。他沒有到過這種場合，他自已覺得處處又舒服，又彆扭，坐在沙發上有些不安。眼睛像釘子一樣的看着這四個女人。他心裡有些痒，身上又覺得無力，他被這整個的環境軟化了。好像有人在他耳邊說話：「趙明呵，趙明呵！你雖然逛過窰子，玩過姑娘兒。可是你沒有見過這個場面。不知道老李怎麼弄得這個香集。眞香。」彷彿宇宙裡的一切都香了。

建華看見老李在她們一起有說有笑的玩不禁的羨慕起來。他呆癡的凝望着他們談笑。心裏唸道：「老李的一切都可效仿。這樣的人生才算沒有白活。既往的自己可以殺死。從今已後，絕對這樣做下去。做老李的第二。」他覺得自己已經安定了。突然的老劉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裏顯現了。那粗壯結實的胸脯，鐵樣的胳膊，一點都沒有模糊，佔在他的面前，依如往日，豎起八字眉，瞪着含有熱情的眼，張着大嘴用力的向他說：「建華！那祇是魔鬼變成迷人的東西女人？多是殺人的利器，她們是釣魚的香餌。留神色情的誘惑啊！朋友！馬上停住你的脚吧！我們還有事業，我們還要永遠的活在人世，世上還有我們應負擔的事，我們還要給後來的人們遺留下可貴的寶物。不要靡費了我們的青春。不要忽略了我們的前途，那可愛的理想我們要實現它，才能稱得起時代青年。拋棄迷你眼睛的色情。世上還有比色情更可愛的東西，我們要開掘那些東西，它能給我們最後的微笑。」好像老劉的嘴角都說得出了白沫。這些話是平時老劉常對建華說的，建華曾崇拜過的話。而如今這些話在建華的腦裏失去了效能。他感覺到這些話像許多的鐵錘，在他的腦裏用力的擊。老劉的影子逐漸的被他眼下的景物，那些華貴的傢俱，溫軟而姣媚的女人，脂粉的香水給消磨了。晃然他還在老劉的面前辯駁似的說：

「志剛！你那些話，祇不過是句空洞的話，那是不會給我些微的安排。這裏有美麗姣媚；溫軟而可愛的女人，她們能給你看得見，摸得着。聞得着的香氣，能給你精神上一種安適。我們看見華美的傢俱，甜香的桂花，我們能直接的享受到。你說我靡費青春了嗎？朋友！你的理論根本就錯誤了，我現在聰明了，青春是抓不住的，自己知道自己青春尚在，爲什麼不去縱情去享樂？反把她消失在苦水裡呢！你不要再說這些騙人的話我更不希望你自己騙自己，我敢說我既往被空洞的理論斷送了，它殺掉我既往的一段青春。我們要實在物體的享受了。不要那些抓不住，看不見的東西。我過去被空洞的幻想迷住了眼，如今我淸醒了。我看淸了人類要的是安適。誰也不會逃棄安適的生活濳入苦難中去掙扎的。……」

一陣歡笑聲把他的幻想擊破。

「喂！建華！怎麼睡着了？哈！哈！」

老李伏在沉睡的建華耳旁一陣呼喚。

建華聽見老李在他耳旁呼喚，才發覺自已靠在沙發背上竟睡起來，一時甚是懊悔，他睜眼一看，孫梅麗，七少奶奶，五小姐，及劉少奶奶排列在他的眼前發笑，他被她們笑得有些發毛，他想必是剛才說夢話來，他很抱歉的說道：

「對不起！老李，剛才我說夢話了嗎」

「沒……有……」

老李笑得臉都紫了，希儒做着鬼臉不住的笑。

孫梅麗她們都笑得流出眼淚，尤其是七少奶奶笑得都彎了腰捂着肚子。

這一陣笑把建華更給笑得迷糊了。他想大概當他沉睡的時候大家戲弄來着，於是他站起身來，用手撣了撣肩膀，又看了看身上並沒有什麼異樣，他有些奇怪，當他一轉身看見了趙明 他也不由得笑了起來。

趙明的頭枕在沙發靠背上，鼾聲大作，他的左手裡拿了一支竹籤，在竹籤上懸着一塊梨，在他的臉上被人用口紅及眉墨畫得亂七八糟的鬼臉。他那呆頭呆腦沉睡的樣子會使冷面人發笑的。

這樣大的笑聲，把屋子都要撐破。而趙明並未驚醒。建華走到趙明身旁喚道：「醒一醒吧！」

大家笑得更厲害了。

趙明經建華叫喚。他的眼依在閉着。嘴在不住的叭嗒好像在嚼着厚味的東西似的。囁嚅的說夢話道：「香！嘿！眞香！」

（未完）



十一

同樣地舒嶷對於這衰老的父親，似乎也漸漸喚起了爲過去回家時一種很少見的親切，雖然這親切中還模糊地殘留着一片陰影，但是那只是因爲太太的關係，並不會絲毫地損害到他們父與子間的情感，所不同的只是他不肯那麼輕易地把自己的情感流露出來，像別人那樣特意地顯示着自己的虔誠，而且從小的時候失去了母親，長年的在外邊流浪着他就始終的保持着這種近于冷淡的性格，沒有一點的改變，但是在這冷淡後面所潛伏着一顆火熱的心，也正和別人一樣，沒有多少的差異，雖然也時常被人們認做冷酷一類的人。

過去太太就是這麼誤解了他，自然也有着更重要的關係在裡面潛藏着，但是這一點也便時常使太太有着過分的戒心，她認爲這正是一般陰險人所具有的特性，這特性會不聲不響地吞嚙了她底幸福。也會不聲不響地吞沒了自己兒女的幸福，所以她一向都是這麼隄防着，不過在表面上，她還永遠地保持着一個母親對待一個兒子的親切，並沒有像對於薇薇那樣毫無顧忌的斥罵着，一方面她也是明白地看出來這先房兒子並不像薇薇那麼好性子，任憑她 底荼毒 而沒有 一點的反抗。所以她也樂意這麼不動聲色地維持着一點好感，不僅自己落得好的名聲，自己也便於從容地實現着一般繼母所希望的夢。

「大概薇薇又病了吧，阿菊快去把少奶奶請來，告訴她少爺回來了。」

太太把頭從房門裏伸出來，向站在廊子下的阿菊喊着。淑芳則殷勤把舒嶷的大掛接過來，掛在房門旁一個衣架上，風從窗子吹進來，衣架上的衣服便輕微在顫動着。一切都顯示着過分的寧靜和悅，半陰的天似乎也比上午明亮了，濃厚的雲層已經漸次地在微風中消失了，有的地方隱約地露出黃天來。淑芳濃粗的眉毛皺一皺，不覺地又想起那年夏天的事來，她說：

「那年夏天，哥哥大約也是這幾天回來的，是初幾我可忘了，凡正也是除不了這幾天。那時哥哥回來時候，正下着大雨，眞好笑，這是一想起來，我就想笑，哥哥那時被雨澆的可眞厲害，走到房裏了，那雨水還不住地從衣服的底下淌，媽你不記得了？」

「怎不記得」都怨你父親，明知道是那幾天回來，我就追着要派車去接，他老不着急。好，倒沒有淋出病來，要淋出病來更糟心了。這些日子我就耽心這下雨，又不知道能不能回來。昨天我和你嫂子還說了呢，你嫂子也說不知道多暫回來，這倒好，總算平平安安到家了，這一家人總算又都齊全了，不用再牽腸掛肚了。」太太把扇子輕輕地向着兒子搖了搖，一面又彷彿抱怨似的說：

「給你，舒嶷，不熱？看看你的襯衣都被汗濕透了。」

「眞的，我給你找一件去。」

「不用，一會就涼快了。」

舒嶷忙着把淑芳攔住了。淑芳只得又回到沙發上。舒崇方才對姐姐的氣似乎還沒有消，看看父親臉望着窗外，沒有注意到他，他便悄悄地向淑芳做個鬼臉。低聲地說：

「好，好，不用你瞎操心，哥哥也不惜用你。」

「我願意，你管不着。」

聽見這兩個姐弟的低聲吵着嘴，舒嶷不覺地笑了。

「舒崇太調皮了。」

「眞是，舒崇越學越壞了。別鬧了，今天咱家人可算齊全了，就是過年也沒有這樣的齊全，一會你去把做飯的喊了來，告訴她今晚上多添幾樣菜。家裡作的飯菜，你哥哥整整有一年沒有吃着了。說不定，明天你姑姑聽說了，和你表姐也跑了來呢，明天更熱鬧了。」

「明天告訴老陳去接她們，外甥女凡正也放暑假了。老爺不經意的說。

「可是紋表妹還在女子師範呢？」

舒嶷笑着向淑芳 看了看，淑 芳沒有做聲。太太忽然擺出一付莊重的臉色說：

「誰說不是，你看看你的妹妹，可就不肯念書！」

「還小呢，要一說念，就沒有完呢！」

「她？」

「她還說我不願意念書，她也是一樣」

舒崇又有了報復的機會。

「不用你說！」

「我知道你可眞不願意念書。」

舒嶷愛憐地撫摩着這小人兒的頭。舒崇想說句甚麼，立時被房門的響聲汀斷了。門房老頭子把兩隻大的網籃吃力地提了進來，輕輕地放在一條 長桌旁 邊。一個新來的中年僕却忙亂把一隻手提包放在桌上，又忙亂地往出走。老頭沒有立時走，又問是不是還有別的東西，他還說：

「少爺還有事情？」

「沒有。」

門房走了，薇薇隨着又走了進來。她心裡一陣一陣地狂跳着，感到非常的忙亂，但又感到一種莫名的羞澀。在阿菊喊她時，原沒有心特地跑了來，然而爲一種迫切相見思想使地便不自主地跟了來。她似乎沒有看見這大廳裏一切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張消瘦着的臉，還 有爲她 最熟 習的那雙深遽的眼睛，她甚至還看見這久別的人每一個輕微的動作，但是她却僅祇能輕微地向他點點頭一句話也沒有出來，便挨着淑芳坐下了，舒嶷也完全被這久別重逢的情感包圍了，只是向她看了看，彷彿沒有一點關切似的，又向淑芳談起來。

「你下年還是上學吧，不念書，可眞一點辦法沒有，誰都是這樣，也不論男的女的將來不受教育的人還想有出路？」

「你父親也是這樣說。她說下年考女師誰知道還能念常不，就在她自己了。」太太有點不高興了。

老爺忽然從椅上站起來，把眼光向四週巡視一下，一面把衣架上的帽子拿起來。

「你們說着話吧，我還得出去一趟。晚間我一定能趕回來，今晚我們都在一起吃，可誰也不許缺席呵！」

「誰缺席罰誰。」

老爺走了，房裡面似乎無形中去掉一種束縛似的，淑芳第一個先嚷了起來。她還說老爺今天的確太高興了，居然也說了一句笑話，說誰也不許缺席；最後她又把話轉到薇薇身上去。她說薇薇太狗泥了，見着哥哥一句話也沒有，若是紋表姐的話，說不定怎樣的問長道短呢。舒嶷笑着看了薇薇一眼，薇薇更覺得羞澁了。

「芳妹，就好和我開玩笑，知道我說不過你，要是你紋表姐，你就不敢了，是不？」

「可不是呢，我可不管那些呵！」

「你好你好。「

舒崇輕輕地在自己的臉上搔着，一面把

眼睛頑皮地向淑芳睞了睞。太太沒有理這些話，站在房門外大聲地告訴廚子預備晚間的飯，又低聲說了幾句甚麼。淑芳悄悄地從身後走過去，想聽到一些甚麼，舒崇却忙着喊了起來。

「偸聽說話，偸聽說話？」

「看你這大的人，有甚麼好聽的。」太太生氣地把臉向後一揚，淑芳伸一伸舌頭，很快地又跑了回來。

「不聽還不成？」

「該，闊一鼻子灰。」

「你好。」

看看這兩個小的姊弟的無厭倦地拌着，薇薇她們互相交換一種詢問的眼光，開始又笑了起來。

「這舒崇也眞好多嘴。」

舒彝故意做出一付生氣的臉，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但舒崇並沒有怕，反而大聲的笑起來。

「你別假裝的，我知道，快把給我賞的東西給我吧！」

「眞，你告訴他這完了，省得他惦記着。」

薇薇把臉望着窗外，好像自言自語的說舒彝向她笑了笑，又很快地把臉放下來。

「他要不哀告哀告，就不能告訴他。」

「偏不哀告。」

晚飯時候家裡仍舊充滿着一團高興。飯是擺在大廳上。逢年過節或是請客時始能把飯擺在這，可是今晚爲着這久離開家的人也居然例外了。老爺甚至有一次還把一碗菜親自推到舒彝面前去，告訴出來這菜是怎樣對身體有好處的話；太太還笑着講出一段關于舒彝幼年時候的笑話來，這使全桌上的人們立時便大聲地笑了起來，也同樣地使這回來的人不好意思地把頭低下，一面則輕輕咳嗽一聲。

「小時候的事，你老人家還說它做麼」

「不是這樣說，看你這時大人的樣子，就不由我不想起你小時候的事了，都是舒崇頑皮，那時眞的，你還怕比他頑皮呢！」

「眞；」

舒崇奇異地向母親問着，薇薇却已笑起向這被窘的人看了看，但又狠快地把頭低下了。太太沒有理會這些，還非常有趣地說着。

「誰說不是，那時你父親管他，我還說大了就知道好壞了，人都是生成的，管也沒有用，果然我底話就應驗了。你說是不？」

太太乘興把臉轉向老爺那邊去，老爺似乎正在想到一件甚麼事，幾乎完全沒有聽見這些話，在太太第二次又問他時，他似乎略微吃驚地把頭抬起來。

「甚麼應驗，我看還是那樣！」

做父親自不願意誇示着自已的兒子。他知道這會容縱了年青人，也知道這怎樣不是他有身分人該做的，但也禁不住微笑了，把眼光不自主地移到那青年人身上。年青人也似乎完全爲着這話有點高興了，這話表面上雖沒有怎樣太讚許，但在那說話人的神色上他就已經斷定了至少也會着幾分滿意吧！這滿意是從來未曾有過的，他感到一點欣愉，但也感到一點凄涼。

淑芳却第一個否認老爺這句話，她一面用手絹在嘴上抹一下，一條雪白的手絹上立時輕輕地抹上了一點油汚，也輕輕地抹上了一點紅。她說老爺完全沒有認清這個哥哥正如沒有認清別的事一樣，最後她還說？

「還說沒有應驗，坐在那裡，你看他該多麼莊重呵！」

接着就放聲地笑了，人們也隨着笑了。老爺彷彿還撑得住沒有笑，只低頭把一口酒嚥下去。

「都應驗也好，我願意你們也都會變好了才對！」

「我可不成。」

「我成。」

舒崇高聲地嚷着，這使做父親的終於也忍不住笑了。

「不害羞，自己誇上了。」

「眞的，還不如姐姐那麼客氣呢！」舒崇調皮地說。

「不知道。」

淑芳同臉上微紅地說，一面把頭向身旁薇薇倚來。

「我不答應你，他無故的逗人。」

「也眞怪，他逗你，你可以問他，怎麼不答應我呢！可眞怪了，芳妹一定是酒喝了吧！」薇薇也透示異常的高興，故也不像往常那麼只是笑一笑，永遠地不開口了。

「喝多了，我一定不依你！」

「別說了，阿菊告訴來飯吧！」

太太向站在屋角一隻茶几旁邊的阿菊說，阿菊低聲答應了一句，便很快地走了出去，在她們把飯吃完時，墻上的鐘已經輕輕地敲過十點了，外邊朦朧的月光投在石階上坐在石階椅上的舒崇閉着眼睛，不久送來一陣輕微的鼾聲，在沉寂的夜裡飄浮着，覆在簷際的樹，紛紛地在搖曳着，把柔細條拂在石階上的柱子上，發出輕微的響聲，一隻不知名的鳥在簷下掠過去，又很快地在夜空裏消失了，一切都顯示非常寧靜，墻外的街上也失去了白天的喧擾，又開始沉在寂中入睡了。

太太坐在一把大的藤椅上，吩咐阿菊把舒崇抱回房裏去，一面向舒彝說：

「你休息去吧，坐一天的車也累了。」

「是」。

舒彝站了起來，向石階上看了看。薇薇不知道甚麼時候已經走了，他只得獨自從前院走出來。院裡顯得非常的亮，在月光底下好像蒙上一層輕紗，使人會想到是夢中，甬

……她只得無力地把手扶在樹幹上……

路旁的樹木低垂了頭，間或有涼的露水被微風搖落下來，落在叢草上，落在低覆在甬路旁的小花上。掛在樹上的電燈，因為月光映照下來，顯得有點昏黃，無力地把微弱的光沉入濃重夜色裏。舒嶷轉過月亮門，一逕向後院走去。

後院也顯示異常的沉靜，沉靜得幾乎可以聽到院裡每一次極輕微的聲息。樹木濃綠的葉子幾齊地遮住了後面的房舍，並也遮蔽住了他底視線，只把朦朧的月光細碎地從樹葉的隙處洒下來，將行人的步道印上大大小小暈黃的圈。對方的房舍裡似乎隱約透出一點微弱的光，但在樹葉繆繆地搖曳下，立時又變成非常模糊了。他沿着行人步道上走着，一面在開始尋思着將要接他底妻是不是正留在她底牀上，或是早已經從房裡走出來了，站在走廊上正在期待着他。他想也許還像過去那麼熱烈的接待她吧，但也許生了病吧，因為在上次他回來時候妻就是在月亮門那裡準備迎接着他了，他還幾乎清晰地記得那天午見時的光景，甚至第一句竟說出甚麼話，他到現在還都清晰的記得，但是這時滿院裡一片的沉寂，好像除了他沒有一點生命存在似的，他想妻一定不會像往年那麼期待着他了，而且在這風涼露冷的夜裏，她底身子又是那麼單薄。他會原諒她的，他只希望她不要病了，這時在他就滿足了。

舒嶷覺得心裡非常亂，另外一種迫切相見的思想也同樣地使他底心開始狂跳起來，步子也開始加快了。這樣他又忙着走過一小段的路，意外地另外一種輕微的脚步聲却很快地向他走來。

「是薇薇？」

「是。」

接着，一條苗長的身影已經迅速地走近他底身邊。他幾乎忙亂握住那兩隻柔軟冰涼的手，又親切的向那張美好的臉上看了看。

「等多少時候了，看你這手多涼。看又該病了，快進房裏去吧！」口裏是溫存，心上却又是一陣的狂跳。

「沒有涼着。」

薇薇顫聲地說，一面却把一條身子緊緊地偎在丈夫底懷裏。一顆心也在顫抖着，她在這行人步道的樹下已經等候了許久，迫切相見的思想似乎比舒嶷更濃厚，所不同的她還不敢更任性表示出自己熱烈的情緒來。她也同樣幻想着這初見時的愉快，但仍不免使她想到一點淒涼，她不僅想到將來別時的難過也會想到將來別後種種不敢想的痛苦。因此她對於這久別的重逢反而多少變成了一點冷淡，她知道與其見後還有別的一天，也許還不如不見，[illegible]不見也正會減少一層相思，但是這樣永遠地別離下去，她還是那麼迫切地希望着會見到他。這思想，使她自己也開始模糊了。她不知道自己心裡怎會就變得這樣難以捉摸，她想這也許為着一般女人所有的吧，可是這思想現在竟幾乎壓碎了她底心。

但這思想，還不能不使她許久地站在樹根底下期待着。她期待着會立時看見他，可是等得許久，時間似乎也一刻一刻的變長了，她等得幾乎不耐煩了，腿也開始感到一種酸疼，她只得無力地把手扶在樹幹上，支持着整個疲倦的身子。

期待着，期待着，所期待着的人終於來了。她開始心裏狂跳着，呼吸似乎也急促起來。

「也許這是在夢中吧！」

薇薇緊偎在丈夫的身邊，幾乎不相信睜大了眼睛，向四下望望。朦朧的月色，投在地上扶疏的樹影，漸次使她相信這是夢中所未曾看見過的，而且丈夫那熱烘烘的體溫也有力地使她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夢裡，而仍舊被留在眞實的世界裡。丈夫望望她那虛幻的大眼，不禁低聲地說：

「我不是淸楚在你身邊？怎說是夢？」

也似乎也否認着丈夫底話。

「我也沒說是夢吧，就是在夢裡，也終是一個好的夢，雖然這夢並不像眞實的夢那麼短短，但也終會有醒的一天，在將來醒後不也是一場夢？」

「又胡說了，就是夢你也該快樂才對」

「我知道是夢了，所以我覺一切都不眞實了。」

「胡說，難道這還不是眞實的？」

丈夫熱烈地把頭在女人底臉上，幾乎狂暴地吻了一下。女人笑着把臉向左邊躲去，却吃一隻有力的手臂輕輕地按住了。

「往那裡躲？」

「不知道。」

女人似乎生了一點氣，迅速地離開那身邊的丈夫，一逕向自己底房裏跑來。丈夫在後面望望那條苗細的背影，輕輕嘆一口氣，一種將來離別的陰影似乎又濃厚遮上了他底心。他沒有一點方法使她們永遠在一起，正如那女人永遠地沒有辦法而把自己長期地留在這疼苦的地方。他想他應當有一點方法，把這女人從這家裡拯救了出來，可是方法在那裡？他開始感到有點慚愧了，慚愧着自己竟沒有一點力量，甚至對於一個柔弱的女人。

他不安地跟了進來，看着倚在床沿上的女人，又看看房裡一切。一切都還是在他走的時候那樣子，沒有一點的改變。在這月夜裏依舊是滿窗扶疏的樹影，間或還聽得見技條拂在欄檻上輕微的嚮聲。燈光依舊柔和地映照下來，映照在茶几上，書櫥上，……所不同的現在已經完全失去了他那天離家時那樣慘淡灰白了。人也還是過去那個人，大的眼睛，細的眉，和一張輕微抹一點胭脂的臉，也並未曾因多方的疼苦而失去了過去的美貌，只是細眉微蹙着，似乎在告訴出來這別後經年她所忍受的痛苦，依舊在潛伏着，並沒有一點忘去了。

（未完）

編後話

△……在飛黃騰達中的德國，假使我們要探究其這幾年來所以勃興的緣故，讀可以簡括的說一句，德國的復興工作，無疑地是在多方面動員的，由於這多方面的動員，才有今日復興之德國，觀「德國軍需工場之婦女」一文，就可明瞭一切了。

△……「希特勒的智囊團」是銜接上期的，這次介紹的一共有八位，在這八位之中，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了納其斯旗幟下的一般幹部英雄了。

△……展開了一年多的歐戰，其巖然的大事以及一切進展的令人莫測，固然是值得注意的事，同時在本次歐戰進展的種種瑣聞屑事，也是頗可使人發生興趣的事「本次歐戰的零屑」就是這種瑣事的介紹，這雖不能包括於萬一，然亦是這內中的一角呀。

△……「敗退」可以說是德軍攻陷巴黎前之法國從軍記者的記述，也可作爲一部短篇的戰爭小說看，以輕快的文筆描寫暗淡慘酷的戰爭，非常的動人，不知讀者以爲如何。

△……本刊本期的篇的分配上已展開了另一付局面，這在讀者大概是非常歡迎的吧，除了文藝和電影與戲劇各欄充實了內容以外，並且還增加了「我的中國丈夫」和「羅蘭夢蝶絲遺事」兩篇翻譯小說，前者是美國瑪格萊脫女士所作，敍述一個美國女子下嫁中國男子的故事，是一篇非常趣味而新鮮的，加之譯者朱心心先生對中英文都是極有根底的，在十餘年前中國文壇上就有朱君的譯作，所以譯筆之流利通暢，自是不同凡品了。至後者的「羅蘭夢蝶絲遺事」，亦爲富於情趣之作，題材可以說是極盡纏綿悱惻之能事的。

△……詩云子曰一欄，已如上期之預告，而與讀者相見 這雖僅僅佔着兩頁地位，然在質上我們自信不負此一談了。

△……本期徵文，是靑年問題之一，此後將常有此種問題徵文在本刊發表。

△……下期本刊有兩種新貢獻，一是「談雪專號」；一是「日德意文學介紹」，目前已由各特約作家撰述中，請讀者注意；再下一期（二十四期）起，我們將舉辦一個「短篇小說展」，按期刊登一篇，亦已由各名小說家撰著中，準可如期實現。

△……本刊的封面，自本期起，又改變了樣式，我們自信是很雅緻的，不知讀者以爲如何。

更正

本刊上期「世界時人誌」一文中．日本末次大將與建川大使之銅版 兩相刊錯，特此更正．至希讀者鑒諒。

本刊編輯部啓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二卷二十二期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印刷

每册定價一角五分

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發行處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代售處　大亞印書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二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報社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分社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三角	一元八角	三元六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廣告刊費（全頁）				
封面內面	目錄前後	封底內面	封底外面	普通
七十元	五十元	六十元	一百元	四十元

△注意 特別廣告加價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辦法 廣告部電話西局七百九十號

兒童的礼物


諸位家長：你們的孩子，是不是都很健康，是不是都很精神？你們也許爲了要他們長得活潑可愛，而給他們預備精美食物與玩具，但是你們要知道，食物過量不利健康，玩具太多傷害精神，同時你們更要知道，若素是孩子們的唯一禮物、因爲若素是保護兒童健康，剷除兒科百病的良劑，長期服用，不只有正當的發育，並可一生無虞。
若素每瓶一元六角 各藥房均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WAKAMOTO
若素